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廿三期

民國廿三年六月十一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繕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本埠	郵費：國內及日本	郵費：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否則恐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國聞週報社

住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話三三一三八　三〇九五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成賢街大公報分館

北平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漢口洪存里大公報分館

開封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大公報分館

太原大公報分館

成都大公報分館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開到時刻／站別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開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中膳車各等	五·四五	六·二〇	七·四二	九·二八	九·三六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一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七·五〇	一〇·二五	一四·〇〇	一八·〇二	一八·三六	停	十九次	唐山起	六·三五	八·〇〇	一〇·〇五	一二·二〇	一三·四五	一四·四六	一五·二〇		
第三〇一次 平滬直達特別膳队	一五·〇五	一五·三六	一六·四〇	一七·五〇	一七·五九	一八·二〇	開	往	上	海							
第三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八·三〇	八·五八	不停	一一·一〇	一一·一八	一一·三五	一二·三三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九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illegible]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四·二五	一四·五七	一六·〇九	一七·二九	一七·三八	一七·五〇	一八·五〇	一九·四六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〇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一六·三〇	不停	不停	一九·一七	一九·二五	停											
第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队	一八·五〇	一九·二〇	二〇·二六	二一·三九	二一·四八		開	往	浦	口							
第一〇一次 快車膳队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一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四〇一次平滬直達貨車及第十五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二〇·二五	二三·一〇	〇·五〇	三·四五	四·〇〇	五·四五	八·四七	一三·一四	一五·二四	停							

上行車

列車次數／開到時刻／站別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開
第八次 慢車中膳車各等			五·五五	六·二三	六·五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二六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〇	一四·一〇	一四·二〇	一四·三五	一六·〇九	一七·四六	一八·二〇
第四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八	一二·二五	一二·五七	一三·〇〇	一四·〇〇	一四·五一	一五·四五	一五·五五	一六·〇五	不停	一八·一五	一八·四三
第二十及十二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一〇·〇〇	一〇·五五	一一·四六	一三·五〇	一六·四五	一九·三〇	二〇·四五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八·一五	八·四〇	一三·四九	一七·〇〇	一八·〇五
第十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〇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一	二一·三四	二二·五〇	二三·二〇
第一〇二次 快車膳队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二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七	九·四三	一〇·一三
第十六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五·〇〇	七·五八	一一·〇〇	一三·一〇	一八·四五	一九·三三	二三·四〇	二·四〇	三·五〇
第六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二〇	九·二八	不停	不停	一二·〇六
第二〇三次 平滬直達特快膳队							由	上	海		開	來	七·一〇	七·三五	七·四五	八·五五	九·五九	一〇·二九
第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队							由	浦	口		開	來		五·二〇	五·三〇	六·四三	七·四九	八·一九

黃山名勝



（上）文殊院左側之迎客松

（中）獅子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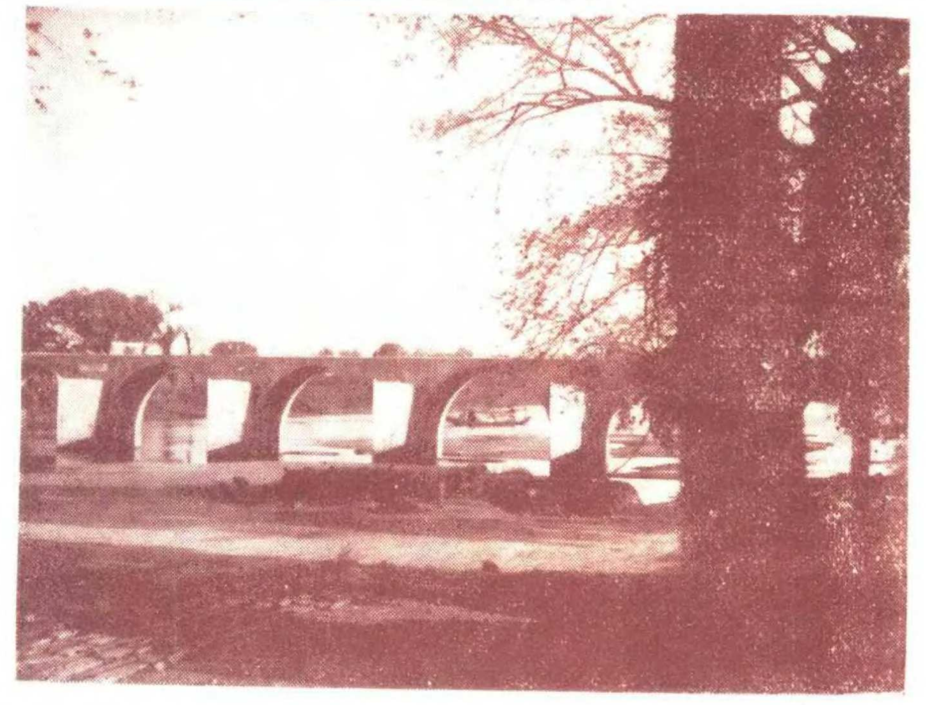
（下）慈光寺

（孫雋民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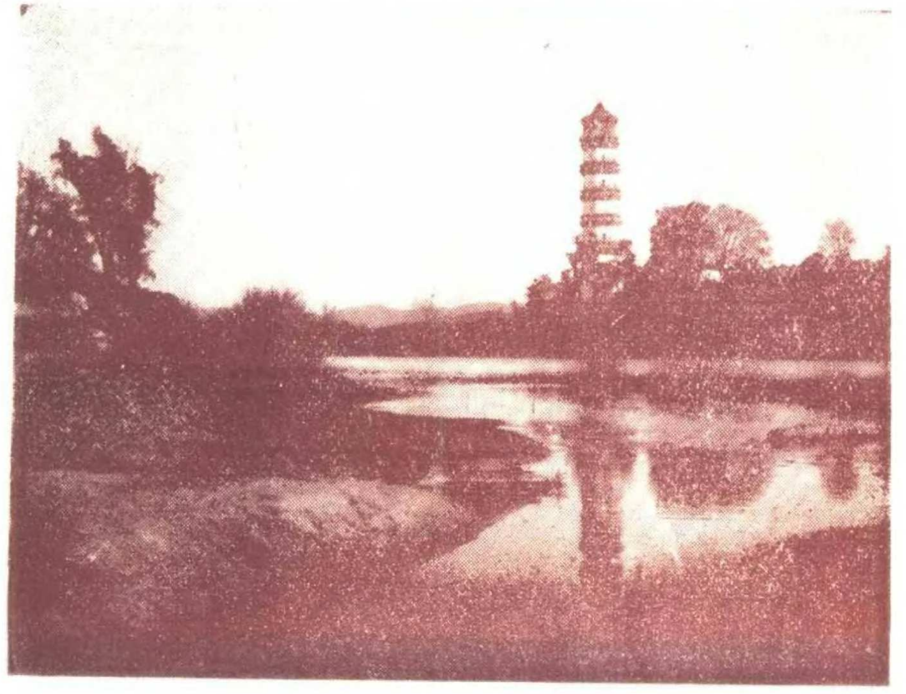
贛西風景



（上）上高縣城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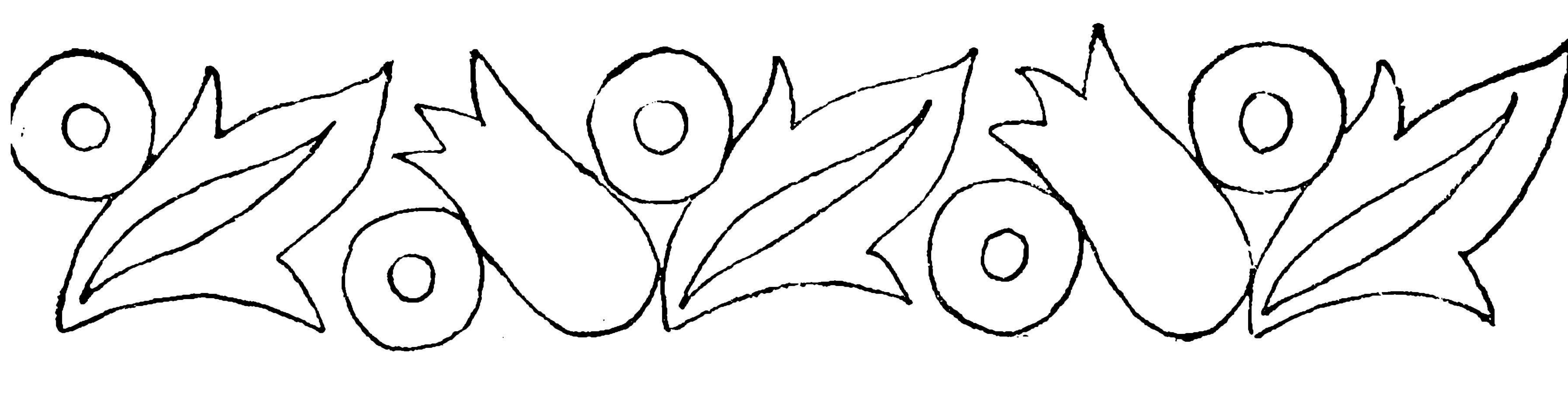


（中）上高耀華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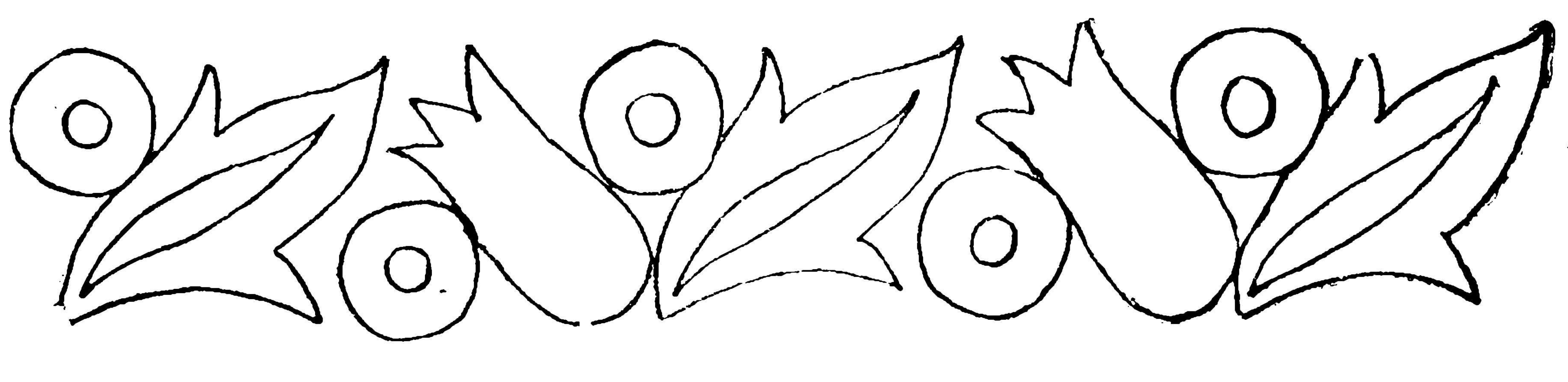
（下）上高大觀塔

（黃性一先生攝贈）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二十三期 目錄
民國廿三年六月十一日出版



一周簡評

目前的中日外交

目前的中日外交，空氣弄得很緊張，其實有些地方是神經作用。從日本方面說，廣田是有做法的。不過黑田事件發生以來，日本政局尚在飄搖不定，對華外交當然不會有大不了的根本辦法。有吉雖然回任，也不會觸及根本問題。目前的中日外交，毋寧還是關東軍想討些便宜，如通車通郵之類。

中國方面是怕事，既要敷衍日本，同時又怕國人責難。本未辦了什麼事，轉因偷偷摸摸的神氣，鬧得滿城風雨。有吉到南京去一趟，馬上聲明未談外交，甚至接見一個日本領事 ，也要辯白一下，眞眞何必？日本方面口口聲聲要解決懸案，其實不相干的懸案，解決解決，又有何不可？譬如中日無綫電開通了，平綏路債務商定整理了，誰曾責備政府不是。

目前的情形，日本現政府既無解決全盤問題的資格，我們自然不去理他。至於關東軍的想討便宜，是使政府最難應付的。我們既處在萬鈞壓力之下，當然沒有我們的利益，政府若在折腰而不屈膝的程度下負責辦理，是能够得到國人的諒解的。

政府對於目前對日外交 ， 要有折腰的勇氣，但不可屈膝；要有最後圖存的準備 ， 但不可儘在怕事畏讓中挨磨日子！ （芸生）

剿匪眞到了緊要關頭

近來江西剿匪，確有進步，尤以閩北閩南，同時進逼，很給贛省軍事上不少的幫助。然而共產黨在瑞金，興國，寧都，雩都，石城等縣，經營了若干年，斷斷不肯輕於放棄，所以從今以後，剿匪眞到了緊要關頭，要說幾時準能肅清，恐怕誰也下不了斷語。不過，我們很相信，江西的匪焰無論如何要一天比一天窮蹙。現在最急迫的問題是別讓這毒氛化整爲零，流散各處！（晦）

華北日報停版

北平華北日報，是在北方的唯一黨報，上月三十一日因爲登載關於通車問題的新聞，中央飭令停版，社長劉眞如免職，總編輯陳國樑調京候訊。中央對於黨報這樣嚴厲地處置，還要算是第一次。玆錄該報所載的新聞如次，以爲這個問題留個紀念；至於內容究竟是不是這們一回事，觀於中央處分如此嚴厲，當然是有出入的，祇好待將來証明了。

南京今晨專電，殷同奉華北當局命，與僞奉山路局長在山海關數度會商所決定之平瀋間通車辦法，由殷携滬與黃郛磋商，再由滬來京，向中央報告。三十日中政會席間由汪提出，並宣讀蔣來電，關於通車事請交涉，及由汪會同辦理，原文極懇切，汪並說明苦衷，及通車辦法並不違反中央不承認僞滿之方針。僅張繼焦易堂二人持反議，陳肇英力主通過，當經決議交汪全權處理，飭鐵部及北寧路局執行。殷同以此行已有結果，定三十一日乘車返平，準備通車手續，約六月中旬可實行。本日中政會通過大綱如下：㈠通車用南滿鐵路機車；㈡北平及瀋陽車站僅售票至山海關；㈢組國際旅行社辦理客票貨運行李等事；㈣通車次數由技術委會議定；㈤北寧路與奉山路車輛可交換；㈥通車賬目分別記有售票數目雙方清算；㈦通車不掛旂，亦不得張貼佈告；㈧北平至山海關段，及瀋陽至山海關段，分組鐵路警衛隊；㈨國際旅行社雜用中日鐵道專門人員，總社設山海關，於北平，天津，瀋陽設分社。　（華八）

日本政局的最終前途

日本政局，自從東鄉國葬完畢，又復擾攘不寧。依我們看法：在現狀之下，恐怕還是齋藤再拜大命，另行組閣的成分爲多。因爲政黨內閣，出來不了，少壯軍人理想中的法西斯蒂政府，也沒有一個舉國公認的適當人物，可資擁戴，若果仍然用中間內閣，那就還不如齋藤來得合式。

但是齋藤終久是過渡的。近的將來，宇垣希望較多，因爲他畢竟是個軍人，到底有他的力量。遠的將來，近衛很有可能，因爲他涵蓋最廣，左右傾的團體，軍財閥的勢力，他都能相當運用，此人終是日本政治家中後起之秀，值得叫人注意的。（冷觀）

裁軍會與歐洲均勢

本週裁軍主幹部會議，法外長巴多的詞鋒，犀利異常，把裁軍會主席韓德森氣得幾乎辭職，由此更顯出英法兩國歧見的深刻化。

按照韓德森五日提出的八項決議案，意在延宕，想叫主幹部會議暫時休會。巴多的對案，却仍然要貫澈安全的主張。本來先安全而後裁軍，是大多數裁軍代表的意思，但是這種主張，却和英國的根本國策，格格不入。所以目前裁軍問題的癥結，毋寧在此一點。

英國一向是維持歐洲均勢的重要因素，她不是助法抑

德，就是助德抑法。據目前的情勢，蘇聯，小協約和巴爾幹各國頗有和法國聯携，造成一個「環繞德國的鐵環」的形勢，所以在這驕命之下，英國本着她的外交傳統政策，當然要發生助德抑法的傾向了。巴多講邀德重返會議，不得用走後門的方法，恰正揭穿了英國的心事。

觀察目前英法間的衝突，裁軍問題的前途，是沒有人不抱悲觀的。

戰債糾紛

羅斯福於一日致國會的戰債咨文，與覆述美國戰債問題的立塲，並沒有新內容。英國因爲美國約翰森法案的關係，仍舊認她做賴債國家，顏面上很不好看，所以索性停付了全部的債務，歐洲各國定然要踵起效尤。據估計，到今年年底美國要白白喪失四千萬元。約翰森案本要用不借欵的手段徵武器，迫各國還債，那知弄巧成拙，到了這個地步。羅氏咨文裏，還帶着用戰債問題迫促各國裁軍的含義，法國第一個已經表示不理，所以這一點也是失敗了。總之，美國參院那種一毛不拔只取不與的頑固政策，在國際上是行不通的。也好，它這次碰個釘子，以後戰債反因此能得着一種解決的辦法，也未可知。　（歷樵）

關於董福祥之免職

方適

國聞週報十一卷十三期凌霄一士隨筆載，董福祥自陳無異志，氣湧如山，忿忿不平之氣，形於詞色諸語。證以部人當年所聞，益覺可信。福祥革職之案已定，因其擁重兵輦下，躊躇未敢發表，而聯軍催逼甚急。忽某日兩宮召見福祥，德宗問「你識字否！」福祥答：「不識。」德宗出朱諭一紙，隨讀隨解隨泣，孝欽亦泣，福祥則伏地大哭。事隔三十多年，諭旨已不全記，就所記憶者云：爾董福祥忠孝性生，英資天挺，削平大亂，功在西陲。此次革職，實出萬不得已。在朝廷方且委曲求全，在爾更當（此下忘一句）他日聞鼓鼙而思將帥，不朽之業，舍爾其誰，爾其勉旃」等語。此余辛丑聞之桐城方部郎劍華者。劍華時在福祥幕府。據云福祥初聞聯軍逼人太甚，不無激昂，自兩宮勸慰，遂安然解去兵柄，自守臣節。宜乎聞異志之謠而不平，然亦足見當時駕馭武人之有術也。

今語猶用古音

今南北俗語，頗多古音，章太炎作『新方言，』曾舉其例，如北方言弗音如弼，通俗以別字爲之，弗之音弼，亦古音也。江南人謂此曰「是箇，」音如「敵箇，」古無舌上音，齒音多作舌頭音，是讀如敵，亦古音之僅存者。又釋形體一條云，『說文，耿，耳箸頰也，從耳烓省聲，今天津德州謂批耳至頰爲打耳卦子，讀耿如卦，正合烓聲。又江南運河而東，音轉如耳光，光耿亦雙聲，耕清陽唐之轉也。』又釋器一條云，『說文，帑，金幣所藏也，地官英蕩，杜子春云，蕩當爲帑，周成雜字云，帑音蕩，今北音蕩，如的當之當，故所在謂家財爲家帑，亦作當音。』據此，可見北平語之所謂『剔，』上海人所云『敵箇，』天津語之『耳卦子』以及通俗所云『家當，』皆合古音矣。

先君頡鏹公遺著『味蓴簃筆記』云，『蘇人土語，最多古音，以常熟音爲尤準，如讀南爲能，讀參爲朁，讀謀爲梅，讀下爲戶，讀馬爲暮，讀花爲敷之類，殆子言子北學中原，流風所被歟？又畢秋帆氏輯說文舊音序略云，晉呂忱依許書，又作字林是編爲忱以前人所作，今考其音，荼爲徒抵反，掇爲都劣反，窒爲都節反，犖爲大可反，摧爲奴同反，濘爲奴冷反，此皆舌音之正，今閩人猶呼朝夕之朝爲貂，知否之知爲低，通徹之徹爲鐵，纏繞之纏爲田。舌音有舌頭舌上之別，閩人衆音並歸於舌，故獨於舌常能分深淺云云。是知閩人於舌音一部，亦鑿然古音也。夫江左海表，今所目爲鴂舌難通者，其中乃有三代之正聲在，而今日之北音，舉世稱爲官話者，吾竊以爲已爲晉以下五胡所亂，故證以易詩離騷之韵，而諸多不協也。』

又云，『蘇人「書」字，往往讀作「詩，」案此亦古音，阮籍詠懷詩云，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閩相與期。又首施兩端，亦作首鼠兩端，漢魏間人已作此音矣。』（按南方人稱老鼠，音亦正如老施。）又云，『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今云慮囚，是知錄慮，古時音同互用，今北人讀紅綠之「綠，」猶作「慮」音矣。』

又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一文中，又有一節云，『若風聲，本在侵部，而江寧言風，猶作方林切，庚聲本作陽部，而蘇州言庚音猶作古郎切，此合於周秦本音者。松之音，所在皆切相容，而黃州廣州呼松者，猶作祥容切，烏之音，所在皆切女了，而湖南江左，呼烏者，猶作都了切，此合於隋唐切音者。』

凡此均可證今時俗語，無間南北，雖幾經嬗變，而古音猶有遺留不滅者，斯誠極有興味之一事也。余曩嘗研治小學，對此頗加注意，亦曾考得數條附錄如下：』說文，豆部登字下云，『讀若鐙同，』按鐙亦作登，爾疋，『瓦豆謂之登。』可見古時豆登聲近。今天津人謂豆沙包子，音正如登沙包子。又說文，膩字下云，『從肉貳聲，』女利切，貳與二同，今江南人謂二音正如女利切。又說文，問字下云，『從口門聲，』今江南俗語，謂問音正如門之去聲，而松江則恰音門。又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是古時望茫音近，今江南人謂望，音尚如茫之去聲。凡此亦皆可爲今語古音之補證，爰幷記之。（錢大所養新錄卷五，聲相近而僞一條，謂吳方言，跪如巨云云，實則皆古音之遺耳。）

四十天的五省旅行（下）

政之

我於四月二十二日在撫州住了一宿 。二十三日係星期一，行營舉行擴大紀念週，蔣先生要親自出席講演。我曾於四年前在南京中央黨部參加過一次這種典禮，當日演說的是胡漢民先生。此次在撫州，因為聽說擴大紀念週，到的人很多，我想必定有一聽之價值，所以清晨八時便同王科長前往。會場即在蔣先生所住的撫州中學禮堂。參加者除軍政界重要人員外，有各法團代表，男女教職員，男女學生。由萬耀煌師長司儀。因是第一次的擴大舉行，在八時半就先演習一番，以免失儀。如黨歌合唱之和叶，遺囑朗讀之整齊，與夫一般態度之嚴肅靜穆，都經司儀員之鄭重說明。會中軍政學界諸人，平日都有過相當訓練，演習還不甚難，祇有各法團代表，老少不一，生活習慣，相差太遠，行禮中間，不是咳嗽，便是嗝噎，不然就是噴嚏，此起彼落，擾擾無已，任是如何叮囑，在法團代表的一排之中 ，總少不了有怪聲發出，即此一點，可見改革積習之難。到了九時 ，蔣先生蒞塲，依照程序，唱黨歌讀遺囑，總算沒有大失儀。蔣先生演說，係根據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談話和二十一日外務省的訂正聲明，援引報載消息，痛陳國家的危機，和恥辱的深刻，以知恥努力，勉勵部下及青年學生，以新生活喚起公衆的覺醒，慷慨激昂，幾於淚隨聲下。從這裏我們看出他的熱情，了解他的隱痛。散會下來，已經打過十點鐘。因為北路總司令顧祝同先生也住在這個學校，我便偕同康澤君前往訪問。其時顧君的總參議韓德勤君和師長萬耀煌君全都在座，承他們拿出作戰地圖，將過去現在的剿匪情形，透闢地對我說明。他們的態度很誠摯慎重，並不輕視勦匪工作，抑且充分了解政治比軍事要緊。顧君在江蘇省主席任內，似乎沒有什麼表現，但其人篤實敦厚，確是一個好軍人，衣著起居，質樸簡單，與一個士兵，生活上相去無幾，在我們久看北方舊式軍人者，尤覺有難能可貴之感。在顧君處談話後，便去謁見蔣先生。他所住是兩徑木質平房，狹小簡陋，辦公室中陳設很少，略談之後，便到後屋午餐，蔣夫人之外，同席者僅顧祝同康澤兩君，肴饌甚為單簡，和我們平常生活一

樣。席間談談北方情形，又說到四川匪患，到十二時半餐畢，蔣先生說他下午三時要回南昌，約我到省城再談一次，又勸我由南昌到上饒，轉衢州，沿杭江路到浙江，可以就便視察贛東情形，因爲顧慮路途不平靖，允許派衛兵護送；蔣夫人並且說到目擊福建匪區之慘況，盛稱浙閩邊境風景之佳妙，勸我應當進入福建一游。我很表示謝意。辭出後，便約同王科長先行乘車出發。時已下午二時，天又大雨，沿途看見無數老百姓，頂竹笠，持標槍，成羣結隊，在大雨淋漓中，鵠立道旁，蜿蜒不下三四十里之長，煞是好看。據聞因爲蔣先生下令，要於回省途中，檢閱義勇隊。兩小時前命令傳達出去，附近幾十里路民衆，竟能如命集合，由此可見民衆訓練之有效。在路上又遇見許多軍士，排隊趲行，服裝不整，細看旗號，方知是河南張鈁的隊伍，奉調來贛，担任後方的。我們覩於河南雜牌部隊，居然也能調得出來，益見中央號令，能於通行，這很値得欣幸。第二天蔣先生在南昌同我談到此事，也甚是高興，認爲天下事祇要有誠意，無一件不可爲，這却是個眞理！

我在南昌和蔣先生見面，是在二十四日下午八時半，地點是在他的私宅，距市區很遠，汽車飛駛，如入無人之境，房屋不大，却多少有些花木。他在飯後和我談話，十時半我方辭出。這次所談，範圍很廣，從他的口氣中，我可以作以下的判斷：（一）他認爲國家前途，危急萬狀，現在祇有盡力地幹，成敗利鈍，非可逆覩。（二）他對於國家統一，甚爲重視，但也決不勉强。他以爲祇要肯做，必有成績，所以希望在明年一年之內，把東南整理成個樣子。他說在中央力量所能達到之處，必當竭力振作，其力量到不了的地方，決不勉强硬做（三）他對於外交，認識得很清楚，了解得很深刻。他說我們現在沒資格和人交朋友，也沒力量與人作對頭，所以我們唯一的出路是努力自奮。（四）他對於中央現狀，主張維持，對於汪先生是好意的。以上是我們談話後結果的輪廓，至於詳細內容，我想保留到將來再發表。

我本想由南昌經贛東赴浙江，但是不幸得很！從二十三到二十六老是下雨！蔣先生於二十四日和我見面後，二十五日又往廬山去了，臨行之時，本叫熊主席爲我預備汽車衛士，送我出發，然而老天儘不放晴，迫不得已，還祇好坐火車到九江，搭輪船下駛，這是二十六日的早晨。

我在南昌前後勾留八天，行營人員中，故交不少，據我詢問考察之結果，知道南昌行營，差不多是一座十省行政分院。按常理來說，軍政機關，本來管不着政治，無如剿匪工作，確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勾當，行營對於地方政治，其

勢不能不問；而且在軍事進行之時，也非最高軍令和軍政的機關，不能指揮政治。我們假定行營一切不管，概由行政院按步就班地發號施令，恐怕成績比現在還要壞，這是無可如何的事。不過在這個當中，我也發見很多毛病，第一是軍人性情喜歡走直線，蔣先生的衝動性太大，有時說幹就幹，免不了虎頭蛇尾事過輒忘之弊。第二，南昌行營是軍事部勒，工作非常緊張，而薪水却又很小，因為軍隊薪俸差不多都打五折。即如行營秘書長按中將階級待遇，月支四百元，減半為每月二百元，外加津貼二百，還比不上南京行政院一個簡任秘書，至於科員祗能照少校支薪，折半實發，每月僅有八十元，一天工作時間，恒在十小時以上。薪薄事繁，確極辛苦。其結果辦事的祗有三種人：(一)是各廳組長官們的私親好友，留着幫忙者，(二)賣了苦力掙些資格，希望有機會得調劑者，(三)本地人住家於此，借事混混，以免長日閑居者。此外高明人才，多半望望然去之。而南京為人才薈萃之區，却往往坐支厚祿，無所事事，兩相對照，實欠公平，以國家建設言，也不經濟，不合理，我們以為當局應該設法救濟此弊纔對。

我從二十六早車動身到九江，下午一時方到，恰巧下水各輪全都開走，祗好在旅館中消磨一天，眞是無聊之極。二十七乘德和輪往南京，住了一宿，官艙內之嘈雜污穢，眞可代表中國舊式生活，而茶役們開口必罵人，罵人必辱祖，尤可表現「國罵」的特色，走盡五洲，也沒有第二處。我到南京勾留一日，二十九便赴上海。

在滬小住四天，除掉目擊繁華之外，差不多無感想可言。五月三日由上海又到杭州。

杭州本是舊游之地，六橋三竺，觀光不止十次，近年因為西湖歐化太過，尤其傷感情的是環湖馬路，大駛汽車，眞不異煮鶴焚琴，大煞風景。我從來以為中國有許多地方，根本不必需要汽車，因為第一中國人很少眞正的忙，用不着那們着急；第二中國人原沒有時間觀念，又何必拚命趕路？至於在蘇堤白堤上坐汽車兜風，直等於暴殄天物，活是罪過。我向來歡喜緩步於斷橋之上，連坐洋車都覺得可惜，何況乘汽車飛駛而過，豈不辜負上帝？為着這些緣故，近年對於西湖，實在是感情冷淡，這次到杭州，並非為游湖，實在為要看看杭江路。

本來杭江路往返杭州玉山之間，非三天不辦，我為時間所限，祗好走他全線之半，決定從金華打來回。五月四日下午五點我便乘輪渡過錢塘江，而火車却須下午七時方開，因為適用中國人沒有時間觀念的原則，也因為提前上車，比較

從容舒適。此路完全是中國資本中國人才所辦，官方宣傳甚確。實地看來，車輛到還清潔，車役也很有訓練，彷彿有關外呼海鐵路的氣象。因爲是輕軌，走得不算快，然而比起湘鄂路還快得多。夜間二時到金華，在杭州先託中國旅行社通知金華該社同事，派人到站迎迓，下榻中南旅社。五日午前五時即乘轎上北山，一出城門，山色迎人，三十里到羅店，即見清流廻繞，水聲潺潺，走不到兩小時，已是北山在望，愈行愈高，忽而淙淙之音，發自足下，忽而白色之練，倒掛眼前，入山益深，泉鳴益響，有時衆湍急奔，震駭耳鼓，有時清流咽石，如泣如訴，山巔谷隙，莫非流水，左右逢源，目不暇及，至於老樹插雲，怪石懸崖，層巒疊嶂，奇偉無窮，更非圖畫所能描寫。我在十五年前，漫游瑞士，經歷名山，多觀瀑布，人工點綴，雖勝東方，而天然風景之偉大奇詭，變化萬端，視此却望塵莫及。行至山中，時晴時雨，雖雷聲轟轟，仍不能壓倒泉流盪激之聲，與至雙龍洞，已是十一時半。該洞乃道經所謂三十六洞天，爲古人修道養眞之所。外洞正在修治，引泉歸瀆，範水爲渠，有如水利工程。我常覺得，外國名勝，是以人工補助天然之美，中國名勝，乃以人工戕賊之，如西湖之蓋洋房，走汽車，是其例也。論北山之美，已非外國山水可比，雙龍洞之詭異闊大，也非瑞士山洞所及，祇可惜整理委員會一下手就把他當作修渠工程辦理，不啻毀滅勝跡，眞正令人遺憾。我以爲現在東南各省，正在開闢名山，提倡風雅，第一條件，希望負責整理的人們，寧可有頭巾氣，不可帶猶太氣；甯可多存本來面目，不要叫洋氣沾汚了淸白！牢騷發完，言歸正傳。這雙龍洞的裏洞，煞是有趣，因爲在外洞之下，石縫之間，水流霍霍，有同大河，縫間僅容一盆出入，游者伏臥盆中，徐徐入洞，執燭側視，石乳滴漿，寒氣森森，導者曳以繩索，少頃抵岸，傴僂而進，彌進彌寬，引火上矚，雙龍蜿蜒，分道會合，首尾畢具，鱗爪顯然，蓋皆石崖滴漿之所成，蓋不知經過幾千百年歲月，此外石笋石鐘，隨處可見，似獅似象，隨地蹲踞，愈深入則水聲愈劇，令人心悸，由此更上行三里可至冰壺洞，再上爲朝眞洞，據聞形狀更爲奇譎，我因天雨，祗得割愛，然而嘗鼎一臠，已算此行不虛。回至城中，已至下午三時，在街市巡視一遍，返旅舍安眠，至晚十一時登車，次晨抵杭州。此路無臥車，沿站設備，概甚簡陋，然而如此正見艱難締造之精神，反足叫人興奮。據聞現在貨運已不算壞，將來玉萍路告成，南與粵漢接軌，錢塘江橋造成後，更可進與滬寧滬杭聯絡，瞬且成爲東南腹部一大幹線，越發值得注意。

我於六日下午返上海，七日下午再赴南京，八日午後謁汪精衛先生，並與首都諸友人晤敘，十一日離京北旋，十三日抵津，四十日之五省旅行，於焉完畢。

威廉第二的遠東黃禍論

——二十五年前的一篇談話——

恩源譯

五月份大西洋月報(Atlantic Monthly)發表一篇二十五年前德皇威廉第二向美國新聞記者威廉，白爾德，赫利(William Bayard Hale)發表的談話。德皇很坦率的暢論國際情勢。表示他對於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仰慕，公開陳述他對於遠東問題的見解，認中日團結是遠東的黃禍，反對英國和日本聯盟，抨擊英國是白種人的漢奸，主張德美攜手，制止日本的野心，擔保中國領土完整及門戶開放。當時德國外交部恐怕引起國際問題，不願意將這談話發表，在這二十五年之中，德皇這篇談話，竟成了一件國際秘密。現經赫利後人威廉哈蘭赫利(William Harlan Hale)整理發表，實一國際問題之重要史料。除第三節關於宗教問題一段略去外，餘譯述如次，以供參考。

一九零八年的夏季，德皇威廉第二接見作者的父親（William Bayard Hale），他當時是美國的新聞記者和傳記作家。自從這件事開始，政治觀察家就非常注意；因為這是德皇第一次接見新聞記者發表的談話，並且當時傳說德皇對於國際事件以及外國領袖都有很坦率的批評。幾個月以後，美國「時代雜誌」(The Century)得到了這次談話的內容，並且大事宣傳——實際上已經全部印妥——但是在出版的前夕却全被檢扣，所以突然間轟動了全世界。這件事的轉變，立時引起懷疑德皇另有一種重大失慎行為的情緒來。舉世都疑惑推測談話的內容；捏造的文件廣播了出來；大西洋對面的攻擊和否認的文電如雪片飛來。

經過這廿五年之後，「時代雜誌」未發表的談話，依然是一種國際間的密秘。其內容性質，只有赫利(Hale)，「時代雜誌」的編輯，和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知道！他們雖然知道，又都保持緘默。不過世界的猜測，只有一點正確：就是德國政府恐怕德皇毫無忌憚的談話引起誤會，在最後一刹那間要求將談話內容檢扣。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在這件事發生的前數日——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倫敦每日電郵報」發表了一篇德皇的談話，曾經震動了歐洲各大都城。德皇和赫利的談話，更毫無顧忌了，他那隨便的程度，較比

他的閣員所知道的還要深一層。無論怎樣，他們絕未冒險，所以「時代雜誌」的談話，始終沒有發表過。這一次的發表還是第一次呢。

爲明瞭德皇談話的重要我們須記得這次談話祇歐洲大戰以前六年的光景。同時僅在三年以前有俄日戰爭的背景，而且Algeciras會議又已然証明了德國的孤立，所以新舞臺上即將揭開越發劇烈的衝突。當時的全部歷史，乃是二種國際危機迅速而連續的扮演，其中任何一種危機都有促成三角聯盟和三國協約各國自相衝突的可能。一九零六年以後，英國最高級戰艦下水後，德國和英國的海軍競爭不過僅次於德法陸軍競爭的程度而已。迨一九零七年海牙裁軍會議瓦解，種族之間，再不能用合理的疆界來維持了。當時情形是這樣的緊張，卒使德皇在翌年，向赫利發表了那任何國家元首所不能發表的失愼的談話。

事情發生在一九〇八年的七月，德皇「何漢索倫號」(Hohenzollern遊艇停泊在柏根港。夕陽西墜時，威廉白爾德赫利登船謁見德皇；當時德皇身緊海軍大將金黃色狹帶，在後甲板上輕步閒踱，見赫利至， 表示熱烈歡迎。 至於赫利此次所以能受德皇招待，因爲在不久以前 ， 赫利曾著一書發表，名「白宮一週紀」，爲前總統羅斯福之起居注。此外，赫利生平經歷如充任聖公會神父，新聞紙編輯，以及政治及外交評論家爲其背景。德皇向來不招待報界代表，顧視赫利爲一私人，但允赫利以其談話公開發表，不過僅僅囑咐赫利將談話送德國外交部審閱，並且登諸雜誌，而不在新聞紙發表。

暮色襲入了停泊在柏根港的白色遊艇，許久之後，赫利才和德皇告別，乘坐帆船駛回柏根海岸。赫利坐在旅館裏，用盡整夜的時光， 描寫這次兩小時不斷的談話， 記載德皇的談話非常正確，就好似從他的唇間迸出來的一般。赫利暇時，便可以根據這些記載撰述他的論文 。 他按照當時雜誌論文的格式傳述德皇談話的神色——有幾處也很謹慎，免得過於驚動德國外交部——用間接的方法披露了德皇的政治宣言。赫利記載完畢後，送達威廉街，經德國外交部英美司長步顯(Baron Von bem Bussche)仔細的審查。

文稿繳回之後，著者的憤懣和懊惱眞達到了極點：步顯並有附文送來，大意略謂文中一切眞正重要以及動人聽聞各點均須删去！德皇談話評論部份，其內容已大改變；其「罵人」語句，已修改爲毫無語力而極模糊的讚詞。凡有特殊性的文字都不准發表。

關於這次談話，當時有三種文件。第一種是赫利所錄德

皇的談話，幾乎全部是一個有訓練的記者的記述。第二種是赫利送達德國外交部的原文。第三種便是經過德國外交部刪改後的殘餘。「時代雜誌」所取得而將要發表的便是最後的一種。第一第二兩種經赫利束之高閣，直到他死後，並沒有第二人得到一見的機會。所以在這眞實談話埋沒了的時候，這已經淡然而沒有禍害的事件，却幾乎產生了一種國際的危機。

作者寫這篇文字的時候，眼前放着這被禁扣的三種文件。為準備刊佈此項文件，本人以為為歷史記載的正確起見，應以不限於「時代雜誌」所刊印而經銷毁的那種形式，最好能將全文發表。本人擬保存德皇關於政治以及對外關係的特別重要的宣言，只刪掉了關於藝術和科學部份。（譯者按：其中關於宗敎問題一項，經譯者節略）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將來擬予注明，本人擬按照赫利手寫的原文撰述，這種原文便是赫利送呈德國外交部經檢查人員將其中重要部份全予刪掉的那一種，不過其字跡尚淡然存在。為明顯起見，其刪掉部份均加點註明。

以下便是德皇威廉第二在一九〇八年七月的一個夜晚向赫利發表談話的實質。

（一）

德皇開頭便問：「總統安否？我希望而且能斷言他一定很好，並且在努力工作。他眞是一個偉人！我不知道將來我們可有會晤的機會。你看，他可以擱開他的職務，到非洲或別處去遊獵或是幹他喜好的事情。我眞不知道我可有休假四年或是四個星期的機會。」他又帶着笑地說：「絕沒有人能預言將要遇到的事情，但是看來似乎最近我沒有希望和貴國總統似的得到脫離職務的自由。」

「羅斯福先生，」——德皇談話，不像平常的語氣，帶着似乎願意得著機會表示他那結論的聲調——「羅斯福先生是人格力一個有鼓勵性的例證。世界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光明，不是豐富的學識，這些都不及人格的一半。一個人有公平正義的信仰心，準備為之奮鬥，决不放棄，不顧忌詬罵，不過問虛偽和狂怒的反抗——這就是全人類都要歸順的人，在他面前，一切都要繁榮。

「是的，世界上偉大事件，全是由一個人做成的——一個人——一個强大的人格。歷史上發生危機的時候，籲求着一個人出世。每一件事都等待着一個偉大人格的出現，在一個絕對沒有畏懼心，知道他的需要而且急起直追的人出現以前，什麼事都不能發生。看一看羅斯福先生的成就。那都是他單獨一手造成的。想一想貴國所發生的大變化，和道德方

面偉大的復興。這都是誰的能力呢？完全是羅斯福先生的能力。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領袖之一。你可以說他不過是貴國最完美的精神的化身。但他這種精神的表現，完全是出于不自覺的。

「國會可以批評；國會可以有牽掣力；國會可以很有智慧，但是國會並不做事。你可以網羅全世界的智慧到國會議場裏來，但是你絕不能從國會議場裏獲得行動。必須有一個人來領導。

「無論什麼時候，必須有一個人願意負責，願意做事。國會當然思想考慮；但是國會不動作。你們國會和議院的地位怎樣呢？自然是追隨着總統，認可政策和行動，但是立法機關總沒有苦心積慮或是願意負責的。不論是在共和國或是在帝制國裏，總是堅毅正直的人格統制一切。這是社會定律；這是進步的原則。」

德皇繼續談稱：「他們怎樣的反對他，咒罵的詞句全已用到。你可不能將我聲明出來——這是德皇的語氣——但是英國若干貴族朋友們（你知道他們在那裏是怎樣的難堪）……我聽着德皇帶着笑容，講述英國某高級貴族和貴婦稱爲白宮蠢怪的行爲。

德皇又繼續着說：「如果英國人或是其他外國人反對羅斯福，便是強暴的話，那麼他本國人若是因爲他爲誠實而奮鬬，反來詛咒他，那豈不是更不可容忍了麼？我很明白像煤油大王和採用他牟利方法那樣的人爲什麼不能賞識羅斯福總統對不公平的托拉斯方法的攻擊。」

當時我插言道：「據我武斷的觀察，羅克非洛君（煤油大王）——按照他自己的職業無論在那件事情上——是爲陛下所歡迎向好事業上投資的一份子。去年秋季愉快的十月的某天羅克非洛君在他的高爾夫球場上很嚴重的告訴過我，確言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以爲他不過是人類的信託公司。」

德皇正在散步，便跳起來問道：「羅克菲洛君向你這樣說過！你問過他是上天，還是誰，給他這樣的名義？你沒有問過他，我很失望，因爲我和別人都願意知道。」

當時杜爾賓先生有一個很強烈的答覆，德皇顯出得意的神色，杜爾賓是一個公路專家，在他叙述過他那可敬的幸運之後。德皇問他從那裏得來的。杜爾賓便回答道：「這眞是無理而且不相干的問題。」

德皇這樣敬仰羅斯福先生，並且送給他一件慶祝和問候的文件。德皇在他結束的一段裏說，「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將我不久以前告訴嘉尼先生(Carnegie)的話，轉達給

他和你所有的美國朋友○嘉尼是一位樂天派，有一天他告訴我：他在世界上只顯著有指揮兩個人的機會○那兩個人就是貴總統和我自己○他對我說：『我告訴你，如果我能將你們兩個湊合在一起，治理世界一天的光景，我要指給世界上一些事績看○』那麼，我就回答嘉尼先生那小小的玩笑說道：如果我和羅斯福先生湊合在一起，那我認為眞是榮幸的事；但是我要堅决的要求我們坐在兩個座位上魚貫而行，由羅斯福先生領導○我眞是這樣的感覺，我是那樣景仰他那不可超越的勇氣，他那高尙的信仰，以及他實行起來的成功○」

我當時提議着說：「但是如果嘉尼先生能够照顧這一對重要人物的話，他第一件應當做的事便是指揮陛下吹起那邊的號筒來，第二件要訓令羅斯福將美國艦隊從太平洋面撤回，或着要命令一切船隻開掘港灣○嘉尼先生沒有將那小小的白色遊艇足够警備「美國大湖國際疆界，並且足能維持英美和平關係的雋妙故事告訴過你嗎？」

「一切都錯了！」德皇表示驚訝的說○「在這實際的世界裏，我們必須爭鬥，雖然就是為正義的原故，也須如此○一部歷史充滿了爭鬥——有些是快活而美善的爭鬥○基督敎不獎勵戰爭，是一種錯誤的思想○為什麼呢，早先基督敎徒還不是常用刀兵來宣揚他們的信仰○我們也是被迫而覺悟才信仰基督敎的○記者，我現在並不宣傳那種方法，但是，如果在必需的時候，我們若不戰勝了那些野蠻民族而給我們的傳敎士開闢一條道路出來，那些傳敎士又怎能到野蠻民族裏去呢？

「有人告訴過我，幾年前日本在模倣西方生活的時候，他們要採取一種宗敎，當時就組織了一個委員會，調查研究各種信仰的目的○委員會在調查基督敎的時候，他們立時就將他拒絕了，據他們的宣言說，基督敎不是軍人的宗敎○

「日本人對於這些事太不懂得了！歷史上最偉大的軍隊多是基督敎敎徒○世界上最高尙的剛毅和勇氣，多是由基督敎傳揚廣播○日本方面的錯誤是他們不要任何宗敎○他們在生理上便不會信仰宗敎○他們純粹沒有感情○他們完全是實際的，冷酷的，沒有同情心的○」

(註)本段內帶國點之一段，為德國外部所删掉，他們的理由是：「我們不願意為這毫無關係的事得罪日本○」

(三)

亞洲問題，乃是德皇的主要題目，我說這話，一點也不過分○關於這種情勢，現在所達到的階段以及將來的發展，德皇所最關切的乃是英美兩國對於遠東的態度——相反的態

度。德皇對於這迫切問題的結論便是：德美兩國在遠東有採取聯合行動的需要。

(註)德國外交部將這句話刪掉，並且將這一節有關於亞洲問題的談話註銷。這自然是赫利訪問德皇的中心。事實上赫利預先看到了亞洲將要發生紛擾，所以用各種方法想得一些材料，但是對於這危險而微妙的問題他避免直接引用德皇的話語。不過赫利的努力終歸失敗。德國外交部不但將赫利筆寫的十五頁談話內容一筆勾銷，並且步顯尙附有一文，詳細解釋必須取消的苦衷。

步顯的來文寫着說：「一切足以引起糾紛的談話內容都要禁止披露。無疑的，每一個美國人都很喜歡披讀這談話的全部，大多數人若是能夠聽到德皇關於亞洲問題的意見，那更是一件令人快活的事情了；但是德皇的談話無疑的傷害了神經過敏的日本人，而要給我們留下無窮的紛擾，……你必須要記住德皇一言一字，較比他人的話，都要引起特別注意的。一個領袖的談話，是永遠有政治意味的；他不能以私人資格來談話。我現在想，在美國艦隊作環遊世界航行駛到日本海岸的時候，其他各國都一定特別要觀察他那感覺和談吐間嚴格的中立性。德皇對於那一方面同情，那是沒有疑問的，並且你很可以自由的告訴羅斯福，羅脫(Root)和塔虎特(Taft)……如果你眞將德皇這次的談話發表了，我們一定要遭遇很大的政治困難。」

爲恢復這一段談話，我看不出怎樣再將赫利送達德國外交部的文件從新編製一過；我只好將赫利在談話的那天晚上所記載的原文抄來，因爲這正是德皇所用的語氣。著者

德皇說道：「我畫完了我那張「黃禍」的油畫剛有多久？我並不是在說玄妙的預言，這並不是占卜，不是謎語，也不是糢糊之詞。那張畫是在帆布上畫的，不僅是用黑白的顏色，但是用那絲毫沒有錯誤的顏色。那是在十五年以前。我敢說當時的世界都在微笑。但是現在並不微笑。微笑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每一個人都知道將來亞洲與歐洲，黃色人種和白色人種所要遭遇的情形。我們若是對於那不可避免的事情裝聾作啞，忽略了一切而不事先有所準備，那我們眞是無能而且愚笨了。如果我們忽略了，祖先所給我們取得保存文化的神聖責任，以及上帝賞賜給我們的宗教，那我們還值得什麼呢？

「無論是誰都明瞭地球上人類命運的最嚴重危機就在目前了。第一次戰爭已經結束了。不幸的很，那一次戰爭未能勝利。俄羅斯打的是白人的仗。當時有多少人沒有看透這一步。現在可都看明白了。當時的戰爭未能打得好一點，那是多麼可憐呵！那是多麼不幸呢？俄羅斯人不適於從事這次的

戰爭。偏偏又將這種責任放在他們的身上，那是多麼可憐呦！」

德皇的臉漲得通紅，舉起了手臂，緊握着拳頭。他湊近了我，從他的牙縫裏向我說道：「我的上帝，我願意我的隊伍有一次機會和他們幹一幹！我們爲這事已經加緊的準備過了！」

我又反問德皇，關於日本軍隊的估計是不是太多一些。他回答道：

「我一定是這樣想。如果俄日戰事的實情全盤托出，日本的尊嚴當然要銷毀了許多。爲什麽呢？我們在天津曾舉行過軍隊檢閱，在行軍試驗裏簡直沒看見日本軍人的蹤跡。我相信他們簡直就沒有參加 。你看，他們不能適合檢軍的條件——不能攜帶他們的戰具，多由苦力代勞。現在還沒有達到身體矮小而不能負重的軍隊能在戰事中佔優勝的時期。關於他們工程和技術能力有些言過其實。實在的，他們是表面的模仿者，但是他們得不到眞的精神，得不到他的內心。」

我說：「我們似乎還未曾眞認識了日本人。盡我們所知道的日本依然是一個神秘。」

德皇即時答覆說道：「關於他們 ，我們知道的很詳細了：他仇恨白種人 ，較比白種人仇恨惡魔的程度還利害呢。」

德皇對於日本人的性格有很長的討論 ，在結論裏說：「日本人是惡魔，這是簡單的事實。他們是惡魔。」

德皇接着說，「對我們有危險的並不是日本，而是日本居領導地位的亞洲團結。日本統制中國——這是足以震動世界的最大災害。

「如果我們能將東方分開，使他們自起紛爭，這是最機智的辦法。意思就是說，在這把戲的現階段裏，我們不能容許中日兩國臨時的或是永久的團結起來。目前白色人種對他自身負有一種責任，就是阻止日本併吞中國。」

我又說道：「但是中國的領土完整以及門戶開放原則，不是有半打條約來擔保麽，日本不又是各項條約中的一份子嗎？」

德皇回答道：「困難就在這兒麽？日本是各項條約的簽字國。各項條約的價值，簡直連那寫條約的紙還不如呢。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乃是白色人種各國的協定。但是想一想白色人種各國所處的地位怎樣。我的立場你是知道的。看一看傍的國家：

「英國方面說來眞是難堪。英國是白色人種的漢奸。英國政府那些無能之輩簡直將政府弄成了絕難站立的情勢。我

告訴你，英帝國要在這島上成爲粉碎，如果他和日本的聯盟繼續下去，我看不透英國眞能逃避瓦解的命運。在發生自身利益的時候，狂熱的愛國心就會自然的飛躍出來。

「你知道爲什麼澳洲和新錫蘭要邀請貴國總統派遣軍艦到他們的海岸去？如果貴總統沒有告訴過你，我可以告訴你其中的原故。這次邀請的目的，在使英國政府知道各殖民地明白他們在美國尙有較比其祖國更能明瞭白色人種責任的朋友。這是發出請柬的原因；貴國總統在這種諒解上接受了請柬，並且派遣了軍艦。

「我知道英屬哥倫比亞已經現露出一種情勢來，使得英帝國必須善爲應付，不然的話，說不上英帝國也許要丟失了她。在南非洲——人人都知道那裏的種族問題是多麼嚴重了。

「目前印度方面的情勢，就是依照衆所週知的情形來說，也够使英國憂慮的了。如果全部眞像揭開，那麼他們恐怕不只是憂慮了。現在我並不是隨便說說。根據印度方面我的領事報告，那裏的情勢比英國所知道的要嚴重許多。那裏的危機是直接由英國和日本締結聯盟所造成的。英日同盟造成了印度危機，英國一方面以平等爲基礎，得到日本的友好，但同時却將另一亞洲民族（即印度）綑住。

「你沒有看見印度人對於這件事心中是怎樣的忿怒麼？印度方面長時期的失望，藉着這種受屈辱的原因已經鼓吹成了一種革命的烈焰。在印度民族發覺了他們不能被認爲英國公民，在他們知道了沒有印度人能謀得一個副法官的地位，但是另一個亞洲民族却被認爲平等，這眞使印度人民忿怒極了。我可以告訴你，散佈這種革命思想的，傳播這種論調的，乃是在印度的日本秘密代表。

「現在我告訴你，我不相信這種條約的背後，有英國公共輿論的贊助。但是英國政府的那些廢物，却非要締約不成。只要英日同盟存在，英國便是白色人種的漢奸，而且也要被歐西各國爲設法應付東方新情勢的團結所摒棄。

「我們再看一看還有那一個强國和英國訂立了聯盟，或是政治諒解的條約。反對英國東方同盟的團體對於這些國家也却要拒絕。將法俄兩國除外。

「那麼還有那個强國注意這個問題，而能自由行動呢？那就是美國了。」

德皇繼續着說：「美國必須認識了亞洲問題的嚴重性。她在大洋的一面，可是在對面有千百萬的黃種人，你現在所開始看見的，在不久的將來，比歐洲還要快些——你要承認這是將來最嚴重的問題，因爲有這個問題的原故，其餘的問

題，也許都會不成問題了。」

後來德皇又繼續着說：「這就是我的使命了。如果中國需要一個强大的友邦，假設她的友邦是我們而不是日本。那樣美國就容易和我同意來擔保中國的領土完整，擔保中國的門戶開放，並且成爲中國誠懇友愛的護持和友人了，對於這些，中國那懷抱着貪得無厭的鄰居，是不能信任的。

「我說幹這些事很容易成功。而且這樣做也最聰明。日本的野心必須限制一下。白色人種在中國的利益必須保護。東亞洲的團結必須阻止。」

當時我反問德皇，羅斯福總統對於這幾點是否和他同意。他又說道：

「是的。我們對這些事的意見非常接近，我相信他一定會同意。哦，這眞是出乎任何人夢想之外。我這樣的想像着已經有四五年了，直到現在才要實現了出來。保不定那一天德美同盟便訂立起來，到那時看英國朋友說甚麽！」

將來世界一定會有一個良好的時光，誦讀一件滿意的小協定，宣佈在中國帝國的各部，擔保中國的領土權和門戶開放哦！哈！哈！不知道運河那面我的朋友要說些什麽呢！」

這裏德皇高聲的歡笑，在甲板上舞蹈起來。

（四）

後來德皇談了一些宗教問題，又轉到國際事件上來，他告訴我布爾戰事(Boer War)他談論歷史的譏誚；講述粉磨磨盤的旋轉雖然緩慢，但是磨的却非常細緻，他說話時很誠實而動人。他雖然是一個哲學家，而偏巧正是一個歷史哲學家，但是若再提醒他另一件歷史的譏誚，那眞是一件大不敬了。因爲從一八七〇年的大勝利，給戰敗國留下一些夢痕——到現在仍然逼迫着戰勝國在內政和外交上限制他的野心，使他知道有保持大規模軍隊的需要——這些軍隊要緊緊的留在國內，德國人不也可以從這件事實裏看出一些想入非非而含惡意的譏誚來麽？

德皇的解釋是，但是如果德國再沒有另外的敵人的話，法國是不足恐懼的。德國現在孤立的情勢，大部份是英國所努力造成的。

德皇又問道：「英國爲什麽仇恨德國呢？其中一部份原因是英國人民看着他們繁盛的活動，樣樣都被德國給赶過去了。德國佔據了世界商業的領袖地位。看一看亨堡和布拉曼兩公司的輪船，再看一看利物浦。德國人民證明了他們是更機巧的製造家；他們的化學師是在努力儉省副產品的耗費；在機器製造能力方面，如同汽車的生產，他們達到了領袖地位。他們的教育比較完善；他們的健康比較良好；他們的體

質不見得逐漸消失。德國的陸軍誰也比不了；她的海軍也越來越危險；他實際上具有空中戰船隊，所以在空中和陸上她都要屬第一。

「但是使德國受英國強暴的並不是這直接的競爭，而是由於歷史上英國外交政策原則的策動。自從烏茜（Wolsey）時代以後，英國外交政策差不多始終沒有離開一個原則，就是在歐洲大陸如果有一個國家實力過大的時候，他就要單獨的出來反對他。這是很容易證明的。將英國外交政策考察一下，你就可以發現英國常是聯合歐洲其他各國反抗那最強盛的一國。

「這種原則已經漸漸的變成了英國政策的一部，到現在用不着十分努力了。已經成功了天性 。目前德國是大陸強國。所以目前英國又聯合或是想要聯合柏林以外的歐洲各大都城。」

（註：德國外交部允許將這一段發表，很明顯的是錯誤了。他們雖然沒將這一段檢扣，但是在步顯給赫利的來文中曾表示他的不安。他信內寫道：許多德國人一定要批評德皇何苦要談這樣許多，並且要批評德國外交部和斯坦茵伯格何必將你介紹給德皇。美國並不是處在一個和世界隔絕的孤島上。在美國所發表的東西，一定會不久就叫這裏的人知道了，特別是在英法兩國的朋友們以為他們可以利用這種機會來在世界的面前引起我們的國難來。」著者）

德皇在觀察大國際舞臺之後，否認他在東方或是在加里濱海（Caribbean）方面有任何野心；他堅持英國和日本聯盟將要成為德國的致命傷 ，他在結束的時候很注重種族的衝突。

「將來」——德皇口裏流露出的聲音——將來是屬於白色人種的，不要懼怕！」他的兩肩聳起，他的兩眼發光，我可以看見他頭上鷹像 。將來的世界是屬於盎格魯——條頓的——是從歐洲北部遷移來的——這是你們的美國所由來的地方——也就是德國人的地域。將來不會是屬於黃色黑色或是棕色人種的。將來是屬於皮膚細膩的人類 ，是屬於基督教，是屬於新教主義的。我們是能挽救將來的唯一人物。再沒有其他強國或是文化或是宗教能挽救人類；將來是屬於我們的！」

秦末漢初之正朔閏法及其意義（十）

陳振先

（七E）一一五四年週期在治國學上之用法

茲試舉具體之例數則，以明一千一百五十四年節氣朔望交食週期在研究學問上如何用法：

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一篇，毛序以爲「大夫刺幽王也，」鄭康成則以爲刺厲王。欲從天文曆算觀點考定此二說孰是孰非，抑兩者皆非，吾人首須知厲王幽王在位之年。考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元年，即公曆紀元前八四一年，而史記周本紀言厲王三十四年監謗「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公諫之，「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其後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史公於十二諸侯年表序語中自言「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其所言厲王在位出亡及共和年數，想必本諸此等譜諜。據此，是周厲王即位於共和紀元之前三十七年即公曆紀元前八七八年，死於共和十四年即公曆紀元前八二八年。又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幽王即位於公曆紀元前七八一年，爲犬戎所殺於紀元前七七一年。今從厲王元年推後一千一百五十四年 得公曆紀元後 二七七年，即西晉武帝咸寧三年。推後兩個一一五四年得公曆紀元後一四三一年即明宣宗宣德七年。又從幽王元年推後一一五四年得公曆紀元後三七四年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推後兩個一一五四年得紀元後一五二八年即明世宗嘉靖七年。今照厲王在位至流死於彘前後凡五十一年計，初審查西晉咸寧三年即紀元後二七七年直至東晉成帝咸和二年即紀元後三二七年，看此五十一年內有無夏曆八月（即周曆十月）辛巳（或庚辰，或壬午）朔日食之記載或見食之可能。（一一五四年週期平均得四二一四九〇日，故一週期後干名不改，支名進二位，第一期辛卯朔食，第二期應同月辛巳朔食，間或遲一日而得壬午，早一日而得庚辰）今查此五十一年內史冊上既無夏曆八月辛巳（或壬午，庚辰）朔日食之記載，亦無見食之可能。其紀元後二八一年及二九七年稍近辛巳朔日食之條件，

然月分又距夏曆八月甚遠。以此知史記所言厲王即位至王死於彘之五十一年內無周曆十月夏曆八月辛卯朔中國見日食之事。試再推後一週即一一五四年得紀元後一四三一年至一四八一年，看此五十一年內史冊上有無夏曆八月（即周曆十月）辛未朔（第一週食在辛卯朔，第三週應食在辛未朔或前後一日）日食之事。則亦無夏曆八月辛未（或庚午，壬申）朔日食之記載，且亦無見食之可能。其一四五一年近於辛未朔食，一四五六年近於庚午朔食，然月分相差又遠甚。故知太史公所述之厲王年間無周曆十月夏曆八月辛卯朔日食之事，而十月詩刺厲王之說得一有力之反證。（至太史公所述之厲王年代是否可靠，則又當別論；惜此等問題因史料太少，難以解答也）

時人吳其昌先生於燕京學報第六期「金文曆朔疏證」一文中論及函皇父敨，（學報一〇七四頁）謂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事係指厲王二十五年即公曆紀元前八五四年而言。余推得「厲王二十五年」即公曆紀元前八五四年丁未歲日食在夏曆九月（周曆十一月）癸巳朔（朱利亞曆爲十月二十八日，倒推哥曆爲十月二十日，朱利安積日數爲一四〇九八〇〇）正午後一時前後。但是日日食在南方，周京斷不得見，且月屬夏九月周十一月而非十月，（冬至在夏曆十一月初五日丙申，故癸巳爲夏曆九月朔，過兩月得夏曆十一月壬辰朔）朔在癸巳而非在辛卯，（相差二日）此三項條件無一與詩文相符者，故知吳氏厲王二十五年之說爲必不可能。關於此節可參看國聞週報十卷十四期拙著「關於竹書紀年詩書春秋左傳的幾樁公案」一文頁四至頁六。此事吳先生及讀者亦可自用一一五四年氣朔交食週期草草審查之。「周厲王二十五年」丁未歲夏曆九月癸巳朔，即紀元前八五四年倒推哥曆十月二十日，積日數爲一四〇九八〇〇，向後推一一五四年即四二一四九〇日，得西晉永寧元年九月癸未朔，（首週癸巳朔，次週癸未朔，干名未改，支名過二位）即紀元後三〇一年倒推哥曆十月二十日，（積日數爲一八三二二九〇）再向後推一一五四年，得明景泰六年九月癸酉朔（首週癸巳朔，次週癸未朔，三週癸酉朔，癸酉與癸巳干名同而支名過兩個二位即四位）即紀元後一四五五年倒推哥曆十月二十日，（請注意首週二週三週之九月朔皆在倒推哥曆即現行陽曆十月二十日）積日數爲二二五二七八〇。由此可見「周厲二十五年」夏曆九月周曆十一月朔在癸巳，辛卯乃周曆十月晦前一日，無論夏曆周曆都不得有十月辛卯朔也。

今試從周幽王在位之十一年期內，推後一週，得紀元後三七四年至三八四年；又推後兩週，得紀元後一五二八年至一五三八年。在第二週中，紀元後三七四年雖近於辛巳朔食而月分不符，惟紀元後三七九年即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夏曆八月辛巳朔（朱利亞曆八月二十九日，倒推哥曆八月三十日）係屬日食期，（但朔在庚辰抑辛巳，且見食與否，未細算）因後兩薩羅士週期有晉安帝義熙十一年七月辛亥晦之食，後五個薩羅士週期有宋明帝泰始五年十月丁卯朔之食故也。用同樣的方法，查第三週期內之紀元後一五二八年雖近於辛未朔食而月分不符 ；惟紀元後一五三三年即明嘉靖十二年八月辛未朔（朱利亞曆爲八月二十日，倒推哥曆爲八月三十日）乃屬日食期，（但見食與否須細算始知）因後三個薩羅士週期有一五八七年卽萬曆十五年九月丁亥朔之日食故也 。由紀元後三七九年即東晉太元四年夏曆八月辛巳朔之日食期，上推一千一百五十四年，或由紀元後一五三三年即明嘉靖十二年八月辛未朔之日食期，上推兩個一千一百五十四年，均得紀元前七七六年即 「周幽王六年」周曆十月即夏曆八月辛卯朔（朱利亞曆爲九月六日，倒推哥曆爲八月二十九日）應有日食。此即梁虞劆最先推得的結果，而吾用一千一百五十四年氣朔交食週期所甚易尋得者也。余前曾詳言，「周幽王六年」周曆十月辛卯朔之日食，中國東北方見食頗大，惟周京縱見食亦必甚微，不似是詩小雅十月篇之所言；故十月篇究指何時代而言，至今仍是一個未決問題。不錯，若用余法，凡遇有夏曆八月辛巳（或庚辰，或壬午）朔日食，即上推一一五四年，凡遇有夏曆八月辛未（或庚午，或壬申）朔日食，即上推兩個一一五四年，或會有周曆十月辛卯朔日食；（此僅是草率粗估，究竟見食與否，及其詳細情形，仍須用精密方法細算方知）惟其年代究屬何王之世，是否與十月篇所述之情形相符，恐又成問題耳。飯島教授於其所著之「書經詩經之天文曆法」一文之尾處，述及平山博士又於紀元前十個世紀以內求得中國可見的十月辛卯之日蝕尚有兩個，卽紀元前七三五年朱利亞曆十一月三十日，（即倒推哥曆十一月二十二日）及紀元前四九二年朱利亞曆十一月十四日，（即倒推哥曆十一月九日）前者當周平王三十六年，後者當魯哀公十四年（余按此乃哀公三年之誤，因魯哀公十四年日食期非辛卯也）云。余按平山博士所得者俱屬夏曆十月朔，前者推後一一五四年而得紀元後四二〇年即晉恭帝元熙二年十月辛巳朔之日食期，再推後一一五四年而得紀元後一五七四年即明萬曆二年十月（或作十一月）辛未朔之日食期。後者推後一一五四年而得紀元後六六三年卽唐高宗龍朔三年十月辛巳

朔之日食期，再推後一一五四年而得紀元後一八一七年即清嘉慶二十二年十月辛未朔之日食(見東華錄)。可見上述平山博士所求得之二日食皆食在夏曆十月周曆十二月，而非食在周曆十月夏曆八月；然飯島氏上文所引平山清次博士所精密研究之紀元前七七六年即所謂周幽王六年之十月辛卯朔食，則又却是周曆十月夏曆八月；吾不知其何以前後參差若此。

又東晉晚出之僞古文尚書胤征篇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謂夏曆九月朔日食也。新唐書曆志張說曆議按新曆推得此事在「夏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蓋指紀元前二一二八年之癸巳歲而言，在朱利亞曆爲十月十三日，在倒推之哥曆則爲九月二十五日也。茲欲驗其果否近是，則可推後兩個一一五四年而得紀元後一八一年即東漢靈帝光和四年九月庚寅朔之日食，(見後漢書五行志)在朱利亞曆爲九月二十六日，在倒推之哥勒哥利氏改良曆則仍是九月二十五日也。由此再推後一一五四年而得紀元後一三三五年即元順帝元統三年九月庚辰朔之日食期，(因後一薩羅士週期爲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九月乙丑朔之食而知之；但中國見食與否，仍須細算始知)在朱利亞曆爲九月十八日，在倒推哥曆則爲九月二十六日也。由此可知唐大衍曆家所推得之紀元前二一二八年即所謂夏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以余一一五四年交食週期之法草草驗之，尚頗近是；至究竟見食與否，則余曾詳細推算，斷定其爲非中原所能見矣。

東晉僞古文尚書胤征篇之季秋朔食原是僞作，豈知僞中又有僞者，則今本竹書紀年之帝仲康五年癸巳歲「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一條是也。僞作今本竹書者見新唐書曆志推得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見日食，遂欲竊取之以爲本書紀年之基礎；而不料一時失察，竟將新唐書所言之紀元前二一二八年癸巳歲誤作紀元前一九四八年之癸巳歲，而不知紀元前一九四八年癸巳歲夏曆八月甲申朔，即朱利亞曆十月二日，倒推哥曆則九月十五日，庚戌乃夏曆八月二十七日，夏曆九月並無庚戌，且是月已久過食限，彼魏國史書性質的竹書紀年，是年安得有「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記載乎？僞作今本竹書者剽竊新唐書曆志此條，竟誤遲三周甲子即一百八十年而不自知；遂使數百載而後，吾人對於作僞的事實，明若觀火，無復有可疑之餘地。(關於此節，讀者可參看國聞週報十卷十四期拙著關於竹書紀年公案一文頁六——頁八)欲證明上文余說之非誣，亦可從紀元前一九四八年之癸巳歲推後二三〇八年即兩個一一五四年而得紀元後三六一年辛酉歲即東晉穆帝升平五年八月乙丑朔，(倒推哥曆屬九月十七日。凡推後兩個一一五四年週期，則干名不改支名進四位，

或干名進一位支名進五位；故第一週之夏曆八月甲申朔，第三週變爲八月甲子朔或乙丑朔）庚寅辛卯（第一週之庚戌日，第三週變爲庚寅日或辛卯日）乃夏曆八月二十六日與二十七日；九月則乙未朔，九月不得有庚寅或辛卯。由此推之，可見公曆紀元前一九四八年之癸巳歲，即今本竹書紀年所載之夏仲康五年癸巳歲，夏曆八月乃甲申朔，九月不得有庚戌。此亦足證今本竹書之謬。

春秋左氏傳言日南至（即冬至）者二事，即僖公五年傳及昭公二十年傳是也。僖公五年左傳云：「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禮也。……」今試用余之一一五四年週期簡法以草草驗其確否：僖五年周曆正月朔即夏曆十一月朔實當公曆紀元前六五六年年底，從紀元前六五六年夏曆十一月朔推後二三〇八年即兩個一一五四年週期而得紀元後一六五三年即明末永曆七年清世祖順治十年癸巳歲十一月癸巳朔，在哥勒哥理新曆爲十二月二十日。（讀者可參看陳垣先生「二十史朔閏表」）近年冬至多在哥勒哥利新曆十二月二十二日，閏年前之冬至則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古昔則間在倒推哥曆十二月二十一日。依此理則紀元後一六五三年癸巳歲冬至應在哥氏新曆十二月二十一日甲午，是歲夏曆十一月癸巳朔實是冬至前一日而非「至朔同日。」余曾用他法細推魯僖公五年周曆正月朔實在壬子日之夕北平視時戌初三分鐘，辛亥日實應是周曆十二月晦；時曆誤耳。又是歲冬至實在周曆正月初三日甲寅 北平子 正後四小時零六分鐘，並非在朔日之旦。左傳所言之辛亥日旦蓋在冬至前三日而非朔至同日，劉歆三統曆與杜注孔疏附和之，蓋由於曆算未精耳。又昭公二十年周曆正月朔實在庚寅，冬至在初二日辛卯，亦非朔至同日。左傳謂日南至在王二月固不是，（因冬至應在夏曆十一月，周曆正月；非周曆二月）謂日在己丑，亦非。此亦可以一一五四年週期粗粗驗之：昭二十年周曆正月朔，當紀元前五二三年年底。從昭二十年向後推一一五四年，得唐貞觀六年十一月庚辰朔，當紀元後六三二年倒推哥曆十二月二十日，在冬至前約一日。由此再下推一一五四年，得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辛未朔，當紀元後一七八六年現行哥曆十二月二十一日，與冬至同日。均與上述細推昭二十年朔至結果大略相符。

兩倍一一五四平年本約差一日始足二八五四六平月即八四二九八〇日之數。但春秋時冬至在地過近日點之後約三十日，冬至日躔有行盈，而冬至提早；清初時冬至在地過近日點之前約十日，冬至日躔有行縮，而冬至落

後；因此之故，前後兩冬至間時間伸長。上述兩項，彼此約可抵消，故前後冬至皆在辛日。

左傳所載日南至兩事，乃研究左傳是否後人僞託問題一條好線索，此節應俟下文論之。

又前漢書律曆志世經載有三統曆推算商代朔旦冬至兩條，其言曰：

> 後爲成湯，方即世崩沒之時，爲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此西漢「古文尚書」語）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後九十五歲（即以五乘十九歲，得五章）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是爲孟統。

此三統曆上推商代朔旦冬至之年也。文中既明言「太甲元年十二月（商十二月夏十一月）乙丑朔，……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是以甲申朔旦冬至爲甲申統統首矣。漢志既以元封六年太初元年間（即公曆紀元前一○五年丙子歲）之十一月甲子夜半子正朔旦冬至爲甲子統統首，由此上溯一統即一千五百三十九歲得公曆紀元前一六四四年丁酉歲夏曆十一月朔，爲漢志之所謂甲申統首。由此再上溯五章即九十五歲得公曆紀元前一七三九年壬戌歲夏曆十一月朔，此即漢志所指之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者也。吾人試以前述一一五四年節氣朔望週期一考驗之：由公曆紀元前一七三九年壬戌歲推後一一五四年得紀元前五八五年。由此再推後一一五四年得紀元後五七○年倒推哥曆十二月十五日即六朝陳宣帝太建二年庚寅歲十一月庚戌朔。由此再推後一一五四年得紀元後一七二四年現行哥勒哥利陽曆十二月十六日，即清雍正二年甲辰歲十一月辛丑朔，在冬至前五日矣。今試反其道而行之，復由雍正二年十一月辛丑朔上溯三個一一五四年氣朔週期，得漢書律曆志世經所指之「太甲元年商曆十二月朔。若按上溯三週則干名不改支名退六位計，則漢志所指之太甲元年十二月（夏曆十一月）朔約在辛未而非乙丑，乙丑約在夏曆十月二十五日，其時夜深東望，尚可見天邊殘月一勾；誤此爲朔，則曆法疎闊之過也。又冬至約在是年夏曆十一月初六日丙子，（即倒推哥曆紀元前一七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積日數爲一○八六六二三）乙丑則在冬至前約十一日，去實情益遠矣。（三統曆朔策過大，歲實更甚；以之推平朔望，約二百九十三年則差一日；以之推平節氣，約一百二十六年則差一日；故有此誤）用三統曆以

上考古史者，觀此當有所覺悟矣。西漢人上推古時朔旦冬至，差誤尚至於如此之大，則前乎此者更可知；謂詩經春秋日食由於戰國時人逆推者，觀此又當知所覺悟矣。

漢書律曆志世經推太甲元年夏曆十一月乙丑朔旦冬至事，亦是研究「西漢古文尚書是否出自劉歆僞造」問題的一條線索。漢書律曆志所引當時所見之古文尚書伊訓篇言：「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志世經謂是朔旦冬至，依三統曆推得事在漢太初曆曆元（元封七年即公曆紀元前一〇五年丙子歲夏曆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之前一六三四年即二〇二一〇月即五九六八一九日，得公曆紀元前一七三九年壬戌歲夏曆十一月「乙丑朔旦冬至」。因照三統曆，此數爲一統又五章，共八十六章，至朔仍應同日，又日數爲九九四六周甲零五十九日，由甲子上推五十九日得乙丑，或由乙丑下推五十九日而得甲子，故漢志謂事在太初曆元之前一統又九十五歲之壬戌歲，依三統曆推之固應如是也。但上文已證明，公曆紀元前一七三九年壬戌歲夏曆十一月朔約在辛未，冬至約在十一月初六日丙子，乙丑約在夏曆十月二十五日，且在冬至前十一日。姑無論伊訓所言是否指冬至言；以常理論，太甲伊尹等亦斷無以殘月尚明之夏曆十月二十五日乙丑爲朔旦而祀其先王之理。是此條顯非實錄，而有三統曆家（劉歆之流）逆推託古之嫌疑。雖然，使伊訓篇而符用歲星紀年或干支紀年等方法證明其實指公曆紀元前一七三九年壬戌歲而言，而又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則此篇之爲漢人僞經託古，了無可疑。而無如伊訓篇但言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未言歲星何在，或歲干何名；謂在太初曆元前一六三四年者，太初曆家之說耳。平均每六十年即有一年商曆十二月朔係在乙丑者；吾人又烏知伊訓篇所指之太甲元年非指此等年而言乎？故西漢古文尚書伊訓篇之爲眞爲僞，是否出自三統曆家僞託或竄改，仍是未能憑此定讞；此則因伊訓篇文辭簡略故也，否則吾能定之矣。

清閻若璩氏於其所著之尚書古文疏證中亦曾論及漢志所言太甲元年朔旦冬至事。惟閻氏以太甲元年歲在戊申，乃依皇極經世通鑑前編等之說，實非漢書律曆志之所指，此層閻氏似未知之，今姑勿論。閻氏之言曰：

治曆者以至朔同日爲曆元（其實古曆祇以至朔同日爲章首耳，不定是曆元也；閻說非是），班固律曆志過至朔同日悉載之。……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

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爲子月也。………蓋成湯爲天子，用事十三年而崩，則崩當在丁未歲。太甲即位改元，則改元必於戊申，始正月建丑，終十二月建子；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

右引閻氏之文，本根據前漢書律曆志世經之語。但閻百詩似不曾理會世經下文「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是爲孟統」數語。此數語明明謂商十二月（夏曆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事在漢太初曆曆元之前一統即一五三九年，即事在公曆紀元前一六四四年丁酉歲夏曆十一月朔，而太甲元年商十二月朔又在丁酉歲甲申朔旦冬至之前九十五歲，即事在公曆紀元前一七三九年壬戌歲，非戊申歲也。夫閻氏所言之「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班志三統曆之說也；今乃誤用通鑑前編等之紀年，以太甲元年歲在戊申；豈知倒推哥曆紀元前一七五三年戊申歲，依三統曆冬至與夏曆十一月朔都不是乙丑日。即以今時之曆學知識推之，紀元前一七五三年戊申歲，夏曆十一月朔在倒推哥曆十二月十九日辛酉北平視時午後四小時二十七分，冬至在倒推哥曆十二月二十日壬戌之夕戌初一刻；乙丑日實是冬至後三日，且是月之初五，是夕一彎新月已在西方出現至第三次而頗肥，太甲伊尹安得會以是日爲朔旦而祀其先王，如西漢古文尚書伊訓篇之所言乎？閻氏蓋未之深考耳。此節亦可以一一五四年氣朔週期考驗之：從公曆紀元前一七五三年戊申歲推後兩個一一五四年，即從二三〇八年減去一七五二年，得紀元後五五六年，即梁敬帝太平元年丙子歲，是歲十一月辛丑朔，（戊申歲十一月辛酉朔，推後兩週，干名不改，支名進四位，得丙子歲十一月辛丑朔。若從辛丑朔上推兩週，則干名不改退四位，得商初戊申歲夏曆十一月辛酉朔）在朱利亞曆爲十二月十七日，在倒推哥曆爲十二月十九日，冬至在壬寅日之夜深即十一月初三日癸卯早，在倒推哥曆則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再從此推後一一五四年得公曆紀元後一七一〇年即清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歲十一月辛卯朔，（第一週夏曆十一月辛酉朔，第三週十一月辛丑朔，第四週十一月辛卯朔）在公曆（哥氏新曆）爲十二月二十日，其後二日（公曆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十一月初三日癸巳早即冬至也。（第一週壬戌夕冬至，第三週癸卯早冬至，第四週癸巳晨冬至）由此上推，亦知商初戊申歲夏曆十一月辛酉朔，初二日壬戌冬至，乙丑乃月之初五日，太甲伊尹必不會以乙丑爲商曆十二月朔而祀其先王，如伊訓篇之所言。故知以太甲元年爲公曆紀元前一七五三年戊申歲者，至少亦與「西漢古文尚書」伊訓篇不符也。（可

參看國聞週報十卷十一期拙著）

末了，我對於讀者欲有一言奉告：即一一五四年節氣朔望交食週期雖然是在治國學上一件很有用的利器；然天運殊複雜，斷非任何簡單死板的算式所能汎應而皆準；此層俟下文討論平朔與實朔之差時自能見之。月朔如此，節氣亦然。即如從近時冬至上溯兩三個一一五四年週期，干名多數不變。但若從近時夏至上溯兩三週期，則夏至干名便須進兩三日；比如近時某年夏至在甲子日，則三週卽三四六二年以前夏至多數在丁酉而必不在甲午；與上推冬至情形稍異。此則由於日行有盈縮，致四季長短今古不同故也。故國學學者若用余之一一五四年氣朔交食週期爲草草審查工具，以爲治學之助，則決疑辨惑，摧陷廓清，往往可收奇效；然若遇細微地方，是非眞僞，往往繫於毫芒，則必須更求深造，以繁複嚴密之方法細算之，始可試下斷論。否則所謂治國學利器者，未必不是粵諺之所謂「生蟲（謂經蟲蛀）拐杖，」致用者反因牠踤了一交，此則鄙人不能任其咎也。

民二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未完）

正誤

第十一卷十三期本文頁四底欄六行應作「厤家又以二十蔀爲一紀，」頁五頂欄十一行應作「一元後復得甲寅歲寅月甲寅日寅刻合朔立春」。十六期本文頁一頂欄五行「新城」二字應歸下行頂低二格，六行「名年」應作「年名」，八行「土月」應作「十一月」，頁二頂欄六行「取正義著于篇」句下漏「」號，底欄十七行應作29×81+43=2392頁三頂欄三行d字應作「日」，十一行應作（歲之日數），頁四底欄首行「小餘」上無（號，頁五底欄十六行=354應作−354 頁九頂欄五行（附記，但漢志與此二語均不符）乃一時之誤應删去，九行「足證明」下有「我國」二字，頁十一底欄末行「熊」應作「能」，頁十二頂欄三行頂乃「一」字，十四行「融」字應作「隔」字。十八期本文頁八頂欄二行頂乃「一」字，頁十頂欄三行應作「相隔約不過……」，十一行應作「安得見有日食」。二十期頁一頂欄三行底「似」應作「仍」，頁四底欄十行「一五八二年以後」應作「一五八二年以前」，十八行「將厤」應作「新厤」頁七頂欄「明崇禎十四年……」一條應向左移一行，以與頁六頂欄「莊公二十六年……」一條相正對，底欄十行底應作「在朱利亞曆」，頁九底欄七行（拜）應作（斗牛）。



中國語與中國文（書評）

李長之

高本漢（Benhard Karlgren）著　張世祿譯　商務版　價五角

外國人的影響是够大的，尤其是在論到中國事的時候。固然因爲他們比較我們，是看我們的事客觀一些了，然而因我們太不信任自己，便過分重視他們，也是有的。

關于國音字母吧，因爲前幾年法國馬古烈來中國走了一趟，說明中國語是表意的，有其特長，于是漢字不必廢了，字母降而爲注音符號，這是一個適例。中國自己的東西，須經人品題，才會自己意識到聲價。

高本漢這本書，出版已久，那是在一九二三年吧，張先生的譯本，却是在一九三一，最近，賀昌群先生又要譯一遍，大公報圖書副刊上不久曾介紹過，這就是離原書有十一年之久了，而且譯者有兩人，不能不說太重視這書了。實則這書的價值，與其譯出來介紹給中國同胞，是遠不如讓它原封不動，給友邦人士開心的。

因爲這書的惟一價值，從學術的意味看起來，只有兩點：一是說明中國字之爲單音綴，一是說明中國字之單純的語音亦由進化而來，古代的中國字依然有些附加的子音，在首或尾。不過這兩點，已經成爲常識的了，在本書也只有第二章談到。以全書而論，可取的也僅于此了。

其餘的，多半是以一個外國人學習中國語言文字所碰到的困難的立場而寫的，並沒有太大的學術價值。許多話是智識的問題，不是語言文字的問題，例如顧慮「叔孫通制立朝儀」，能解爲「（帝的）叔和孫把朝廷的儀式統統制定排列了」，這是幽默，不是談學問了。又如把「翟公爲廷尉，賓客盈門，及廢，門可雀羅」，斷成：「翟公爲廷，尉賓客，盈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意思便是：「翟公造了一個廷，他爲看守賓客，把門關住，一等到【把他們】放出門外，【他】可以設了一個雀網，【也不至受了驚動】」（頁一百三十）。簡直是杞人憂天了。

注重分析的人，往往忽略整個性。著者苦惱于「幾百個最普通的語詞，也是很混淆的；因之聽者對于某個語詞也只能靠了上下文的輔助，來猜度」（頁一百十），殊不知豈單如此，倘不懂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文化，也依然是不能了解那一個國，或一個民族的語言的。只見字，而不見句，只見句，而不見句所關涉的意義，當然會「混淆」。近代西洋的分析精神，有點過火，各方面的反動都起來了，顯著的例如心理學中的定形派（Geslalt-Psychologie），即代表一種新趨勢。反對機械的分析，並不是歸到籠統，只是一個立脚點的問題。從整個可以看部分，從部分却往往看不見整個。

其次是，著者太好找理由了，一則牽强，二則似乎出了研究的範圍。例如說：我讀書，而不說：我讀，以及不說一山，而說一座山，都是因爲中國語音單純，容易被人聽錯的一種補救方法，我們看恐怕不是這末有理性的；而這勉强找得的理由，一經找出，便又太信任下去，而塡上推論，例如說因爲文言文沒有白話那樣補救同音的辦法，所以由北京發一道命令，倘依文言上讀法，則另一北京人聽去會不解，我們却也並不以爲如此的罷。

他如第四章，說到中國文字之起源，給外人看看，是略有意見的，中國人看就很乏味，因爲並不出中國所謂「六書」的範圍，在中國人是非常識的了；第六章論到中國文之藻飾，題目顯然是鉅大的，可是也沒論得好，終止于「官話指南」的面目罷了。

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論小學宜添設本國史地一門

楊振聲

這是怎樣不足驚人的一個題目呀！我恐怕有很少人留心過我國小學的六年課程中沒有本國史地一門，蓋分明不感其重要了，這事實不爲不驚人！

各國小學課程中，除了有些殖民地的學校被壓迫而不得教授本國史地外，本國史地都是小學的重要課程。即坎拿大的小學課程中也有英國史與本國史，我們的芳隣日本，現更努力於其本國史地的教學，聽說很有驚人的成績。而我們的小學課程竟不幸與殖民地的學校一樣，並無本國史地，這事實不爲不驚人！

一方面高唱民族復興運動，一方面對於養成基礎國民的小學教育不列本國史地，這事實不爲不驚人！

東北四省之失地未收，上海與長城各口之戰血猶紅，華北之風雲正黑，強敵之壓迫正高，而最近海關發表之對外貿易，本年四個月入超二億餘元，輸入日本實居第二位！我們的國民教育又不爲不驚人！

我們若不預備作人家的殖民地，似乎在未被壓迫不能教授以前，應當讓國民知道一點本國的歷史與地理，最少沒有害處。我們若能明白「要人民愛國須先使人民知道國家可愛」這句西方老話，我們更應當承認本國史地的重要。

有些人會說小學學生年紀太少，中學不有中外史地嗎？到中學再學並不爲晚。其實在初小可說年紀太少，到高小則已是小學五六年級，豈得謂少？其時學生知識初開，記憶最強，猶不能學本國史地，何時而能？況且此中最大的錯誤，在誤認小學生必皆能入中學，故可將本國史留待中學再學。殊不知小學生能升入中學者，以中小學統計而比，不及三十分之一，是國民教育，根基全在小學。即將來實行義務教育，亦必以小學畢業爲限。小學而不授本國史地，勢必至大多數國民不知本國的歷史與地理！如此尚望其復興民族之光榮，將不知民族光榮爲何物，欲其保衛國家之土地，將不知國家土地在何所，豈不哀哉！

又有些人會說，小學未嘗無本國史地。按小學課程標準，史地已散見於國語與社會課程中，故不必另立科目。殊不知本國史地，爲養成國民意識的基礎課程，如此重要，何以不能與美術及音樂之獨立成科，而僅散見於國語及社會中，便已認爲滿足？且國語重在訓練兒童運用國語及誦讀寫作的能力。其涉及歷史部份必止幾種傳記的文學：涉及地理部份，亦多爲山川土俗的描寫。必不是整個歷史的發展與完整疆土的聯絡。而我們要國民知道的又正是整個歷史的發展之不能中斷，與完整疆土的聯絡之不能分割。

至於社會一科，重在使兒童認識現在社會之組織與內容，及個人與社會之關係等等以爲將來參加社會事業之準備。其涉及歷史部份，必爲與現狀有關之片段事實；涉及地理部份，亦必爲就現狀推演之零星記載。而國民更應當知道的乃民族在保衛其整個領土之天職上，繼續不斷的奮鬬歷史，不獨片段事實與零星記載而已也。

總之，史地一科，所以告訴我們這個民族如何在此土地上生養發展，而又如何抵抗侵略以保此土地之完整，以便其繼續生養發展也。若非獨立成科，便不能表現此種整個的精神。而國民對於本國史地，實有認識其整個精神的必要。小學在各級學校中，爲唯一具有普遍性的國民教育，故又不能不在小學中養成國民對於本國史地的認識。

欲養成此種認識，對於此後的史地課本，更有應注意的幾件事：

（一）關於歷史，絕對不是事實的堆積，地理也不是地名的記錄。歷史是一部有機體的發展，它的發展遇到困難時，必運用其民族特有的體力與智力來戰勝種種困難以達其要求生存與發展的精神。歷史應是這種精神繼續奮鬬的紀錄——一貫的，刈除繁蕪的紀錄。地理在小學教課中，自以附於歷史而有其義意。它是這個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憑籍。它有整個的聯絡，不能宰割；它需要各部互相調劑，不能分離；它於歷史，猶身體之於精神，共生共死。小學史地既可合爲一科，實際上即是有次第的記載這個民族在某種環境中的一部奮鬬史。

（二）史地的編輯，必需采取文學的技術使兒童感覺興趣。嘗見市上史地課本，往往是人名地名一大串，專名號的黑線聯貫四五行不絕如索，除了名子以外又絕無義意。兒童除强記此等零亂事實與名子外，得不到一點精神的鼓勵與知識的興趣。久之見史地即頭痛，如此不獨增加兒童之苦惱，又將史地功用，根本斷絕！其實，若能捉到歷史的精神，以精神貫注事實，事實皆可生動。再加以文章的活潑與圖畫的點綴，使兒童感覺興趣當不難。史地的功用也將隨興趣一同發生。

（三）將來史地必相當注重邊疆與民族一體。以前歷史往往以漢族爲中心，他族似有似無；地理亦往往以內地爲中心，邊疆若存若亡，此乃大誤。不但各族應當平等論列，內地邊疆，一體重視，更應使各族之間，交互混合；內地邊疆，脈胳相連。各族混若一體，各地打成一片，共相休養生息於斯土也，休戚必同，存亡與共。有何畛域之分與族類之別！

本此精神，編爲史地。將來推行義務敎育時，使全國兒童皆能有眞正史地的認識。由歷史發展其繼續奮鬬之精神，以地理養成其愛護國土之心理。再加以國語中多寫名人傳記，使知先賢締造之艱難，社會中多與以實際生活之研究，使知個人與社會關係之密切。國民有如此根柢，然後外患之來，或能發揚蹈厲，共圖生存。庶幾講得到民族意識與民族復興。

（錄六月三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讀江南春夢庵筆記跋尾

謝興堯

數年前購得王韜(紫詮)所著「甕牖餘談」一書，其中一大部分，是講太平天國史跡的，因作者爲目擊的人，(按王曾上書太平天國劉天義，獻攻取上海策，後爲清政府所通緝，乃匿居香港，又號天南遯叟。)故所述的都甚親切。書前面有樓馨仙史序，序中說記太平天國事最詳者，還有「粵匪聞見錄」，及「江南春夢庵筆記」二種。那時我便留意搜求，後不久於友人處得見「江南春夢庵筆記」，但只草草翻閱，沒有詳細研究。乃前日往舊同學蕭仲圭(名璋，專治小學音韻及目錄學)處，於無意間在他舊書堆中發現此書，並承他慨然以贈，裝訂竣後詳讀，才知道這薄薄幾頁中，有不少關於太平天國極重要的史料，可以證明許多平日不能決解的問題，並且非常有趣。此書的作者沈懋良君，是被擄於太平天國的人，故書中所記的歲月，尚有咸豐十四年某月等字樣，實在已經是同治三年。當時南北的消息，何以竟隔絕若是？眞是意想不到。所以這本書記載的事實，總是比較直接比較可信的。現姑就本書中所得，作幾個例子，以供專家的參考。

一、洪秀全的姓氏問題

大家都知道太平天國的天王是洪秀全。但是他的眞姓是不是姓洪？則沒人敢肯定的承認。我覺得洪秀全，是起家於會黨的，斷定他姓洪，實在是冒姓。因爲自南明亡後，明朝的一般遺老志士，既不能逐清復明，只好提倡民族思想，以造成反清運動的社會心理。並深入民間，隱匿於江湖以俟變，於是組織秘密會黨，以爲起事的潛勢力。故乾嘉以後，秘密社會便發達於各地。他們的宗旨，是反清復明，他們的標記，是取「朱」、「洪」、「明」等字，隱符明太祖朱洪武之意，因此復明運動，便成了社會的公共信仰。至道光末年，會黨蠭起，當時兩粵間會黨的首領朱九濤，洪秀全，他們都是想利用冒姓以促成自己事業的。

咸豐元年九月廿三日，廣西賽尚阿，鄒鳴鶴奏云：「洪秀全又一姓朱，則向有此說，乃其詭託前朝後裔，「洪」字即假洪武字樣，以爲煽惑之由，因係衆口傳聞之辭，未經入

奏○況此等兇邪，姓名本無一定○洪秀全又曰姓朱，但朱聞有九濤之名○」（原奏存北平故宮文獻館）此奏說洪秀全姓朱，大概是朱九濤之誤○然當時懷疑秀全是假冒洪武字樣因改姓洪，實有充分理由○我們看秀全在金田村起義的時候，不是自稱爲明後裔嗎？（見秀全討滿清檄文）及入金陵後，不是又恭祭明太祖陵，而自稱「不肖孫」嗎？（見太平天國詩文鈔）他這種舉動，只是證明他是迎合那時的社會心理，而絕無人承認他與明朝有什麼關係○可見他冒姓「洪」，也是時勢所逼迫和環境所造成○不過說到他的本姓，或言初姓焦，（明心道人髮逆初紀）或言始姓鄭，（太平天國軼聞）說他姓焦的，但爲洪大全之誤，說他姓鄭的，又不大詳確○所以在消極方面，雖可斷定他本不姓洪，而在積極方面，則又不能證明他確是姓鄭○

這個問題，「春夢庵筆記」中說得確切可據，他說：「廣西舊有「添香會」首曰洪德元，以三八二十一爲口號，隱寓其姓也○道光二十五年，德元死，秀全代有其衆○改姓洪氏○秀全者，本廣東花縣人，鄭姓，生於嘉慶十七年九月初九日未時，死於咸豐十四年（按即同治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戌時○」又說：「秀全父鄭國明，母王氏○」據此，則秀全初本姓鄭，大概沒有什麼疑問了○

二、洪秀全父親的名字

洪秀全父親的名字，一般記載中，都說是叫洪國游，而「新詔書」中，又名爲覲物○「春夢庵筆記」，則說：「秀全父鄭國明○母王氏○均早死○」並且說在太平天國境內，因爲秀全父母姓名的關係，遂避諱「國明王」三字，俱改寫○改國爲郭，明爲民，王姓俱改爲汪姓○或黃姓○太平天國對於文字，雖然所改甚多，但是他都有改的理由○因此，洪秀全本爲鄭秀全，他的父親，則確名鄭國明，由避諱改字的事，即可證明不誤，不過國游與國明，只差一字，也不知道粵西土語，「游」同「明」的字音，是不是可以相混？

三、省區的畫分

太平天國的政體，完全是取法「周官」，作復古運動○而他政治區域（即省區）的畫分，亦頗新異○當太平軍攻下金陵時，改名爲天京，改清政府所在地的直隸省爲北燕省，在未平定以前，則暫稱爲罪隸省，若能自動悔過，始改爲遷善省○是直隸省本定名爲北燕，而其中又加以「罪隸」與「遷善」的名目，他的意思，罪隸本於直隸 ， 遷善又對罪隸而言○當時取士試藝文，並有「建天京於金陵論」，和「貶妖穴

為罪隸論」二題。(見程演生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天王且頒詔旨云：「有功當封，有罪當貶，今朕既貶北燕地為妖穴，是因妖現穢其地，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故並貶直隸省為罪隸省。天下萬國，朕無二，京亦無二，天京而外，皆不得僭稱京，故特詔清胞(楊秀清)，速行告諭守城各軍，所有兵將，共知朕現貶北燕為妖穴，俟滅妖後，方復其名為北燕。並知朕現貶直隸省為罪隸省，俟此省知悔罪敬拜天父上帝，然後更罪隸之名為遷善省，庶俾天下萬國同知胡妖為天父上帝所深譴，所必誅之罪人。欽此。」(見天王詔旨)我們前此所知道的，僅是太平天國改直隸為北燕一點，其省區的畫分如何，則無從考。「江南春夢庵筆記」對此問題也有很詳細的記載。他說：「太平天國分天下為二十四省。曰江南，江北，江東，湖南，湖北，廣東，廣西，雲南，雲北，陝東，陝西，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燕南，燕北，川東，川西，邊南，邊北，洋東，洋西。」這種畫分法，除了將皖，贛，閩，黔等省名完全取消外，差不多都是一省改為兩省。惟中所稱邊南，邊北，洋東，洋西四省，究屬何地？不可臆揣。據「筆記另條」所記，則此四省，似為屬國而非本土。記云「太平宮中自后一宮外，皆以省名之，人亦按省分隸，最可哂者，以洋東西，邊南北四宮之夷女分隸。倩侯裕寬等製成異服，邀人裝束後，奏稱西洋國陪臣克魯多，東洋國陪臣黑墨賴塔，南洋國陪臣儿儿又儿，北狄國陪臣哈哈一木哈，各貢夷女十一人。偽為朝覲，賞賚無數。並發偽詔，有：『繼自今四郭(即國)來朝，萬方一統，東南貢大妹，西北獻嬌娃，太平天一統，天福儘堪誇』等語。」上文中既為「國」，又稱為『夷狄』，則決不是內地可知。所以邊南北，洋東西四省，便即是四方的屬土。知道太平天國政治區域整個的畫分，恐怕是這本筆記極大的貢獻。

四、太平天國狀元題名錄

「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原本藏法蘭西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圖書館)有太平天國取士闈墨七十二篇，分為二題，共三十餘人。僅有人名，人名上沒有鼎甲的記號，所以很難分別這些人科舉的等級。世人相傳長洲王韜(紫詮，又號天南遯叟)曾為太平狀元，(淸人筆記中最多。最近上海出版「人間世」二期，簡又文君猶有是說。)實不可信。因為他上書於太平軍劉天義，請其轉達忠王李秀成，(世稱韜上書忠王者，亦誤。)於是人遂疑他為太平狀元。「史料一集」所載數十人之內，未有韜名。而「春夢庵筆記」所錄太平歷科狀元的姓氏，亦無韜，足見傳聞之詞的錯誤。「春

夢庵筆記」中記歷科狀元云：「所取狀元，癸丑，（太平天國癸好四年，一八五三，）朱世傑。甲寅，（太平五年）喬彥才。乙卯，（太平乙榮六年）葉春元。丙辰，（太平七年）劉盛培。丁巳，（太平八年）范樸園。戊午，（太平九年）沈掄元。已未，（太平十年）吳鎮坤。庚申，（太平十一年）汪順祥。辛酉，（太平十二年）陸培英。壬戌，（太平十二年）徐首長。自後改爲三年一舉。」又記云：「癸丑嘗設女試，以傅善祥，鍾秀英，林麗花爲鼎甲。」據上面所記的，太平朝共開十科。其中只喬彥才，劉盛培二人，見於「史料一集」「數十人之內。恐怕這三十幾人，便是歷科三鼎甲的題名與墨卷。最大的假設證據，是這些人的姓與上記十科中狀元的姓，都頗相同。最低限度，既知道了各科狀元的眞實姓名，則至少沒有人再將「太平狀元」亂加到旁人身上去。

上面隨便舉了幾條，我覺得都是關於太平天國極重要的史料，而爲他書所絕無。這本書雖然僅極薄的幾頁，但他所記的，均極扼要，並能見其大。而作者又適居於太平軍中，他的見聞，更覺得其直接而可靠了。詳讀一過，因記數語，並謝贈者。

送友人東下抗日

陳昌裕

一

送君在城中，衆人醉昏昏；
有誰知國難，君獨去從征。

二

送君在荒郊，曠野風蕭蕭；
請君看落葉，國同草木凋。

三

送君在江邊，江水往東流；
君今乘波去，努力莫回頭。

四

送君去江南，江南多佳麗；
君志在報國，勿以家爲計。

五

送君去河北，與敵相接近；
手揮魯陽戈，勝敗不須問。

六

送君君已去，送者淚沾衣；
引領向東望，衣濕不忍歸。

國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報告書（四）

(四)關於各項實地工作，可於九行省二十五處之公共衛生設施狀況見及之。

衛生實驗處以西北地方，二年以來，獸疫流行，死亡牛羊達一百五十萬頭之多，故又趕製防止獸疫之血清及疫苗，以備注射而事救濟。

原定計劃中之公醫學校，因財政拮据，未能實現，其他關於改進醫事教育者，現亦暫未能進展。

衛生實驗處之經費及事業費，現定按照年五十萬元之預算開支。

衛生事務，原爲全國經濟委員會內工作之一部，故有與其他各處工作，合作並進者，如在修築公路時，關於一切醫事防疫及其他衛生事宜，即由衛生實驗處任之，鄉村衛生工作，實爲復興農村各項工作之先驅，蓋中國今日之鄉村，需要衛生設施，誠較任何國爲迫切也，現在農村復興建設事業，在實際上尚有政治經濟及行政上之困難，而衛生設施如婦嬰保健防止疫病醫療救濟諸端，猶能迅速進行，並以至少之財力，爲有效之工作，斯則不得不歸功於熱心而勝任之工作人員也。

飽謙熙博士現仍在衛生實驗處任技術上之諮詢，司丹巴博士，於農村復興事業，能以實地調查之所得，爲新的貢獻，而爲經濟委員會中諸領袖之特加重視也。

第八章　教育

一、余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遞與國聯秘書長之合作程序中，包括下列之建議：

教育部曾請國聯選派教育專家赴華，討論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二年前派赴中國之教育考察團，及一九三二年中國赴歐教育考察團所提各項建議，應如何實施，該部並希望國聯遴選之人員，可以充任中國與國聯文化合作會間之常任駐歐聯絡員，該聯絡員之職務應爲：(一)爲中國赴歐考察之教育家，預事準備各項專門研究資料，(二)依照中國政府之請求，物色專家以備中國關於改革特種教育事宜之顧問，(三)指導中國留學生之學業，當時國聯行政院建議，擬即遴選一人，以富有經驗，能以教育政策配合於普遍廣大之實業建設政策者充任之。

上項提議經秘書長轉致文化合作委員會，該委員會乃指派國際勞工局副局長莫列德君(Mr. Fernard Maurette)於一九三四年三月到達南京以備諮詢。

二、莫列德君與教育部職員，教育部指定之教育家，全國文化合作委員會之主席及委員等，幾度會商之後，教育部因向全國經濟委員會提議，合組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此項提議已於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全國經濟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即將實行。

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將設在全國經濟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之下，而以教育實業內政鐵道交通等部之代表，及各管理庚款董事會之代表組織之。

至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之職掌爲：

(一)關於全國機關團體需要學術人才狀況之調查與登記事項。

(二)關於全國學術人才求業就業狀況之調查與登記事項。

(三)關於已登記學術人才適當就業之介紹與指導事項。

(四)關於研究學術人員之調查與指導事項。

前項第一二三款之學術人員，暫以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爲限。

該處爲履行職務，將在日內瓦設辦事處，在工作上莫列德君當與之聯絡，至更於美國設辦事處一節，亦正在考慮中。

三、莫列德君在留南京之短促時間中，已

知敎育部自一九三三年以來所採取之改進敎育辦法，彼將向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呈送報告，此項報告，應依照手續轉致國聯行政院。

第九章　第二章至第八章撮要

一、今欲陳述全國經濟委員會一九三四年份之事業進行計畫，則必須討論其經濟狀況，蓋事業範圍原視經費多寡而定者也，爲便利計，用將其預算及計劃之大致節要列舉之。

二、上文所述各項事業及經費之分配如下：

公路	六·八〇〇·〇〇〇元
衛生	五〇〇·〇〇〇元
棉業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蠶絲業	七五〇·〇〇〇元
江西建設	一·九〇〇·〇〇〇元
西北建設	二·五〇〇·〇〇〇元
茶業	六四·〇〇〇元
燃料研究	一〇〇·〇〇〇元
經濟調查及研究	二〇〇·〇〇〇元
普通管理費及專家經費	七五〇·〇〇〇元
預備費	四三六·〇〇〇元
共計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三、如將計劃程序更較詳晰言之，則有如下述：

公路　以四百五十萬元繼續建築七省聯絡公路。

更撥七十萬元，展築其他各省聯絡公路。

又用款八十萬元，興築西北公路，五十萬元提倡公路運輸事業，二十五萬元爲公路調查研究及管理費。

衛生　衛生經費，定爲五十萬元，以供中央衛生實驗處各項事業費及管理費。

棉業　棉業用一百萬元，大部用於改良，推廣植棉事業，調查棉紡織染製造及運銷事業。

蠶絲業　絲業用七十五萬元，爲栽桑，製種，設製新式烘繭機，育種指導，獎勵新式絲廠，及獎勵農民栽桑，育蠶等事業之用。

江西建設　江西省善後工作經費分配如下：

推廣現行信用合作社，新設購買及銷售合作社，及南昌設立總管理處。	五〇〇·〇〇〇元
全省社會改良事業總機關	五六〇·〇〇〇元
十個鄉村工作機關	三五〇·〇〇〇元
救濟災民及失業者	三〇〇·〇〇〇元
管理及預備費	一九〇·〇〇〇元
共計	一·九〇〇·〇〇〇元

西北建設經費分配如下：

灌漑事業	一·三〇〇·〇〇〇元
畜牧	四〇〇·〇〇〇元
獸疫防治及衛生事業	三〇〇·〇〇〇元
農業合作事業	四〇〇·〇〇〇元
管理及預備費	一〇〇·〇〇〇元
共計	二·五〇〇·〇〇〇元

四、改良絲棉兩項計劃，業已分交棉業統制委員會，及蠶絲改良委員會辦理，該兩委員會，均以其業務與各該委員會有關之業務代表組織之，而以其業務與該委員會不相關聯之社會領袖爲之長，其中棉業統制委員會之組織條例，規定其職權如下：

棉業統制委員會對於全國棉業，紡織業，有指導，監督，及施行統制獎懲之權。

蠶絲改良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蠶絲改良委員會對於全國蠶桑，絲繭，各業，有指導監督，及獎懲之權。

蠶絲改良委員會得先就一定區域，或一定範圍，實施統制，逐漸推廣以達到全國蠶絲統制之目的。

五、全國經濟委員會之審議委員會，業已成立，以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爲主任委員，以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地質調查所所長及各有關部會之長官等組織之，此委員會之目的，在以中央研究院等之技術上意見，供給全國經濟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每一計劃，應先交付審議委員會審議，而審議委員會認爲經濟委員會應辦之工作，亦可自行提議於經濟委員會。

審議委員會又一職務，爲聯絡及分配經濟建設計劃之研究工作，此項問題，據吾人所知，由經濟委員會之事業程序中業已發見若干，又此項研究工作，審議委員會曾分配之如下：

公路計劃程序(一)由地質調查所調查燃料問題；(二)由公路處調查改良之公路，及最適用之馬達發動機及車輛式樣。

前已言之，關於研究上述諸問題，經濟委員會曾請求國聯交通運輸機關合作，而中國技術人員，今夏亦將赴日內瓦商討精確之調查方法也。

水利　水利處正在徵集文件，不久將以之携往日內瓦，定於今秋選派來華之專家先事商酌。

棉業統制委員會　中央研究院現正在研究設立棉業研究所之計劃。

土地政策　土地委員會將以委員三人組織之，此委員會技術方面之工作，如陸地航空測量方法等，亦請求國聯之技術合作。

一般經濟問題，輕便工業之現狀，及其將來之發展，關稅政策之功效，以及貨幣政策對於經濟發展之影響等諸問題，現由中國經濟學家，奉審議委員會之命，在國內外正從事調查研究，而此次工作之進行，亦將請求國聯之合作與輔助。

第十章　汪院長所述政府建設事業之概要

一、上章所述全國經濟委員會之工作，僅爲政府建設事業之一部，計劃之其他部份，亦正由各專門部會於其可能勝任範圍中，分別施行之。故討論中國政府建設事業，如將復興計劃除涉及全國經濟委員會之部分外不予提及，實爲失當，蓋此部份事業，包含甚廣，而完成於政治經濟最困難之秋，實爲值得注目之事，過去對于電報及電話事業，會集中力量發展及連絡，但其尤爲吾人所特感興味者，則爲伸築鐵路及發展內地航業政策之開始，因其未來結果甚關重要也。

二、鐵路與公路之關係，在第一章業已討論，姑不論最後發現何種運輸政策爲最有實利，但敢斷言者，則中國鐵路必須四佈，然後爲期大規模之經濟發展，中國現有鐵路僅七千英里，其中二千英里爲無關重要之支線，此項鐵路之路軌及車輛，均已朽壞不堪，而中國自一九一一年來新路線之建築，又幾完全停頓也。

中央政府近二年來，在建築中之鐵道有下列各線：

路名	備
粵漢線	此路在過去二十年中未能完成，現因英庚欵之協助，將於一九三六年建築竣工，此線將爲中國南北主要連接線。
隴海線	此路擬發展築至陝西甘肅兩省，其至西安之一段，將於本年十月開始營業。
浙贛湘線	此路爲一新線，完全由中國工程師建築，以連接長江各省份。

二十年來，鐵路建築既如是稀少，則現在重興工作，意義倍覺重要，觀下節所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於二月十九日所發表報告，當更感特殊意味也。

於此有須注意的，修築鐵路，必需極巨額之欵項，在經濟落後之國家，此種巨額之欵項，惟有募借於資本充裕之國家，所以總理在實業計畫中，不憚反復指明引用外資之必要，復剴切曉諭如何引用外資之條件，既然要招致外人投資，則對於今後之投資，不能不明示其保證，即對於過去之投資，不能不維持其信用，故政府對於鐵路信用頗爲重視，在一定條件之下，政府極願與外資合作，並願盡力維持信用，保障投資人之利益，以前欠付外國人之鐵路債務，雖不能立刻清還，但政府確有於維持兩方利益之整理舊債之決心，在最近兩年中，對於鐵路之各種債務，無論中外，皆有相當之整理及償還，辦法，國有鐵路債務，舉其要者而言，可約略分爲(一)合同借欵，(二)材料借欵，(三)短期借欵三種，關於第一種，計津浦，京滬，滬杭甬，道清，汴洛各路之積欠，皆有相當之償還辦法，並已先後實行，關於北寧路之債務，則均照合同履行，關於第二種，計兩年來各路之材料欠欵，已整理而有償還辦法者，計英美等國商家債務共有一萬萬元，第三種短期借欵，多欠本國各銀行，亦皆有相當之償還辦法，並皆已次第實行，凡此整理與償還，現雖尚未包括鐵路債務全部，但此種政策繼續行之，必能使債務全部皆得整理，在外國債權人方面，往往對中國鐵路不能按期還本付息，嘖有煩言，中國政府對於債務積欠，當然表示歉意，但中國政府亦有兩點，希望債權人公衆注意的，其一，鐵路債權人須知道，因一時時局之影響，債務致有拖欠，這是各國常有的事，在美洲，在歐洲皆常有的，中國鐵路財務不振，原因甚多，不能盡歸咎於某一項之事，或某一方之人，譬如有數條鐵路，建築未終，歐戰遽發，欵項不能依照合同繼續募集，因之工程中輟，然而已投之資，仍應逐年計利，鐵路財務狀況，遂陷於極端困難之境，此其原因，皆在歐戰之爆發，既不能責備債權人，亦不能責備中國政府，又譬如世界銀價跌落，及最近世界經濟衰敗，致中國鐵路，一方面債額增

多，一面收入減少，這眞與天災無異，任何國家無力制止之 ，則其所致之影響，又何能獨責中國，其二，鐵路債權人須知道，中國政府並不想賴債，中國政府切願想一辦法，淸理債務，不過淸理債務之前提，仍在鐵路之整理與復興，如鐵路整理復興，收入增多，則債權人之利益，自可保障，所以要整理鐵路，償還債務，非債權人與中國政府切實合作不可，兩年以來，中國政府，對於一部份債務之整理，已足以表示政府有整理全部之債務之決心與能力，而在債權人方面 ，亦應了解中國政府之誠意，體諒中國政府目前之困難，如此開誠協助，始能雙方同受其惠。

三、汪院長之報告，對於二年來所經實施之其他建設事業，亦爲述及，其所談發展中國航政政策，亦極關重要。

就以航政來說 ，這眞是中國的一件奇恥大辱，不論內河海外，均爲外人所包辦，我們僅有之基礎，惟江南馬尾兩船塢，與一招商局而已，江南馬尾兩船塢，規模不大，而招商局亦有六十餘年之民營歷史，只以經營不善，遂致卽於破產，其餘民營航業，尤屬幼稚，航政建設，需費至鉅，每一輪船，所耗千百萬金不等，以今日財政之拮据，那裏說得上什麼發展，所以政府於此，唯有先將招商局收歸國營，從事整頓，一年以來，除將該局股票收回，幾及全數，並設立債務淸理委員會，從事淸理債務外，對於業務，積極改革，僅上年一月至六月半年之間，營業收入，已達三百六十六萬元，較以前同期間營業收入，增加百分之三十，同時舉辦碼頭棧房，及各項局產之整理，修理船舶，更添置新輪，以圖擴充，計定造滬輪四艘，行駛滬港粵線，江輪三艘，行駛滬漢宜線，預定本年秋間，即可開始航行。

四、中國政府所成就之重要事業，當爲電話及電報事業之發展，現時中國各重要城市，多已有電話系統之設置，其中雖有爲市營事業，亦有爲地方商人所私營者，而在實際上，市營與商辦兩方面競爭現象，亦屬常有，即如浙江一省，電話事業有三個以上之競爭，政府現擬計劃於相當時期，將所有電話事業改置於政府管理之下，使成爲單純之國營事業，俾免去現在各處之重疊經營，然目前只能先致力於長途電話之改良而已，在美洲及歐洲各國 ，內地電話雖非不能直接通話，但統可經由一中心地區爲之連接，中國則不然，在現時政府未能收爲自辦之前，內地電話尙無系統之連接，政府已經計劃於江蘇，浙江，安徽，河南，山東，及河北各省，創設電話連絡系統，且因得英庚欵之協助，在江蘇方面，此事已經完成，現正預備伸展此項工作於安徽。

中國與國外電報交通，以水線爲主要，因此中國爲本身重大利益起見 ，實有與各大水線電報公司修訂以前合同，獲取良好條件，以收回電報收發權之必要，至於無線電報，本年與英國電台之直接通報，雖爲一顯著特舉，然此僅爲國外之接觸，其在中國中部，除陝西西安有一電台與西北通報外，其餘各省與邊疆通訊，仍未享有電報便利也，關於在察哈爾，綏遠，甘肅，青海，寧夏，四川及西康各省，設立無線電台，及興築連接南京，四川，西藏，之有線電報，均爲本年之計劃，而同爲普通及經濟上所感重要者也。

五、關於航空事業之發展，汪院長對於現在已經完成者，及最近將來之計劃，亦曾述及，茲錄於下：

再就民用航空事業說，此種事業，係由交通部主管之中國歐亞兩航空公司，經營開發，中國航空公司，一年以前所通航線，僅上海至漢口，及上海至北平兩段 ，一年以來積極發展，滬漢線已擴充至成都，完成滬蜀全線，而前曾停辦之滬平線，則改爲沿海航線，此外更增設一沿海之滬粵線，營業均極發達，最近更着手由成都展設航線，聯絡貴陽昆明等處，並已試航一次，歐亞航空公司歐亞航線，係自上海至塔城，復由塔城與蘇俄航線聯運，經莫斯科至柏林，上海至迪化，經屢次之周折，初曾通航數月，嗣因新省政局俶擾，復又間斷，今祗通航至蘭州爲止，現仍繼續設法，期其恢復，此外更由歐亞航空公司增設一支線，自蘭州至西寧寧夏一線，自迪化至伊犁一線，自迪化至塔什干，自西安至北平一段，則已通航，最近復增設自廣州經漢口至西安一線，粵漢段業已試辦成功，只俟廣州機場建築完竣，即可通航。

第十一章　結論

（對於國聯技術合作辦法之建議）

一、上文已將國聯各技術機關，參加合作之事業，作一概括之陳述，文內往往述及各外籍專家之報告 ， 因而對於國聯各機關於中國建設工作，究能有何貢獻一節，或致引起讀者之誤會，蓋外籍專家在華服務，其工作之效果究屬有限，彼等不但須灼知事實 ， 且須了解事實之眞實意義，及其相互間之關係，彼等之在中國，平日所到之處極少，又以不諳言語，鮮能與民衆接觸，隔膜之處，自所難免，且外籍專家備受中國同僚禮遇，因而對於彼等代爲蒐集材料，翻譯文件之辛勞，反不能完全明瞭，又每一事業範圍之內，因各地風俗習尚之不同，益以社會演進中各時期之差別，倘外籍專家僅恃其在本國所得之經驗，以應付此複雜而特殊之任務，良非易易，是以各專家，除其本國外，更須具有對他國之智識與經驗，至中國行政及技術人員任務之艱巨，尤非身歷者不能道也。

二、中國政府臨時聘任外籍專家爲顧問，或延至各行政及技術機關服務之事，常常有之，現在外員之數，已不在少，將來工業發展，技術幹部，更將擴大，或尙須增聘 ， 吾人於此固不欲貿然提議，將現行聘用外員，經由國聯技術合作代表推薦之辦法修改，然此項辦法，是否適宜，亦成問題，蓋外籍專家之在華服務者，已類別紛歧，政府各部各國立機關及省政府當局，又常經由素所熟稔之公私機關介紹 ， 以延聘適當之人員，以此凡經國聯轉聘之人員，每自以爲與國聯有不成文之關係，又或以爲任期中，應享有特別條件，凡此種種，皆足以增重國聯之責任，而此種責任，或非國聯行政院樂於承受者也。

三、凡國聯負責派遣之專家，均有其特殊任務，國聯亦願接受中國政府繼續派遣專家之請求，及關於一九三四年擴充技術合作計畫之提議，猶憶一九三一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時，中國政府曾與國聯秘書長商妥，於國聯經濟財政兩組，及全國經濟委員會間維持永久之連絡，並交換統計及其他報告，今技術合作已達新階段，則維持此項連絡及連絡之組織，尤有及早實現之必要。

余敬向國聯秘書長提議，請擴大技術連絡員之經費預算，（包括國聯行政院技術代表辦事處）（註）

全國經濟委員會之審議委員會，專任經濟研究及設計事宜，以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本會秘書長，地質調查所所長等組織之，已如上述，此審議委員會，則可依照一九三一年之協議，，按時向技術代表辦事處索取報告，現在全國經濟委員會已指定若干問題，從事研究，以冀有具體之計劃，此際如能由國聯財政經濟兩組輪流派遣高級職員一人，駐在南京，自必爲全國經濟委員會所深願。

國聯技術機關派遣之專家，其任務自當以討論某種或某組有明白規定之問題爲限，然於討論之前，必先在中國作精密之調查及研究，此項調查研究工作，似應由中國行政技術學術等機關或私人專家任之，倘能於外籍專家尙未起程之前，先由相當人員將必要文件携送日內瓦，俾各外籍專家於東行途中，已可進行若干工作，則彼等在華任職之期，亦可酌量縮減也，交由外籍專家討論之事項，固應以與擬辦事業有關者爲限，而外籍專家之人選，尤爲重要，非負國際盛譽者不能勝任也。

當此事業進行之際，國聯技術代表時期自須有較長之任職，此項代表，須於其本國外，更富有國際經驗，而對於所代表之國際機關，尤當明瞭其辦事程序，蓋以事業發展，局面形勢，隨之變遷，就地考察變遷之跡，惟技術代表是賴，是以各技術代表當首先與國際技術方面，保持必要之連絡，而後可期合作之成功，中國同僚亦宜乘此機會，儘量利用外籍人員之所長，共同設計，早見實行。

四、中國各技術專家類皆不務虛聲，努力奉公，辦理各項事業皆進行不息，以期其成，中國建設之成功，可爲預料，彼等在國內已飽嘗災患及戰爭之苦，而遇有重大事故，又感國際合作辦法鮮生實效 ， 故皆能不爲政治上之邪說流言所動，而一意從事於積極發展之工作，亦有孜孜計畫，以求於現在環境之下，用盡善之法，以振興本國者，彼等雖有眞實之技術知識，其背景蓋半得之於中國，半得之於國外，且對於世界各大國經濟組織之運用，亦嘗悉心研究，故於泰西公衆企業，財政，經濟，實業，農業等應用之道，及外國社會政策，每恃爲基礎之哲理，多有異常之心得，此則或爲世人所不及料者，簡言之，具有必不可少之專家知識，又能了解其本人之技術需要，且洞悉中國應有之改良或革新方式者，如此人才，在中國並不爲少 ， 除特殊專門之事數種外，此等人物及後起之流輩，在有利形況之下，

（註）本辦事處經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與國聯秘書長商酌，定名爲國聯派駐全國經濟委員會技術合作代表辦事處。

皆足應付緊急事變而有餘，惜乎其中僅有少數人士，曾負行政之責，又彼等於列强所遭之難題，及列强應付之方式，雖大抵知之甚確，且有時其所知更復透澈，然除特別少數外，彼等未有機會能在國外參加公務生活，工業經營，或實施經濟政策之練習也。

五、國聯技術機關之組織與章程，頗具伸縮之性，正可利用之以補充合作方法，至多派中國專家赴外國考察一節，亟應注意，現華人在海外與外人相接者，僅外交官吏及熟諳外國語言之知識界名人而已，此後宜使多數經濟界及服務公職之重要人員，與外人有技術上接洽 ，而接洽方法，尤須有所規定，國聯秘書處及國際勞工局，均富有獨具之資料，及特別之技術經驗，十四年來歐洲常在過渡時間，歐戰前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逐漸演進，以適合於今日之新局勢，其一切材料經驗，頗足供人取用也，中國之參預此變化演進，視各國爲尤深切，一九一一，一九二五及一九二七年三度革命，即爲大變遷中之步驟，始則爲陳舊之政制，外交，與經濟事業社會生活及教育制度之脫離，今則經濟及財政之發展，社會之變遷，政治之趨勢，正在覓一綜構之新法，其中若干事實，並詳前文，是以今日國聯應供備一切便利，以使中國與各國機關中技術上負責人員密切連絡，俾對於經濟事業及經濟與社會改革，謀實行之道，而技術合作之功效乃見，至此項中外職員之聯絡，其具體方式如下：

(一)依國聯秘書處 及國際勞工局 職員之指導，並藉其經驗，以有系統及有計劃的方法，利用該兩機關所有之檔案。

(二)國際清理銀行秘書處 ，各項經濟及設計委員會之秘書處及歐美其他同類之機關，亦可供給同樣之便利。

(三)國聯及國際勞工局之技術委員會及分委員會， 皆應在其開會之期， 及其體研究之際，就具有上述資格與興趣之華人中，邀請專家實地參考焉。

(四)有關中國建設之技術問題，可委託國外著名之經濟及工業研究機關，爲之試驗研究，仍約定以中國專家參與之，至詳細辦法，則視研究調杳之性質而定。

(五)國聯衛生組已爲中國政府高等技術人員供給便利，使在同類之機關，獲得特別經驗，此法如能推行於其他方面，獲益尤多。

(六)中國教育部，近向國聯文化合作會提議之關於指導中國留學生學業辦法，倘發展適宜，亦自成爲要務。

爲此余請會同 國聯各技術機關 及國際勞工局，將關於各類問題，及各類個別經驗之適當辦法，加以考核，俾技術顧問委員會，及勞工局，得有依據，以便提出具體之建設。

六、全國經濟委員會最近決定一九三四年份之事業進行計劃 ， 並規定事業費爲一千五百萬元，是本年之事業費 ， 已三倍於前兩年所用之費，政府選定辦理建設區域內之各省府，當可得相當之鼓勵與援助，而選定之經濟設施，亦已有軌道可循，是則堅固之基礎既定，全國經濟發展之機關，則肇基於此矣，是即三年前政府設立全國經濟委員會之始願也，三年之間，國內國外形勢，均極嚴重，該會爲適應環境顧全事實之故，必須使其組織，富有彈性，逐漸演進，以達於適當之地位，養成行政能力，全國經濟委員會之常務委員，現以政府最重要之各當局充之，既須綜核研究設計，又須負籌欵之責，至於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辦法，亦由常務委員會決定，而技術合作之原則 ， 並不限於全國經濟委員會所補助辦理，或直接辦理之事業，即其他部會所辦技術事業之合作，亦可由常務委員定其辦法。

七、技術合作應繼續以一九三一年所訂，及一九三三年續訂之協定爲根據，其實行方法，固以不背國聯技術機關之組織爲範圍，尤應具有伸縮性，俾得依當今經濟政治上之不時變化，視情形之需要而確定之，至於技術合作之目的，則在使中外技術機關協力合作，同時並鞏固中國發展經濟機關之基礎及權能也。

八、沙爾德爵士近應全國經濟委員會之聘，研究中國今日經濟財政問題，沙氏在華三月，已編成調查報告書，其所討論事項，順列如下：

世界經濟衰落中之中國。
中國銀元與他國貨幣。
白銀集中上海。
國際收付之平準。
貿易平準。
物價之低落。
貨幣及貨幣政策。
外資重入中國。
政府收支預算。
國債。
農業生產。
工業。
鐵路。
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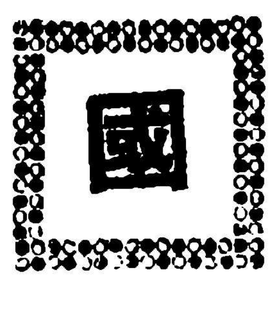
沙氏此項報告，資料豐富，可資以構成一種發展經濟之實行政策。

(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廿三年六月一日起至廿三年六月七日止

（硯農）





撲朔迷離之中日外交

關於中日外交，日來京滬間雖空氣濃重，然尚無若何決定。汪精衛．林森．葉楚傖．顧孟餘．戴傳賢．孫科等，一日午後在中政會會議廳召開某項重要會議，即係商中日問題。殷同於三十一日由滬來京，一日晚謁汪，顧．請示一切後，夜車赴滬。有吉自到滬後尚未與黃郛相晤，經連日召集使館人員會議後，於六日夜車入京，拜訪我當局，並參加外交部新廈落成禮。黃郛因鼻疾尚未痊愈，故北來仍無期也。

黃郛在滬各方注目

上海五日電，黃郛門前逐日有訪員窺伺，但不能探悉黃之行動。五日晨黃外出，曾引起注意，但旋證明黃並未晤有吉，惟市府之專員往來於有吉黃郛之間甚忙。唐有壬行動亦為衆所注意，傳曾仲鳴唐有壬黃郛殷同四日曾在某處開交通會議，商通車問題。技術上細則均決定，惟對車輛問題，我既不允偽奉山路車入關，偽方亦阻北寧車出關，用南滿車，則北甯有成南滿支線之嫌。如名國際列車，無異認偽為獨立國，故名義尚待訂定。唐有壬於六日晨返京，對在滬與黃會商之訊，加以否認。

北平所聞通車辦法

北平四日消息，平瀋通車問題，北平日使館武官柴山兼四郎，接殷同自滬發來快函，謂所訂之通車方案，俟本人返平後再行公佈。據交通界消息，平瀋通車刻雙方均在積極籌備中，惟以殷同在滬，遲遲未返，一切重要事務，須待殷北返，始能進行。通車日期原定本月十六日開行，目前因種種關係，勢必延期，殷同前曾有電致津局，預備新車兩列，共計廿四輛，已在唐山車廠開始配造，約本月底竣工。此項新車即為通車之用，車內佈置極為美觀，車上寫「國際旅行社列車」符號。又此次北戴河雙方路員之會議，其內容約略分為十數項，均偏重於技術合作問題。關於分配票款一項，北寧代表會提出設一稽核股，雙方人員各半，擬每週清算一次，因每日核算，困難甚多，日方表示同意。此外對列車開行時間，已擬定用北寧路第三四次特別快車時刻，每次列車按日開行，列車符號決改「國際旅行社列車」符號，車上南滿北寧字樣，一律塗去。列車之機車問題，雙方爭執甚久，北甯路代表以南滿路機車開入關內段，司機之技術未必純熟，於列車開行安全極有問題，主張在榆關換用機車，聞已決定云。

有吉訪汪未談外交

南京七日電，七日下午四時，有吉偕有野至鐵部官舍謁汪，唐有壬及外部秘書黃朝琴亦在座，有吉首述此次返國，將在華情形於謁見廣田時，曾詳加陳述。廣田表示：今後欲打破中日間難關，應由中日兩國互相提携。次謂東鄉元帥安葬，承中國政府派海軍練習艦隊司令王壽廷，到日弔唁，日政府深表感謝。末謂明日外部新厦落成典禮，承邀當準時參加等語。汪當答謂：廣田外相之希冀中日提携，尤盼能貫澈和平主旨，至東鄉元帥實為東亞人才，中國頗深悼惜云云。旋互用茶點，續叙寒喧，五時半有吉辭出。汪派唐有壬對專候之各記者談：有吉謁汪，僅為回任後循例之普通見面，並未涉及其他事件，所備茶點，亦為公使回任循例之酬酢。有吉告辭時，僅謂準當參加外部新厦落成禮，並未約期再見云。關係方面並稱，七日汪與有吉之談話，未及通車通郵問題，新厦落成典禮，由汪具名，柬請各國公使及在京使領舘人員．各院部會長，俄日荷蘭波蘭各使，均先後到京，其他有英美法日各領事，亦均將參加，餐畢並有跳舞會助

興○又電，有吉俟八日參加外部宴會後，即行返滬○有野在車站代表有吉，向中國新聞記者談稱：此來係謁晤汪院長，並參加八日外部新廈落成禮，此外無特殊任務，大約留二日即回滬○歸國雖會與朝野領袖交換中日問題意見，惟對華政策，並無變更，此次返任，亦未奉有新訓令○至中日懸案，確實甚多，有吉公使當然負有交涉責任，但此事須視中國方面態度如何，此次來京，尚無提出交涉之準備云○

剿共軍事發展迅速

各路佈置進攻瑞金

南昌一日電，軍息：南路軍聯絡周密，即向會昌瑞金匪巢進剿○第一師李振球部已開抵會昌縣屬之裕水，其餘各團均駐筠門嶺，獨立第一師各部則分駐羅塘羊角水一帶，東路軍並攻克距長汀六十里之水口，北路軍復動員挺進，相互策應，西路軍亦由萬安繞攻興國，並截匪西竄企圖○

蔣伯誠往返閩粵間

福州一日電，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以剿匪軍事已至最後階段，為與南路軍確謀聯絡起見，特請蔣伯誠赴粵，與陳濟棠晤商一切，封鎖匪區事務，現暫設閩漳汀三督察處，閩江督察處設南平，由水口至南平，歸閩江警備司令部負責○漳江督察處，一由石碼至龍巖，一由東尾至漳平，歸保安處西區分處負責○汀江由東南兩路軍會商負責辦理○又厦門一日電，蔣伯誠乘濟南輪赴粵，一日晨過厦登陸，至東路總部駐厦辦事處小息，午後原輪赴粵○蔣此行有要務，並代蔣鼎文與陳濟棠商剿匪機密○厦門四日電，蔣伯誠四日晨乘太古湖北輪由港抵厦，登陸，至鼓嶼角海別墅晤蔣鼎文○下午四時仍乘原輪赴滬，蔣鼎文係二日由漳歸厦候晤○

蔣鼎文報捷佔連城

南昌三日電，行營接蔣鼎文一日亥電稱：我軍於三十，三十一兩日在莒席湘營附近，與偽三十四師等匪迭次接戰，將該匪擊潰，殘餘向西竄去○旋據確報：連城仍有偽教導團及工人師等匪二三千人，當於三十一日晚令各部秘密向連城攻擊前進，於一日早舉行曉攻，匪據西南東門頑強抵抗，當經派一部向北門包抄，匪不支，紛向西北高山竄去，我軍遂於下午一時半確實佔領連城○匪紛向西北逃竄，仍窮追中○又福州三日電，李延年師一日下午克復連城縣城後，匪向清流長汀邊境逃竄，李師已跟踪追剿，永安之匪因後路將被截，已恐慌動搖，陳明仁師正在極烈痛剿○

閩匪分三部竄大田

厦門七日電，剿匪軍攻克南陽後，乘勢占領水口，贛行營別動隊一部開古田，協助收復匪區各項整理工作○又電，連城克復後，匪三部竄大田，衛立煌派劉和鼎陳峨人師，與保安一團堵剿○一部千餘名竄寧洋經保安十二團迎擊，總部派機轟炸，匪向北潰去○現華安漳平寧洋均趕築碉樓○三十六師一零八旅旅長傅正模，調任四十九師副師長，遺缺以參謀長鍾彬繼任○傅來厦赴贛謁蔣後，即赴武昌就職○

匪向湘贛邊境集中

南昌二日電，蓮花蕉葉冲近忽竄來股匪，由攸縣邊境而至，縣府當派保衛團對抗，激戰數小時，卒將股匪完全擊潰○又安遠屬清溪久為匪據，昨經四十四師攻克，縣長正招撫難民，趕辦善後○另據逃歸難民陳某稱，日前匪在永豐屬古龍崗開會，匪將由贛竄湘，並勸大家勿慰○又據萬安電信，沙村股匪現分途北竄，蕭克部竄永新中田等地，另一部匪千餘人，竄遂川縣橋頭一帶○

湘西各軍分頭搜剿

長沙五日電，何鍵赴贛謁蔣，承商圍殲贛匪方略及黨政善後等事宜，一切均已就緒，四日晚九時返抵省垣○又據西路剿匪總部通報，贛西北方面偽十六師大部及偽獨立團等，自澧溪渡河南竄官田後，經岳師李團及郭師陳團在楊柳尖附近痛擊，奪獲甚多，生擒偽十六團長鍾彪等數十名，殘匪分竄羅坊現下山等處，被陳李各部跟追○該匪二十九日仍會合，經雞家坳黃沙舖西竄石溪○據俘匪供，高匪早已受傷，在東山休息，偽師長職現由徐匪彥剛兼理等語，現岳師及陶師李旅等仍分途搜剿中○又十九師旅長陶柳昨電省略稱，我各部於上月末在瀏西醴北各處搜剿，均無匪跡，僅獲要匪十餘人，內有偽蘇維埃金剛區主席一人，工作顯著，正審訊中○又六日電，西路軍第二縱隊司令劉膺古昨由萍鄉電省略稱：據報高安屬之英岡嶺，有股匪竄新喻鵠山一帶，我軍當派隊前往搜剿，在中途與匪狹路相逢○匪因子彈告罄，無戰鬪力，經我猛攻，已大部被我繳械，所

餘少數竄水北附近，亦被當地義勇隊截獲。新喻上高已無匪踪，交通無阻等語。

湘粵間何來謠言？

湘代主席鄭重闢謠

長沙三十一日電，湘省代主席曹典球三十日下午召集長沙市新聞界談話，力闢外間無稽謠言，大要分四點：㈠何鍵赴贛，係一月以前成約，面商關於剿匪善後諸事宜，並無別故。㈡李覺赴贛，係出席十省保安會議，亦係在數星期以前奉蔣電令，並非臨時發生。㈢何鍵眷屬離湘，係陪何夫人赴滬就醫，與軍事政治以及其他一切均無絲毫關係。㈣中央發展中國南部交通整個計劃，絕非任何軍事行動。又何鍵三十日由南昌電曹典球，略謂湘謠孔多，殊可痛恨，請飭警備部嚴拿造謠者從事懲辦，以安市面。鍵已謁委座兩次，一切均好，俟再謁一次將請求事辦好，即返湘等語。又據長沙通信云：此間近日謠諑蠭起，較前數天為尤甚，推其原因，蓋均某方將有動作之風說所致。省府主席何鍵邇來僕僕於湘贛道上，風塵未息，備極冗忙，二十四日甫自萍鄉督剿歸來，即於二十五日晚十一乘輪東下，赴贛謁蔣，因之謠言更復囂然。而最足惹人疑慮者，即何氏全體眷屬，均於二十五日晚與何同輪離湘赴滬（何往贛，眷屬至滬）。現中山西路之何氏私邸，僅留少數人看守而已。

中央查詢西南謠言

南京一日電，最近西南方面，謠言繁興，中央粵籍要人汪孫等，日前為此，曾有電致粵陳，查詢外間傳說之眞相，並附帶說明中央今後對內對外之政策及計劃。黃紹雄廿乃光，日前亦曾電致桂李白查問。現悉陳李白三人，已有復電分向中央要人聲述，鄭重表示粵桂兩省在中央指導下，本軍政分治之旨，從事剿匪與建設。並聲明擁護中央到底之決心，外間謠言，殊不足信。聞陳另有電致蔣，作同樣聲明。桂李並表示願黃紹雄返桂一行，以便就商各項問題。聞黃已決意南返，附帶視察西南數省自治狀況，但行期尚未定。

粵省增强戰鬬力量

上海六日電，粵電，粵當局決定增强本省之戰鬬力，據其所定陸軍改良計劃。凡各軍之機關槍隊，將一律改編為防空砲隊，第一集團軍所屬步兵五十六團，每團將有步槍一千零八枝，機槍七十二架，即該集團共有步槍五六・四四八枝，機槍四零三二架。同時本省警備隊將由特組之委員會予以嚴格訓練，換發最新式槍械，務使在戰時無需於正式軍隊之助，便可維持駐在地之安全。自本年一月起，廣州兵工廠即延長工作時間，努力製造大批機槍，預計至本年九月，即可將軍隊所需機槍完全造安，無需再自國外輸入。同時當局並擬添設兵工廠兩處，更將其他兩兵工廠擴充改良，北江與石井兩廠現正在建築中，已由德國購得最新式機器。聞所用之欵，計已達一千五百萬元，粵報載黃光銳出洋後，已經手為當局訂購飛機百餘架，擴充空軍力量云。

桂省向法進行借款

南京六日電，滬電，桂省現與安南當局進行向法國借欵三千萬，以礦產及龍越路作抵，法尤以飛機軍械等代欵，不給現金。

建設銀公司成立

選出董事通過章程

上海二日電，建設銀公司二日下午四時開創立會，李石曾主席，報告籌備及呈請財部核准經過。章程規定股本一千萬，分百萬股。選出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葉扶霄・陳健庵・葉琢堂・唐壽民・錢新之・宋子良・胡筆江・李馥蓀・張公權・陳光甫・貝松蓀・徐新六・周作民・謝作楷・楊敦甫・劉晦之・徐可芹・席德懋二十一人為董事。張靜江・孫衡甫・瞿季剛・徐輔蓀・張慰如・宋子文・王伯元七人為監察人，三日午召開董事會。章程中規定經財部核准，得設分公司於國外。公司辦事處已租妥，俟日內開董事會互選董事長及經理後，再定期成立。惟孔祥熙之理事長，謝祺之經理已定妥，不致變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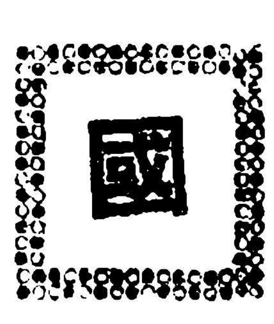
秩父赴長春主演怪劇

隨員衆多 行儀甚盛

東京二日新聯電，日皇差遣秩父宮爲特使赴「滿」，於二日午後六時四十分由東京啓程，午後二時秩父宮將入宮覲見日皇及皇后辭行，於午後六時由侍從官廣幡及皇太后御使等歡送中，赴東京車站，六時四十分乘特別車逕赴門司，換乘軍艦足柄赴大連。大連六日新聯電，秩父宮登陸後，於午前七時二十分抵大連車站，由站長稍川引導至第三月台，即登特別車後部之貴賓車。式部長宮林氏，參謀次長植田，軍司令部第三部長津田，亞細亞局長桑島，以次各隨員，均陸續上車就座。又關東長官菱刈，及關東廳首腦部，奉天獨立守備隊司令官三宅以次，林滿鐵總裁，村上理事，以及滿鐵鐵道部長羽田等，均隨從赴長春。火車於七時半開行，一路逕赴長春。長春六日新聯社電，秩父宮本日午後六時抵長春車站，即赴菱刈大使官邸休息。

會見傀儡之一幕

長春七日新聯電，秩父宮七日謁見溥儀，奉呈日皇親書及勛章。晨九時四十分秩父宮偕寺倉武官，林權助以次各隨員出官邸，與「滿」方接待員分赴承光門，時接待員沈瑞麟已在門外侯候，秩父宮下車後，即由沈引導上勤民樓便殿休息。溥儀於十時着大禮服並佩帶勳章，其妻亦着正裝，一同出見。衛官長工藤侍從武官石丸等供奉，由張侍從武官長先導，由長和門上勤民樓，就正殿玉座。時接待員即引秩父宮入殿，秩父宮與溥儀夫婦行禮後，即由林權助接受日皇親書，遞呈溥儀並將大勳章菊花大綬章，及勳一等寶冠章分別奉呈溥儀夫婦。旋由秩父宮述明此次來「滿」使命，溥儀賜以優渥「勅語」，儀式於茲告終，時爲午前十時十分。又電，午前十時二十五分，溥儀於秩父宮歸後，因感盟邦厚誼，特親赴大使館邸答禮。秩父宮乃偕菱刈及隨員等出迎，引入客室就座，由溥儀向秩父宮謝其此次遠路來「滿」，並作種種懇談，至十時四十分辭出。又電，秩父宮行程，據大使館發表如下：六月十三日抵奉天，在奉天勾留兩晚，十五日赴大連，抵連後，當日即乘軍艦出港。





日政局沉靜演進中

東京一日新聯電，以黑田問題爲起因，日本政局所呈不安，目下該項事件正在調查中。適值東鄉元帥逝世，五日舉行國葬，因此政局表面乃呈小康。朝鮮總督宇垣爲擔當次期政局最有力者，宇垣已於二日夜抵京，政界以次軍部暨其他各方面突然受此刺激，政局頗感搖動，一面傳稱黑田問題調查情況着着進展，料十日前後最遲亦於本月中旬將由法相小山就事件眞相向閣議報告，屆時可稱促齋藤內閣重大決意之時機。故此際對後繼內閣已有種種傳說，政界漸見多事，因東鄉逝世國民均表哀悼，於五日東鄉未舉行國葬之前，各方均不作表面的活動也。

宇垣入京訪晤齋藤

東京一日電，朝鮮總督宇垣今晨九時十分入宮，先赴「東御車寄」記名，然後伺候于大宮御所拜謁皇太后，繼即拜謁秩父宮・高松宮及宮家請安。二日電，朝鮮總督宇垣於今晨九時五分特赴首相官邸訪晤齋藤，會見時，由宇垣詳細報告朝鮮統治近狀，繼即就明年後之一般統治方針，交換意見，尤由日韓融和見地爲撤廢日韓米差別待遇，就促進確立米穀問題之根本對策有所力說，旋作種種重要懇談，至十時辭去。宇垣與首相會見後談稱：本人與首相會見，僅就朝鮮諸問題之對策相談，至於預算問題，擬與藏相會商；滿蒙移民問題，擬與農相商洽；本人亦擬與外相・拓相・以及內相會見，大體於十日前後完畢，即行歸任。

高橋決先引咎辭職

東京三日新聯社電，藏相高橋對黑田問題，因渠有監督責任，故自黑田被强制羈押時，即具有辭職決意，嗣因鑑於時局重大，而事件眞相猶未判明，故暫靜觀事態之推移，而至今日。蓋藏相持靜觀態度，非欲迴避責任，乃擬俟事件眞相判明後，將斷然引咎辭職，具有此牢固之決意

也。藏相之辭職期所謂事件眞相判明者，非指偵審總結，乃事件內容在事實上經已判明之謂，最近傳稱事件調査，着着進展，故藏相左右觀測，藏相之辭職期亦漸迫近。聞藏相不問現內閣對本問題態度如何，決將單獨呈辭，預料現內閣柱石之藏相，如提出辭職，則將必引起現內閣之總辭云。

內閣更迭各方預測

東京四日新聯社電，現內閣對政局推移，雖繼續持靜觀態度，但料由法相小山就黑田問題向閣議報告後，則內閣將決定進退，各方對政局意見，由各自立場，雖有多少相異，惟料將有政變，此項觀測可稱一致。料內閣總辭職，將決於藏相之進退 ，現已有向次期政權作各種準備工作者，一面傳有向內閣一部，再降大命，此項希望，亦頗有成爲事實之望。綜合貴院各派有力者對政局觀察如下 ： 前大藏次官黑田暨其他關聯之問題，傳一部分已經明瞭。又閣內三長老（齋藤·高橋·山本）似認俟事件眞相判明後，內閣有決定進退必要。如依法相之中間報告瀆職嫌疑濃厚時，料藏相將決意辭職，蓋藏相辭任，乃現內閣致命傷，預料於本月十五六日由法相就問題眞相向閣議報告後，政變將見實現。後繼內閣現雖以宇垣氏最爲有力，但觀前日海軍部內聲明及人事等，對宇垣說似頗予相當打擊。至清浦氏因其年老，如冬季三月間在開議會中，料彼亦將轉地避寒，且氏之生活，及元老方面，亦有贊嚮。故清浦之說，非如世人所宣傳之有力。至平沼氏亦不能稱爲有力者，大命再降下之說，內閣如以黑田問題引咎總辭，則此項可能性甚薄，結局現以宇垣說最爲有力，如不得已現任樞密院議長一木亦頗爲有力。政民兩黨之立場並策動如下：（政友會）該黨對下期政權態度，頗爲複雜，以鈴木總裁爲中心之黨主派，擬推鈴木爲總揆，依政民兩黨協力謀實現舉國一致內閣，如大命不向鈴木降下時，則無論其出現任何內閣，決持反對態度。但一面久原系擁立清浦之運動，頗爲露骨。又床次系或託久原系一派，謀與民政黨一部保持聯絡，但床次自身並不表明態度。舊政友系以爲大命如向鈴木降下，令其組閣極善，但宇垣內閣或清浦內閣出現時，彼如作運動入閣之交涉時，擬答以容俟考慮。總之政友會內部事情，極爲複雜，大命如不向鈴木降下時，料黨內將陷於紛爭混亂狀態。（民政黨）民政黨斷定此際政黨內閣之出現爲不可能，又與政友會運動聯立內閣，亦不予何等關心，最堪注目者，即從來與民政黨有深切關係對擁立宇垣之運動，乃舉黨首腦部，予以援助。民政黨方面最初確信宇垣內閣必將實現，嗣因其對軍部關係等，亦頗予懸念。故一部分以第二策運動擁立清浦，但目下運動擁立宇垣者，乃民政黨主派。

日暮途窮之裁軍會

顧維鈞請速謀安全

日內瓦一日路透電，裁軍總委會開會時，主席韓德森致詞：謂裁軍會現狀極爲嚴重，甚於任何時期，渠甚爲焦慮 。目前局勢非僅僅發表議論而能解決異見，故渠提議延會至下星期二，並於星期一舉行主幹部會議，俾各代表在本星期杪有從容考慮之機會，屆時各代表或可覓得緣以進行之途徑。今人人欲得完全之成功，毫無疑義，但必須獲一讓步，見諸實行云。波蘭外長貝克批評李維諾夫所提出永久機關之計畫，指此與國聯權威互相抵觸，舍此而外，渠願意贊助可解決此問題之任何辦法云 。中國駐法公使顧維鈞博士繼起演說，謂中國代表團自裁軍會開會以來，即注重對於安全問題，覓一美滿解決方法。蓋此問題乃各種困難之眞正原因也。顧博士繼謂：吾人表示如現有之集合行動制度，不予以實施，則裁軍主義將陷於危境，吾人持此意見，已不止一次，國際條約規定和平解決國際爭執，並禁止施用武力，爲政策工具之義務如被蔑視破壞，而不以集合的行動制止之，則人皆不願遽從事裁軍。諸君當憶裁軍會甫開其門而着手工作時，適遠東發生不宣之戰爭，一國挾其優勢軍械，侵入他國，絕不顧慮國際條約下之莊嚴義務。夫此國際條約者，固世人所視爲最重要之和平保障物也。但歷時兩年有半，侵略之所獲，仍爲侵略者所有，而受犧牲者，則無一人爲其助，雖有國聯盟約下之共同義務，然無效也。此戰爭之事實與教訓，當然爲眼光遠大之政治家所不能忘者，簡言之，目前集合的和平制度，絕未獲有充分安全，安全乃基本問題，與裁軍問題不可判離也。如有一般協定根據集合的保障，制定有效力的安全制度，並確保其實施有效，則裁軍問題其他各點之爭執， 自易於解決矣。 渠對於英外相所稱安全問題，乃程度問題，而非原則問題之說，表示同意，如軍備不能完全廢除，則僅僅減少軍備而不輔以根據於集合保障與必予實施之安全制度，則和平

終不能固定也云云。

英法衝突調解無效

日內瓦一日路透電，西門今日與巴多同桌午餐，衆望在二巨頭非正式會晤之意氣相投空氣中，或將設法融化勢將摧毀裁軍會之英法間異見，巴多雖曾於大會堂中抨擊西門，但非出於私見，故彼此會晤交歡如故。但據另電第三者之談話與調停，迄未有融化英法異見之效力。巴多接法總理杜美格來電嘉獎其星期三驚人言論，故法方態度愈形堅強。一般感想以爲苟未有出人意外之發展，則今日午後三時半裁軍會總委會集會時，所可採行之唯一方法，在宣布休會，以待列強間之諒解，則談判決不能成功也。但小國代表或將作最後之努力，主張討論西門所建議之三點：即(一)限制化學戰爭，(二)預算案公開，(三)成立永遠裁軍委員會是。法國對於預算公開，始終反對，除非預算公開與預算限制同時並行，無論如何，衆認此種辦法較諸裁軍會原有之偉大計畫，亦渺乎其微已云。

會場中空氣之緊張

日內瓦一日路透電，今日午後裁軍會總委員會集議時，韓德森痛陳時局之嚴重，籲請各代表繼續進行談判，成立軍備公約。繼乃提議總委會延會至下星期三，俾各代表沉思現所發生危急之局勢，並使法英代表消釋爭見，獲取妥協。當總委員會開會前，休息室中空氣緊張，各代表三五成團，聚談裁軍會之前途，暢所欲言，毫無隱諱，皆覺裁軍會已臻千鈞一髮之局勢。三時三刻韓德森莊容登壇，宣布開會，而較預定之時間，已遲到三刻鐘。韓德森以沉痛之詞，籲請各代表挽救裁軍會議後，乃宣讀國聯協會在福克斯通開會時所通過之決議案，其中均言如裁軍會失敗，時局危險，不堪設想。各代表嗣聞西門已購夜車票，預備返倫敦，皆爲驚訝不置。衆對此事見解不一，或謂西門之返，乃商諸內閣者，或謂西門因覺久住日內瓦無補大局，故返倫敦云。

各小國提折衷辦法

日內瓦一日路透電，裁軍會總委會今日集議時，歐洲各小國多努力欲救裁軍會之危亡，惟其提議僅獲一般冷淡的聲援，恐亦終無效果也。雖下屆會議展至星期三舉行，但韓德森所發之警告，已使若干議案頓時紛起，故韓氏決計非至星期三不召集總委會之會議。瑞典外相散特斐代表瑞典·中國·西班牙·荷蘭·挪威·與瑞士六國發言，擬謀一裁軍折衷辦法，提出眞正縮減軍備，增多安全之程序，內分五點，如下：(一)立即組織特殊委員會研究保障及其實施之問題，蓋以深信安全達於英國草案以外之某種程度，及英國草案中之修正各項，皆關重要也。(二)裁軍會主幹部應研究軍火貿易之監督事宜。(三)爲便利草約之會後宣讀，主幹部應修正該草約之內容，包括英國所言四事在內。即(甲)化學戰爭，(乙)預算公開，(丙)永遠裁軍委員會，(丁)軍火貿易是。而天空轟擊之無條件的禁止，分兩個時期，若干飛機之纖減，防制民用飛機改充軍用之研究，大砲口徑之限制，及英國一月二十九日備忘錄中所載在第二時期中坦克車與陸地活動砲位之銷毀，亦在其列，(四)爲阻止一般軍備增多起見，主幹部應在草約中載明陸地與天空軍力與戰具之數字。(五)各事既須商諸各國，而德國又不參加會議，故主幹部須有權採行可使其對於各國完成草約之任何步驟。

列強意見依然紛歧

上述爲散特斐之提議，西門聞之聲稱，渠將來有具體提議，故將返倫敦云。巴多僅微聳其肩，台維斯亦僅予以無力的稱贊，謂爲頗饒興味。而李維諾夫則謂此種提議，並非解決方法，因此種辦法，早在過去兩年半中屢經討論矣。渠主張互助之區域公約，渠提議立即召集政治委員會，討論安全問題，而此會名義，應改爲和平會議云。土外長魯舒第繼提出一議案，極力主張立即研究安全問題，以期在歐洲範圍內，根據洛迦諾條約成立區域公約，並主張組織特別委員會，俾研究安全與裁軍兩大難題，會外諸國，亦可邀請參加。羅國外相以小協約國之名義，希臘外相以巴爾幹諸國之名義，相繼發言，皆贊助土國之提議。同時英法兩國總揆，似已各懷其異見。巴多今日聲稱，渠已與英外相有甚愉快之會晤，渠希望往遊倫敦，而西門亦將赴巴黎云。

小協約將承認蘇俄

日內瓦二日合衆社電，今日探悉：小協約已同意將承認蘇聯，正式布告，可望於星期一發出。觀察家指出，此項開展，將使歐洲均勢，發生極大變化。小協約國承認蘇俄後，歐洲新聯盟局勢又將成立，此項聯盟將包括法·俄·小協約及巴爾幹各國，該項聯盟將成爲法國「環繞德國

之論調」，此點係久爲德人所恐懼者。英國因恐破壞均勢，曾堅決反對此項要求。小協約國承認蘇俄後，蘇俄加入國聯之障礙，亦可減少許多，俄與羅馬尼亞關於俾斯亞拉比亞及界務問題，亦經談妥。觀察家對此項開展與裁兵問題之影響，多所揣測，樂觀派以爲法國安全已得到保障，因此可在裁軍方面，作實質的讓步。但另有人以爲，法國旣處優越地位，將置一切提議於不顧云。

李維諾夫二次演詞

莫斯科二日塔斯社電，李維諾夫在裁軍總會會席上，又發表二次演說，指出糾彼演說之各代表，並未提出任何提案，足以與彼之提案相對立，或可以代替彼之提案。李氏謂：各演說者不提對案，而惟解釋裁軍之重要性是務，不然，即對實行裁軍之不可能，徒表示其悲痛 。 李氏發問稱：吾人空坐於日內瓦河旁，向之哭泣，將各代表團誠虔之意響，在各項覺書或協定計劃中，反復縷述，而迄未能獲得共同之批准，如此究有何益乎？吾人當前之問題，爲在此滔滔不絕之討論中 ，究竟何者爲具體之提案，以使裁軍總會能成功，而有利的完成其工作。西門與桑得勒兩氏均主成立禁止化學戰爭之協定，此種協定已然存在，且在若干國家間，已經生效，不過尚有十餘國未加批准，現在之問題，即係將之擴大，並確切規定而已。如即使此問題亦經解決，又有何益？總委會會員已批准一較廣泛與較確切之協定，然則遺留此間之工作，即係準備一種文件，並建議使所有各國遣來之代表，簽字於其上；鄙人雖不欲對之持何反對，甚至準備擁護西門氏之提案。惟是，如有人在此告知吾人，是否一切拒決批准一較關於化學戰更嚴格的協定之國家，均能遵守此項義務，且此項義務，是否今日未到此間之某大國亦能遵守；如有人告知吾人此兩點，則毫無疑義，吾人之滿足當較擁護西門之提案，尤爲深刻。吾人曾進一步提議預算公開，但問題又發生，即公開之義務，亦能否被上述不到會之國家所遵守。總之，舉凡軍縮問題，不問爲化學戰爭問題，以至預算公開問題，均要求一切大小國家無條件的採納，鄙人完全準備贊成英國兩項提案，但此後吾人是否即可回家，同時自信已然完成吾人之任務耶？如其不然，則嚴重之問題，仍未解決，即何事尚須做到，吾人必須做何事，所有在此演說之代表，吾人在彼等之提案中，完全不能覓得對此問題之回答。成立一永久委員會之提議，亦非一回答，因在裁軍工作範圍內，該委員會並不能進行任何工作也。余在原則上絲毫不反對永久性，且無論任何委員會，如有「動」的永久性，而無「不動」的永久性，余決不對彼反對。因此余曾提議，且現在似提議，將整個裁軍會議——而非其中某一委員會——宣佈爲一永久的，且彼能在同一目的下，進行其他問題，即安全與和平保障問題。委員會之任務，一向僅限於軍縮問題範圍之內，一切其他問題，均擯棄不顧，但余所提議之永久會議，則能同時進行安全問題，裁軍問題，以及監察各種關於化學戰爭及其他維持和平防範戰爭方法之義務問題。蘇聯代表團曾竭盡全付能力，促成裁軍之成功，但如果今日吾人不得不相信政治環境在歐洲已有巨大變化，且軍縮協定已因種種與吾人不相干之原因，而不得簽字，同時吾人親睹戰爭之危險與日俱增，則吾人應否袖手旁觀，以待未來，而不接受軍縮以外其他可能避免此種危險之方法。軍縮協定之缺如，無疑的促進軍備之競賽，但鄙人請教諸君，假使各國除其自身之武力外，亦能計及其他或大或小國家之團結與輔助時，此種軍備之競賽，將加速耶？抑將遲緩耶？且完全體系之自身，不將自動促成軍備裁減（至少對參加此體系者爲然）乎。鄙人相信對此類問題，決無兩項答案，故鄙人提議立即召集一政治委員會，重新討論總委員會中止討論「將裁軍會議改名爲和平會議」之提議，及其永久性之提議。當然，惟有大會全體會議開會時，對此項提議，始能表決，但總委會則應將此提議合盤提付表決於全體大會，而鄙人將亦重新提出此案」云。

主幹會議一場紛紜

倫敦四日路透電，裁軍會主幹部今日閉門會議，舌戰四小時後 ，毫無進步，乃延會至明日。韓德森於會議將終時，曾宣言現局頗見惡化。李維諾夫建議選派起草委員會，融合蘇俄與諸小國之提案，諸代表對此建議，爭論甚久，卒由韓德森宣稱，三種提案不能商得同意，不如放棄組織此項委員會之建議，而於明日繼續討論。今日會議最顯著之事實，厥爲韓德森與英代表團意見脗合，艾頓聲稱，渠反對工作範圍之無限擴大，軍縮會已有充分之材料在手，而不必增多委員會之數。艾頓贊成土耳其代表所主張區域互助協定，謂渠意此種協定，可使羅迦諾原則，獲有益之開展。惟渠對李維諾夫所提出含有七種之建議，實不敢贊同，該建議將令軍

縮會擔負，越出其目前範圍甚重大之責任，與會諸代表以軍縮爲其責任，苟於軍縮範圍內獲有若干成績，則於和平事業，已大有貢獻矣云。美代表台維斯起稱，韓德森與巴多所表示之意見，並非難使融化，渠本人反對軍縮會內之區域協定，蓋此種協定實冒險越軍縮會之目標也云。韓德森主張今宜由主幹部斡旋，使列強與德國進行討論，而邀德國重返日內瓦，於是巴多以極譏刺之詞，對付韓德森之建議，謂韓德森意中欲主幹部在柏林集議乎？渠反對此議，且艾頓前曾奔走諸國之間，未獲寸功，渠願軍縮會照常工作，討論諸代表所以提出之許多有益建議云。維時蘇俄代表乃提出志在使軍縮會成永設機關之正式決議案，故主幹部會議在延會時，空氣仍頗混沌。

多數注重安全問題

日內瓦四日哈瓦斯電，數日以來，法國·蘇俄·波蘭·捷克·猶哥·羅馬尼亞·土耳其· 希臘· 瑞典·瑞士·丹麥·荷蘭·挪威· 西班牙等國，均完全主張將安全問題列爲軍縮會議之主要議題。足以代表此種見地者，有蘇俄·土耳其·及瑞典等六國，所提之三種決議草案，均主張以安全居首。但本日開會時，有若干代表團謂，裁軍會議不能存在，故意使討論情形，趨於混亂。而韓德森於會議將終時，極力主張由英法義等國代表，組範圍廣大之起草委員會。韓氏用心或者甚可稱贊，第因渠之提議，惹起長時間之辯論，至所討論爲主席團所收到之各種決議案，是否應組織一種起草委員會，加以整理，結局因反對者多，韓氏建議卒被否決。主席團旋即散會，定於星期二下午，再行開會。

俄提和平會組織法

莫斯科五日塔斯社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頃向日內瓦軍縮會議總委員會提交左列議決草案一件：內稱(上略)本總委員會認定以往在裁軍領域內所進行之工作的無效，及決定此種無效之政治情況，要求吾人立即採取一切可能的安全辦法，乃有左列決定：(一)關於互助公約及侵略國定義公約之提案的討論工作，前已中途停頓，應立即恢復。(二)由於本會爭取和平之不斷的組織工作在目前之極端重要性，本會應向全體大會建議，宣佈今日致力於裁減與限制軍備之會議，爲一永久的會議。將其名稱改爲「和平會議」，具有下述目標：以期達到一種擬製減縮與限制軍備協定之共同意見。(乙)關於成立新的安全保障，擬製各種公約，並採取各種決議與辦法。(丙)採取一切可能避免武裝衝突之防範步驟。(丁)監視會議協定與決議之遵行。(戊)遇有破壞國際間維持和平之協定時，商議制裁辦法。(注意：會議之改名，決不改變此會議與國際聯盟之既有關係)。(三)訓令會議秘書處，依據本會議擴大之任務，修改會章，並將此項會章，提請全體大會考慮。

日內瓦傳兩種新約

巴黎四日哈瓦斯電，據「上進報」消息，日來日內瓦議論紛紛，咸謂歐洲各國有締結兩種新公約之意，第一公約將包含東歐各國，波羅的海沿岸各國，蘇俄· 波蘭及德國。第二公約將包含法國·義大利·猶哥斯拉夫·保加利亞·土耳其· 阿爾巴尼亞各國。兩公約將以同一方案爲基礎，凡簽約國間發生爭執，當取決於強制仲裁。如該公約並包含侵略國之定義，如有一簽約國受他國之攻擊，則各簽約國有相互保障之義務，各該公約雖非具有同盟條約之形式，但將包含軍事性質之條文， 而以防禦爲限度云。

韓德森提出決議案

日內瓦五日路透電，五日午後三時四十分裁軍會主幹部開會時，韓德森力謀溝通各代表團之間之異見，提出會同英代表團草成之決議案，該案可望獲一般之贊助，惟蘇俄之態度尚屬可疑。決議案內容如下：(一)昨日李維諾夫提出之建議，應送交各國政府研究。(二)互助協定應先由有關係各國討論，而以結果通告韓德森。(三)土耳其所提出凡有關係各國當共同討論之建議，應予贊同，公約實施担保問題，應移交補倆金主席之特別安全委員會考慮。(四)一月一日與四月一日四大國備忘錄所表示之意見，應承認其含有調和各代表團間異見最佳之機會。(五)主幹部應以各種適當方法，會同他國，進行上述備忘錄中所有各種異見之調和事宜。(六)新近總委員會各次集議時所討論之各問題，應彙集送交總委員會審查。又關於軍縮與安全各問題，應送交政治委員會審查。(七)總委員會應合各種建議而研究之，並在可望獲有有益結果時，儘速設立適當機關。(八)爲便利政治問題之有益討論起見，應先行籌備，因倉促研究勢必引起種種困難也。該決議案最後請主席隨時視察籌備之工作，並授權主席，在已獲充

分進步時，從事研究關於裁軍與安全之各問題。韓德森提出決議案，美代表合維斯即宣布不欲提出美國之決議案，蓋以主席之決議案，實與美國之意見脗合云。主幹部會議，旋於午後四時二十分延會半小時，俾各代表研究韓德森之提案。

巴多反對 一場激辯

日內瓦五日路透電，五日午後裁軍會主幹部開會時，富有經驗之兩雄辯家，曾作劇烈之舌戰，針鋒相對，意氣激昂，此二主角，一爲韓德森，一爲巴多，惜新聞訪員被擯旁聽，此一幕生動活躍之佳劇，僅能就與會代表之口中，而知其一二焉，今日午後主幹部會議延會半小時後，重行集議，艾頓發言贊助韓德森之決議案，此無異使裁軍會即立休會。於是巴多乃發激烈之詞，反對韓德森決議案之全部，謂渠對於邀德重返會議，雖亦同意，但須出以正大光明之方法，而不得以走後門之手段爲之。巴氏並重申法國抱定主張之決心，當巴氏滔滔發言之際，西班牙代表馬達里亞加插言阻之。巴氏乃忿然對馬氏曰：君創一危險之前例，但在此時，余亦不暇顧矣。聲色俱厲，如嚴師之對厚顏的小學生。巴氏抨擊韓德森提案中之各點，幾體無完膚，當時空氣緊張。韓氏聲言擬即辭職，並召集總委員會，而向報告某某代表之阻撓，實使主幹部無法繼續其工作。韓氏謂渠之公正；如遭非難，則渠擬提出辭職書，予昔日舉渠爲裁軍 主席之羣彥。韓氏繼對會衆發警闢之詞，聽者皆大感動，其語曰，余今在此，不過爲世界數百兆青年生命之保衞人，彼青年之生命，皆在吾輩掌握中也。於是迴面向巴多曰，君如有提案儘可提出。韓氏繼稱曰，所草定之決議案，當可獲多數委員表示同意，渠未遺漏安全問題，巴氏既拒絕此案，應請其另擬一案。於是巴氏起稱，渠頃間所發之言，乃以老國會議員對另一老國會議員一吐隔臆，絕無抨擊韓德森之意，故懇其仍任主席。巴氏幾如道歉，溫語向韓德 曰，韓德森君爾必留職。巴氏繼復縷縷陳述渠極尊重主席之絕對公正，渠言如有踰越辯論問題應守非禮之處，渠殊抱歉云。巴氏對於將來之手續，建議聚派一起草委員會 ， 以融合俄國與中立國土耳其之提案爲務。至是韓氏乃宣布延會至明日午後三時半，當散會時，英代表團極抱悲觀，覺各方面之異見，實無調和之機會。前途殊不堪設想。

法國亦提 出新議案

日內瓦六日路透電，巴多因韓德森昨日激其提出各代表所可接受之方案，六日午後三時四十五分裁軍會主幹部重行集議時，提出極長之決議案，此案殆將爲義美英三國所反對，其內容如下，(一)政治委員會，應立卽討論區域安全公約，並討論公約執行的保障之監視，惟此種討論，並不妨礙任何私人談判。(二)民事航空，應國際化，天空轟擊應加廢除，陸軍空軍應加縮減。(三)促照美國代表團所發表之言論，審查軍火製造與貿易，應繼續進行。(四)總委員會應對主幹部取必要步驟，俾於主席召集總委員會會議時，完成公約之起草。該案會主張將蘇俄所提出改裁軍會爲永設機關之建議，送各國政府考慮，又電巴多提出其決議案以代韓德森之提案後，裁軍會主幹部六日午後決定延會至八日，俾各代表可從容研究之。主幹部將於八日上午開會，而總委員會則於是日午後集議 ， 至於今日會議，殊少興趣，因其所討論者，幾全爲手續問題也。巴多聲稱，雖各國之歡迎德國復返者，莫法國若，然法代表並不抱苟無德國，會務將莫能繼續進行之意見云。主幹部休會時，旁聽席中一般意見以爲時局現仍黯淡，未有任何進步。

海軍預會提早舉行

因裁軍失 敗而提早

倫敦二日新聯社電，裁軍會議因英法兩國主張對立，遂陷於停頓狀態，英代表西門料會議前途難望，必將離去日內瓦返國，如局面打開無望，似將不再赴日內瓦，其結果日英美三國之海軍預備會將意外的早見舉行，以倫敦爲開會地點。英國方面有力稱日美兩政府對英政府之招請先開預備會商一事，在未回答英政府之前，兩國已預先協議，意見已經一致，如英政府對開會地點要請在倫敦時，亦不反對。又東京三日新聯社電，關於英政府之提議，先開海軍預備會商一事，日政府回答書已於三十日由松平大使遞交英外務次官，又美國亦已答覆英政府，表示參加，現僅有義法兩國未作答。觀英國前提議內容，要望於本月中開會，英外長西門及掌璽官艾頓二氏，目下均赴日內瓦，出席裁軍會議，料數日內可返抵倫敦。聞

英政府不俟法義兩國答覆，擬於本月中旬先開日英美三國間會商，觀以上情形，預備會商已迫在眉睫。

美國宣稱即將開始

華盛頓四日合衆社電，國務部今日正式佈告，明年海軍會議之初步談判，將於六月十五日在倫敦開始。副國務卿非利勃斯重複聲明，倫敦談話純為非正式性質，彼稱「明年正式海軍會議前，主要問題，須先加討論」，除英美外，法義日均將派代表參加此項倫敦預備會議。此間觀察家相信，倫敦預備會之結果，將決定明年正式會議之命運。華盛頓四日哈瓦斯電，國務部宣稱，台維斯俟日內瓦方面任務終了後，即將前往倫敦，進行海軍會議之初步談話。海軍少將李夏及軍縮會議美代表團之技術顧問威爾遜上校二人，定於本月九日由紐約啓程往倫敦，襄贊台維斯。

齋藤返國報告美意

東京五日新聯社電，最近將在倫敦舉行海軍預備會商，此際對美政治工作，乃為日政府最關心者。外相廣田曾督勵駐美大使齋藤，令其刺探美國朝野人士意見，同時並注視輿論動向，現大體已獲得確信。故齋藤為磋商事務，定七月三日由舊金山乘「秩父丸」歸國，此事外務省已接到齋藤公電，聞齋藤預定在國內勾留三星期，其間將與外相及海軍首腦部交換意見，觀裁軍會議日本與美國之諒解如何，則成為該會成否重大原因。如此次預備會商，赫爾齋藤兩氏在華盛頓交涉，其結果能使倫敦預備會商，由側面的使其進展。因鑒于此點，故今後有期待齋藤活躍。蓋齋藤任務專為使美國確認日本之在東亞地位，至海軍兵力量問題，不過隨之提出討論。

薩爾問題暫告段落

德法兩國成立協定

日內瓦一日路透電，今日德法兩國對於薩爾問題，已成立協定，規定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舉行公民投票。凡該區居民之安全與自由，無論其有無投票資格，均予以充分之保護，並規定薩爾政府之組織份子，不得歧視或報復公民投票時任何市民所表示之態度，或於投票前傾向德國之態度，私人之任何報復行動，悉應禁止。同時德法雙方同意，薩爾管理委員會應管理薩爾區內之警務，擬聘請丹麥警員，担任此職務。

國聯所提之報告書

日內瓦三日哈瓦斯電，國聯行政院於四日上午開會時，除討論匈牙利與猶哥斯拉夫邊境事件外，對於薩爾區域公民投票問題，亦將提會決議。按關於一九三五年薩爾區域公民投票之籌備事宜，前會由國聯行政院組織三人委員會，以義代表阿羅希為主席，負責研究，嗣經三人委員會與法德兩國外長協同磋商，成立關於薩爾公民投票籌備事宜之協定，三人委員會頃已草成報告書，內列此項協定之條文，於本日分送出席行政院各國代表團及報界。此項報告書內列決議草案四種，均將由行政院會議予以表決，茲摘述此項決議草案內容如下；㈠關於舉行公民投票期之決議案：公民投票定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星期日舉行，行政院保留於適當時期考慮某種方式，凡法德兩國政府對於投票人之約束，使無投票權之薩爾居民亦得享受其益，行政院當監督此項約束之履行，此項約束為公民投票之主要條件。㈡關於設立公民投票委員會之決議案，該決議案主張設立公民投票委員會，並規定其對於公民投票組織管理監督之應有職權。凡與公民投票有關事務，不在該委員會規定職權以內者，該委會得提出辦法，請國聯行政院核准行之；或於緊急時期，則請行政委員會，核准行之。公民投票委員會設委員三人，由行政院任命之，另設專家一人，作為委員會之技術顧問，亦由行政院任命之。薩爾區域政府委員會，(即現在之薩爾政府)準備之公民投票委員會，以協助並隨時注意，使該委員會得自薩爾公民機關接受各項必需之援助及接濟。㈢關於公民投票結果及設立公民投票法庭之規定，行政院當通過規則，規定投票結果，應就各地方聯合決定之，行政院並將決定設立公民投票法庭，　及各投票區分庭八處，　凡關於投票人登記之訴訟及與公民投票有關之觸犯刑法案件，由此項法庭審判之。該法庭開始服務時期，由公民投票委員會決定之。㈣關於維持公共秩序之特種決定，已交行政院准許薩爾政府委會得於必要時增加警察名額，由薩爾居民中徵募之。如薩爾政府委員會認為有在薩爾區域外募集或調遣警察人員之必要時，行政院准備予以贊許，三人委員會認為行政院為謀薩爾政府委員會之便利，向國聯會員國請求招募人員　，　以供在薩爾担任警察及地方憲兵之用途，殊為有益云。關於公民投票所需經費，則請於七月一日以前，

由薩爾政府委員會撥付一百萬佛郎，法德兩國政府各撥付五百萬法郎。

薩爾共產黨之態度

巴黎三日哈瓦斯電，昨晚薩爾區域首都薩爾勃魯根發生示威運動，社會黨領袖白朗忠夫人爲國社黨示威者所侮辱。本日「小巴黎人報」紀載此事，謂白朗忠頃在日內瓦得消息後 ，已於今日自日內瓦返薩爾勃魯根，臨行前以一長函致法外長巴多，報告其夫人受辱情事，並請法外長加以注意，採取認眞措置，維持薩爾秩序已急切而不可緩云。「小巴黎人報」又謂：終可確信明日國聯行政院開會，勢必先向鼓動騷擾之國社黨份子，提出鄭重警告，冀其覺悟云。又據「小巴黎人報」所載，薩爾勃魯根電訊，薩爾區域共黨已最後決定對於一九三五年公民投票之態度 ， 蓋至最近爲止， 共黨領袖向其黨員提出口號， 主張薩爾應歸德意志蘇維埃共和國所屬，但凡爾賽條約規定公民投票，僅有三種辦法，非維持現行制度，即歸德國或法國。如照共黨口號投票，則歸於無效。因此共黨刻已發出布告，命薩爾共產黨員投票時，一律主張維持現行制度，此項決定，頗足重視。蓋薩爾區域除舊有之中央黨外，共黨爲最大政黨，以前歷屆薩爾議會選舉時，共黨所得票數，均在六萬票以上也。

俄公布僞艦被擊眞相

日方發表强硬聲明

據東京一日新聯電云，最近俄滿邊境蘇俄不法行爲不遑枚舉，例如本年三月俄軍向日本飛機射擊，及伯力日領館被槍擊事件，「滿洲國」汽船「紀賢號」「一洋瀨號」，「武振號」等三艘，均于最近先後遭不法砲擊。日機射擊事件蘇俄對日方之抗議並未答覆 ， 至伯力日領館事件雖依俄方陳謝，問題乃告一段落。但「滿」汽船事件，目下正由「滿」外部向蘇俄提嚴重抗議中，三十日「滿」外部復發表重大的對俄聲明書。觀蘇俄迭出不法行爲，與「滿」當局負有共同防衛之日政府，因恐日俄「滿」間關係逼迫，爲促俄方反省，本日外務當局乃發表下列談話，並擬於日內由外相廣田招請蘇俄大使優列尼夫到外務省，最重喚起其注意，「在國境附近對日本飛機及「滿洲國」船隻妄行發砲射擊，此事不問其是何事態，乃認爲極不誠意的行爲。因鑒於有影響於年來日俄間友好關係，日政府俟駐該地官憲之報告到達，經細詳調查後，即向蘇俄一般喚起其注意，同時亦不得不要求其保障今後絕對不再發生此事件」云。

答覆日本抗議全文

莫斯科三日塔斯社電，「塔斯社」本日公布下列消息一件：關於哈爾濱助理交涉員島村向當地蘇聯總領事斯拉烏茨基提出之抗議，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已於六月一日訓令斯拉烏茨基 ，將下列覆文送致島村氏。

『五月二十四日鄙人深覺榮幸，因曾通知閣下，依照鄙國中央當局訓令而執行之調查，已然確定「紀賢」艦案完全由於該艦冒然逼近蘇聯江岸，在各地循序攝影，且將蘇聯江岸崗警攝入，以及該艦不顧蘇聯崗警在江岸上連續之警告，一味向蘇聯江岸迫近，等等事實所釀成者。鄙人答覆閣下五月二十八日來函時，曾依據本人地位，通知閣下，莫斯科中央當局方面，陸續接到之報告，已完全證實以前調查之結果。『關於本問題之法律方面，依照國際法一般原則，如應用於黑龍江邊界之場合，則與之毗連之國家，均得適用其本國法律與規章於國界線與該國江岸間一帶江水之權利，然則根據蘇聯國防法第二十五條，（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公布）及一九二七年之共和國法規第四十二號第六二五欵，黑龍江之國境崗警，有權制止「紀賢」艦前進，因該艦不但非法迫近蘇聯江岸，且不顧蘇聯崗警之警告，繼續不斷攝取蘇聯江岸影片，尤其蘇聯崗警自身。而根據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頒布之蘇俄法律第二條，邊境地帶，除特別允許外，絕對不準攝影。又據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同法律第三十五條，邊境崗警見有該艦之不法行動，「在射空槍一響實槍兩響後」，即有開火之全付權利，但蘇聯崗警是日因服從上級軍官之命令，除絕對必須外，有避免一切足以引起與鄰國衝突之行動的必要，故並未利用上述條文賦與彼等之權利。據「哈爾濱日日新聞」（五月二十六日）登載之日本軍官同時即「紀賢」艦艦長田木氏之報告稱：蘇聯邊境崗警，曾大聲吼叫，並向空中開槍，向迫近蘇聯江岸之艦船頻施警告，惟在該艦最後全然不表示接受蘇聯崗警之警告時，後者始向該艦烟囱上實彈射擊數槍，始促成該艦離開蘇聯江岸，向滿洲江邊駛回。『吾人在調查當中， 所有邊境崗警均證實彼等未有一人向該艦艦身射擊，至於閣下報告中所指死傷各一人事 ， 鄙人認爲有促起閣下注意一事之必

要，即日本駐莫斯科大使太田氏向蘇聯外交人民副委員長斯多莫尼亞可夫氏五月二十二日呈遞之覺書中曾稱：「紀賢」艦之迫近蘇聯江岸，乃因受滿洲江岸上土匪襲擊之故。此項覺書完全證實五月十八日「黑河民報」發表之消息，即「紀賢」艦於駛入黑龍江以前曾受松花江岸上滿洲一圖悉克（譯音）村之土匪襲擊，致槍殺該艦上兩雇員云云。吾人自此類事實中，可獲得一結論，即據「紀賢」艦艦長之報告，該艦之犧牲者並非由於蘇聯邊境崗警之射擊，而爲黑河報紙所載土匪襲擊之結果。雖然，假使滿洲方面有新材料提出時，吾人決不拒絕重行調查也。蘇聯政府對於最近蘇聯邊境崗警與三滿洲輪船間，因後者之非法行動，破壞蘇聯邊境，不斷攝取蘇聯江岸地勢，及彼等無視蘇聯崗警之警告等等事實而引起之事件，深爲遺憾。蘇聯政府鑒於此類事件，對於鄰邦間之關係，影響極壞，故認爲雙方有應可能避免類似事件重演之必要。「蘇聯固已確定上述三項事件之發生，皆係三艦不法行動之結果，但仍一再發表嚴格命令，俾其邊境機關切實遵守，除有最大必要外，決不應用武器。「但蘇聯政府在此提起閣下注意者，即爲避免滿洲船隻與蘇聯江岸發生類似事件之重演起見，滿洲當局首先應採堅決步驟，禁止所有懸掛滿洲旗幟之船隻，觸犯蘇聯之邊境，且使彼等遵守蘇聯領海內現行之法令」云。

羅斯福檢閱海軍

紐約三十一日路透電，美國歷史所未前有之海軍集合大操，即將結束，今晨軍艦九十八艘，由海上駛回，而向赫貞河上溯，經過羅總統所乘之「印第安那波立斯號」巡艦，準備今日午後由總司令羅總統舉行大檢閱。按美國海軍於五月五日開始其第三年美國海權效率之測驗，其巡程爲六千哩，其大操地點在加里濱海，起自巴拿馬運河，至龜貞島止。大操兩週後，軍艦乃赴瓜太那摩灣轉至紐約，參加大檢閱。今年操演之特色，爲巴拿馬運河之防守，一切動作，悉如戰時。巴拿馬運河方面所傳出之消息，概經嚴密檢查，當艦隊穿行運河之際，許多商船不許出入，約歷二十四小時始已。

紐約三十一日合衆社電，今晨因大霧，海軍校閱稍有遲滯，霧散後，羅斯福乘「印地安那波立斯」號巡洋艦隊入紐約灣，至相當地點，總統旗艦閃出陣線，各艦乃從該艦前面駛過，由羅氏校閱，飛機母艦「蘭克辛頓」及「薩拉托加」兩艘經過旗艦後，亦離陣停於相當地點，容飛機駛出，飛機先成隊在旗艦前盤旋，隨即散開，作投彈・放烟幕・探測・進擊等戰鬪表演。總司令賽拉斯所乘艦爲先遣艦，與羅總統同艦者爲海軍部長史旺森海軍軍令局長斯丹萊，及海軍部長助理總統之堂弟亨利羅斯福諸人云。斯丹萊並力言海軍于戰時之重要，海軍校閱後，東部各州之水兵，將有兩週假期，回鄉探視。此次海軍校閱，或可得到更多數之國民同情，擴張海軍計劃，或更易實現云。

美擬撤非島艦隊說

倫敦一日路透電，「晨郵報」外交訪員述及美國擬將駐馬尼拉艦隊撤退之消息，謂按照菲列賓獨立案，美國得在要塞維持海軍根據地，而美國所以出此者，渠恐乃因戰略上之關係，蓋該艦隊力量過弱，如遇戰爭在援軍未抵以前，不能抵禦敵軍可能的攻擊也，美國停閉馬尼拉海軍根據地之說，可使美日條約易於成立，但香港新加坡等，究將如何，此間今尚無答語，第英日亦未嘗不能締成關於此諸地之條約云。

衆院通過畢德門案

華盛頓三十一日合衆社電，今日衆院以二百六十六票對七十七票通過畢德門銀案。未通過畢案前，曾有人提出修正，未被接收，畢案得照原案通過。現此案尚待參院討論，據稱參院可望不加修正，即予通過，以省時間。

白銀法案內容一斑

華盛頓三十一日路透電，衆院今日以二百六十三票對七十七票通過參院白銀派議員所提出之白銀案，此案（一）規定增多美國存銀，並許總統接收民間貨幣銀，（二）准財政部長在國內外市場依照其所認爲適宜而最有益於公共之價格時期與條件，收購白銀，購諸國內者以五月一日所有之銀每盎斯價五角爲限，財長並可於白銀市價超過貨幣價值時或所存貨幣超過金七五銀二五之比率時，出售白銀，（三）財長可發行銀券，其價值不得低於所購白銀之成本。此外財長將調節調查及禁止白銀之收買輸入與運輸，並對於凡違章者，加以一萬元罰金，或十年監禁之處分。財長有權可

頒布其所認為適當之條例，以實施此案之旨趣。今日集會時，民主黨銀派議員有反對此案者，指此案將延長蕭條市況十年。共和黨議員抨擊此案，認為在貨幣上殊欠穩健。民主黨之擁護此案者謂，政府黃金政策，需有補充，俾增進物價與對外貿易云。

罷工風潮仍未止息

舊金山二日路透電，碼頭夫罷工者，仍作奮鬬到底之呼聲，故沿岸各處，今日已設立新障碍物。此間僱主表示意見，以為非政府干涉，無以挽回危局，必迅速措施，方可避免流血，而防止物質與商業之損失。舊金山等各口岸當局，因見暴亂頻作，故已嚴加戒備。據西雅圖路透電訊，今日有罷工者二十五人，侵入一木匠店，而奪去警吏所定造之警棍二百餘具云。

社會黨提獨裁案

地特羅二日路透電，美國社會黨之左傾派，本日擬採用直接行為之政策，而以無產階級者為狄克推多，以代替中等階級之德謨克拉西制。在激昂辯論後，社會黨幾致破裂，卒將左翼之提案交衆投票公決。計投一萬六千一百七十五票，此案終被打銷。然反對此案者，僅佔五百十三票之多數耳。左翼所提出之議案，要求在遇有戰爭時，全國總罷工，使軍事當局不能有所作為，並要求與共產黨聯絡，以奪取國家管理權，而成立革命狄克推多。此案因前屆社會黨候選總統諾曼·杜瑪斯之建議，曾經修正。依此修正文，社會黨不為此種策略所拘束。但一般意見，以為此種極端提案，實代表美國社會黨之態度云。

戰債問題之僵局

戰債咨文送交國會

華盛頓一日路透電，久在期望中之羅總統戰債咨文，今日已送交國會，內稱，在本屆國會期中，未必有制定戰債立法案之需要。美國現用種種方法，以義務之莊嚴勸告債務國，並告以美國願坦直詳細討論。關於付款方法的特殊情形之意，美國人民固不欲將不堪勝任之擔負，加諸債務國；但請債務國作切實之犧牲，以應付此債務，實亦情理所應爾。債款之

償付問題，美國與負債國間商業與金融關係在許多年中，愈形複雜，各國之按期完全償還債款者，僅芬蘭一國而已。債務國所有之資財，是否用於國家復興清償債務之途，抑用於不生產的國家主義，凡此用途，乃美國人民所不能不注意者云。

法國不願犧牲安全

巴黎二日路透電，法國認對德防務，較之對美親善尤為重要，此乃觀於法國許多官員之言論而可知者。法議員聲稱，寧願不履行戰債義務，而不願犧牲其軍力。衆院為戰爭問題之支配者，迄今未有依照羅總統戰債咨文所言，準備切實犧牲之意。

英國照會不付戰債

華盛頓四日路透電，英國覺有本年六月間不付款與美國之必要，英使署頭等參贊今日代表英政府牒致國務副總理菲利勃斯，說明此事。牒文長十頁，詳答美國請付戰債之來文。國務院人員初不願對於英國是否願付六月十五日到期戰債之一部份，抑僅作信任付款事，有所表示；但未幾英國絕對不付之消息，已傳佈於外。聞英財長張伯倫於此文送交美政府後，明日將在下院發表關於此事之言論。過去數日內，英美政府互換之文件，明日將以白皮書形式在倫敦公佈，同時亦發表於華盛頓。羅總統在致國會之咨文中，曾有債務國是否用其資財以復興國家，並以適當方法償付欠債，抑或用於不生產的國家主義用途，美國人民確將視其如何使用，而定辦法等語，此後英國乃有此不再償付戰債之決議。按英國欠美戰債，於六月十五日到期者共四千四百萬鎊，英國之所以決定雖信用付款亦不償付者，未始非由美國約翰森提案之通過，有以致之。蓋此案決定，凡不履行債務之國，美國須對之斷絕借款之供給。而美國官場且決定，凡僅作信用付款者，一概視同不履行義務之國也。英國輿論遂轉堅硬，以為與其給以信用付款，而蒙不履行義務之羞，不若絲毫不付之為愈。玆悉英國致美牒文聲稱，英政府對于戰債，現遇有兩種辦法，任擇其一。即照付二萬六千三百萬元之全數，或停付所有債息，以待此債務為兩國政府人謀所不及之事件所延擱者之最後解決。是英政府深以受環境逼迫，不得不有此決議為憾，但覺未能擔負採取一種行動，使國際戰債全部問題得以復活之責任。蓋戰債之全部償付，勢必使積欠英債之各國，同樣償付而後可，果爾，則

世界經濟恐慌時期以前所有之狀況，必將復活，而世界恐慌實此狀況爲之厲階也。假使行此手續，無異擲炸彈於歐洲舞台，其金融爲經濟反響將遍及於五大洲，幸使世界復與之機會，無期展緩云。牒文宣布，英國暫不付欵之決議，以待各國政府間戰債最後解決之討論，而期獲一適當妥協。聲明英政府不欲否認其義務，且準備於羅總統覺討論可發生有價値的結果之時，討論此事。英國爲世界復興計，已對於前借英國許多大宗借欵之債務國，停止還債要求。英國償付美債，凡達原有債額之半數，是英國收諸他國者，已全數付出，且亦自傾其囊矣。牒文言及英國預算盈餘，謂英國捐稅奇昂，前所未有，今十五年於茲，在茲停付戰債時，若不稍予以救濟，則將爲社會上大不公道之舉動。英牒文復言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英國致美之牒文，指美國對英國付欵與對他國不付欵之歧視，爲不公道，謂英政府之觀念，自發出上述牒文以來，迄未變更。又謂付欵旣必須用美元或黃金，則匯解此項巨數之舉動，勢將使英鎊對美元之價値，爲之暴落。以英政府所知，此與美國貨幣政策，不相適合。至於六月十五日到期之欵，英政府本準備於是日有所償付，以承認此債，但必須不妨得其復提出整理辦法之權爲條件，且必須附以羅總統不復宣佈此項付欵爲不履行義務之假定。惟英政府現悉因美國新近立法案之結果，欲羅總統不作雖信用付欵亦屬不履行義務之宣佈，實不可得，故一九三三年所行之信用付欵，今已不復可行云。查美國務院近送交英大使林德賽請照付戰債之牒文，謂請付總額爲二萬六千二百萬元，其中有六千六百萬元係去年六月十五日到期者，又一萬一千萬元係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到期者，此外爲今年六月十五日到期之戰債六千六百萬元。

英財長宣布經過

倫敦五日哈瓦斯電，財長張伯倫本日出席下院，將英國爲戰債問題致美牒文之大要，提出報告。張氏將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及十二月十五日償付一部分戰債以後，英美談判如何失敗情形，一一敘述。並謂英政府擬屆戰債到期，概償付一部份債欵，以示並不賴債；而美總統於依次收到英國付欵之後，亦會表示，謂渠個人意見，以爲英國債欵雖未全付，要不能視爲不履行債務之國家。本年六月十五日到期債欵，英政府須已決定照前例再付一部份，惟以美國約翰森法律，將英國與全不付債之國家視同一律，英國即再付一部份戰債，在美人視之，仍不免爲償債之國家。在此種情形下，英政府惟有全部償付，或完全停付，以待戰債問題由各國公同根本修訂之兩途。苟欲實行全部償付，則英國必先向各國之對英負債者，要求清還欠英之債務，然後可。蓋凡屬國家，一方既欲其履行債務，則在他方而斷無不許其執行債權之理，以故英國若將對美戰債全部償還，則不啻將戰債制度全部修訂，而使世界復與，爲之無期延擱也。政府經長時間討論後，乃決定採取第二策，將對美債欵，完全停付，以免遺患無窮。此項見地，已向華盛頓方面說明云。下院各黨聞財長之言，皆鼓掌。財長最後謂，英美兩國原曾商定，英國牒文在倫敦及華盛頓兩處同時發表，不料美國先予公布，乃係出於誤會云。

美參院提出解決案

華盛頓六日哈瓦斯電，瑪利蘭州民主黨參議員泰定斯本日向參院提出決議案，要求授權羅總統，與各債務國進行談判，根據確定基礎，定一總數，以解決戰債問題。此案主旨在允許總統參酌下列四種事項，以研究各國以現金償債或以貨物及服務抵償債欵之能力，此種事項即（一）各債務國業已償付之數，（二）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國對德宣戰後，各國用所借債欵在美國境內購買軍械之數額，（三）歐戰期內各國海陸空三方所受損失與美國損失之比較，（四）其他種種因素之與戰債確有相當關係者，泰定斯又提出另一決議案，要求授權總統，俾與各國總統進行談判，以求訂立海陸空三方裁軍之切實協定。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六月一日起
至二十三年六月七日止

（記者）

六月一日　星期五

△中央開重要會議，討論中日通車問題，殷同下午謁汪，夜車返滬。

△蔣伯誠奉命赴粵訪陳，商洽剿匪軍事。

△蔣鼎文軍克復連城。

△眞茹中日無線電台通話。

△南昌突遭暴風雨襲擊，死傷小學生百餘人。

六月二日　星期六

△建設銀公司在滬開創立會。選出董事及監察。

△西藏代表安欽與石青陽赴贛謁蔣，報告藏況。

六月三日　星期日

△楊森電重慶，川匪有突破巴中江口，打破各軍團剿勢。

△韓復榘抵京謁汪。

△傅作義自晉抵平謁何，準備赴贛。

△盛世才電京請設法恢復新疆航郵交通。

六月四日　星期一

△何鍵在漢公畢返湘主持西路剿匪。

△荷日會議日代表團長岡一行，抵巴達維亞。

六月五日　星期二

△行政院議決，嚴禁非法稅捐，田賦永遠不許增附加。

△孫科唐有壬自滬返京。

△羅文幹離京西上，視察內地司法狀況。

△日海軍元勳東鄉舉行國葬，中國派海甯艦參加弔唁。

六月六日　星期三

△蔣令各省市，組織青年假期服務團，受社會訓練。

△有吉夜車入京。

△廣州義利輪拖一裕順船，行於海面，汽鍋爆炸，兩船均沈，搭客失踪者二百餘。

△土耳其批准中土交好條約。

六月七日　星期四

△有吉謁汪於鐵道官舍，談約一小時半。

△綏新長途汽車交通恢復。

裁軍會之現階段

闊別半年餘之裁軍會議，甫於七月二十九日召集總委會，俄外長李維諾夫於第一日會中，建議改裁軍會爲一永久機關，以維持各國之安全保障，雄辯高談，聳動觀聽，一般關心裁軍人士，方刮目以看，佇待會議之順利進行，藉收桑榆之效，乃會議第二日，即發現英法意見參商之跡象，英外長西門首先對法打擊，痛斥將裁軍會議改作安全會議之不當，法外長巴多亦報以惡聲，駁斥英政府之主張，語含譏諷，於是夙以多苦多難昭著之裁軍會議，又新添一英法衝突之危機，據日本報載消息觀測，形勢異常嚴重，甚矣裁軍宿運之不濟也。

溯自去年十月十四日德國宣告退出裁軍會議以來，各國軍備競爭，愈益積極，裁軍事業，瓦解無餘，其間雖經英代表艾頓氏等之奔走斡旋，與夫法德間之直接談判，裁軍問題迄無回生機運，成立一般裁軍公約之希望，更已束置高閣。目前會議之繼續舉行，各代表無形中已有一種默契，即只求獲一降格求全之道，初固無人抱何宏願，重收覆水也。蓋今日歐洲大局，法德義三强鼎峙之局，方在形成，即小協約，巴爾幹，波羅的海之弱小國家，亦正謀各樹集團，作未雨綢繆之計，瞻觀緊張之歐局，又重返一九一四年前之故轍。歐洲各國，無論大小，現均講求鞏固國防，編練空軍，準備化學戰爭，孜孜矻矻，不遺餘力。戰爭橫流，澎湃莫遏，信夫西門之言曰，「當吾人高談之際，世界趨勢會不稍息，」知此則可進言夫日裁軍問題之眞義。論者謂今日裁軍之癥結在德法，然操德法之機括者，則在英國。何以言之？法國在今日，擁有强大之陸空軍，且財力雄厚，比肩英美；德國則人口衆多，甲於歐陸，科學與軍事之講求，亦爲其他國家所弗及，綜此二强之實力，五雀六燕，銖兩悉稱。是以英國有舉足輕重，左右和戰樞機之形勢也。使英國今日對裁軍會態度，公然聯法，向德昭示曰，汝苟一旦啓釁，吾兩國將聯合制汝，則德國必將歛息屏氣，乘機觀變，而不敢輕於一擲矣。此保持歐洲和平——至少爲暫時的——之道也。反之，使英國仍施其一九一四年以前之故技，以若即若離，故示高深之神態，使德國誤信一旦戰爭爆發，英國有中立之可能，則災禍之來，指日可俟。此重啓歐戰互殃之道也。以是英法聯携，則二次歐戰之禍可止，英國依違兩可，則歐洲之和平可危。詎此次西門在日內瓦之演詞，仍不脫離其一向庸瞻之窠臼，且力排法國安全主義之根本國策，此巴多之所以奮起側擊，而不能須臾忍也。

由此言之，英國果袒德矣，果有釀成亂階之異志矣，曰是又不然。查英國晚近國際政策之消乏，原因之一，厥爲高於外交人才，彼綰外交者，本胸鮮成竹，此在彼邦輿論，已有定評，而其對德退嬰之來由，亦殊不難於索解，試申言之。

今後世界戰爭，有一新因素不可忽視者，即空軍戰術之發明也。上屆歐戰，因有機關槍等利器之發明，而騎兵廢置，而壕溝戰興。下屆戰事中，空軍大規模之運用，殆屬當然。據英方調查，在上屆歐戰期中，德機

前後在倫敦僅拋擲炸彈三十噸，殺人一百八十八名，降至今日，則歐陸最強之空軍，每日能在倫敦擲彈六百噸，準上估計，每日將殺三萬七千六百人，此英國所深懼也。英國雖具世界第一之精強艦隊，至今已失其部分之效用，國防安全，無法保障。以是英方深願乘此裁軍公約締結不成之機運，進謀談判一限制空軍之協定，故日前韓德森氏於裁軍總委會開會時，開宗明義，即謂討論航空協定，乃全部裁軍問題之根本焦點者，意即指此也。最近包爾溫氏在英下院宣布，如裁軍失敗，則英政府將設立一不劣於任何鄰國之空軍，倫敦「觀察報」至稱此言為大戰以來在下院中發表之最嚴重的國防問題之討論，其故可深長思也。側聞英政府成立限制空軍協定之計劃，擬許德國設置軍用機五百架，德方在兩年期中，須担保以此為限，在此期中，更須進行國際談判，以成立一歐洲民用航空國際化之協定。傳聞如此，使苟屬實，則宜乎法人對英之怫然不懌矣。

抑法國某要人嘗謂，法國今日對裁軍問題之地位，殆如某波斯人被判死刑之故事，執行者在銀盤中置有鴆酒一瓶，刀索兩事，俾其自擇死所。夫英國裁軍計劃令法削減軍備，而許德增加，此無異令法國之飲鴆也。義國之裁軍計劃，允法保持現有軍備，而同時許德國向上增加，此無異令法以繩索投繯也。至於德人之逕行增軍，則如以利刃剸法矣。此項譬喻甚風趣而明確，可將法人今日之心事，活躍表出也。

夫裁軍聲浪，日日聒噪於吾人耳鼓，亦既使吾人耳中生繭矣。彼負實大國果有厭亂之心，則早宜有誠懇坦白，維持正義之表示。時至今日，無論東西，惟有強大國家，挾其武力與野心，可以釀亂。安全乎？危阽乎？和平乎？戰亂乎？公理常存，報施不爽，為禍為福，惟君等自擇耳。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彼甘為戎首，自取噬臍之禍者，其反省諸。

（錄六月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弔日本東鄉先生

日本東鄉元帥的逝世，日本人不待說，世界各國人都表示十分讚歎悼惜之意。今天在東京舉行國葬，各國都特派軍艦致敬，我們政府，特派海容軍艦，代表中國致弔。日本現在的文武名人中，被日本國民全體一致這樣衷心崇慕的，沒有第二人；同時以日本一個名人，尤其是一員武將，更在這劍拔弩張的今日，而能得到東西各國國民這樣一致讚歎悼惜的，更絕對沒有第二人！

的確！東鄉的一身，就是近代日本的活歷史。他在十六七歲，在鹿兒島目覩英艦開砲，投身於薩藩海軍，維新一幕，建了功績，然後到英國留學八年，西南之役，他的兄長，和西鄉隆盛，同其運命。他若不是留學，也恐怕捲在漩渦裏。留學歸國後，在海軍服務，其初並無赫赫之名，中日戰前，他還不過是一個艦長——浪速艦長。——這時候，他已相近五十歲了。但他的幸運，與他國家的幸運，同時從此開始。他擊沉英船高陞號，在軍事上占了機先，造成日本的勝利。從此日本國勢日進，東鄉地位亦與之俱進。日俄之役，擔任全艦隊的司令，對馬海峽一戰，指揮得宜，殲滅了波羅的海艦隊，就此結束了戰爭，日本就此成了一等強國。他從此成了日本人民崇拜的目標，和全世界讚歎的對象。

但是他的偉大處，尙不在此。對馬海峽大決戰的勝利，是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本定為海軍紀念日，年年慶祝。今年他病象惡化，正是此日，而他逝世之日，正是當年凱旋紀念之日。計算起來，已經有二十九年之久了。東鄉之所以偉大，就是在他成功以後這三十年間，平常再永遠聽不見他的活動。這樣一個國家元勳，成功以後，在日本成了一個沈默的平凡的存在。他除了多年陪東宮講學以外，對政治從不開一句口。他的生活起居，是一個極質素極溫厚的好人。他不但可作軍人的典型，並可作一般普通人的模範。這樣沈默地，一年二年三十年，以至到臨終。現在日本

失了這個沈默的偉人了。

我們的悼惜，有些地方，和日本人未必一樣，或者日本人中，也有抱同樣感想的，但他們未必說出來。據我們說：東鄉精神，確代表了日本多少年，但近年的日本，已經走到另一時代，東鄉已經籠罩不了。所以他這一死，使各國人尤其感到是世界一種公共的損失。何以言之？日本軍人的愛國熱，責任心，和一些戰略戰術上的問題，東鄉在不在，沒有關係。現在少壯軍人的技術能力，一定比東鄉還高的多。但是有一點難得的，就是東鄉的風度。他在近年固然已經不負實際指導的責任，但在各國人眼光看來，日本至少還有這樣一位光風霽月的領袖人物，現在卻並此不可得了。

我們想說幾句對日本軍人不大入耳的話。大家要知道：東鄉精神代表日本的時期，世界人對日本覺着可敬，並且有許多地方可愛。現在呢？世界人卻只感覺可怕。不但是中國，現在差不多的國家，誰不怕日本？這樣一個強大國家，沒有人敢從心裏親近，這於日本到底是好？是壞？我們局外人，實在不知。現在拿事實證明。東鄉是中日戰爭的開火者，但這多少年來，他在中國一直名譽好，大概日本名人的名字，在中國一般人耳中最熟亦最稱讚的，莫過於東鄉。再者俄國人從日俄戰終，就同日本不記仇。東鄉的名字，在俄國一樣響亮，至於英美之讚美，更不待論 。總之一句話：東鄉個人，在世界上無敵人，同時他代表的日本，雖然做過敵國，仍然可成朋友。現在呢？除最近得了薩爾瓦多國一個小知己之外，我不知道世界那一個大民族和日本眞要好？這是甚麼緣故？

我們可以說：自日本維新成功以來，世界對着日本民族，本來表很大的敬意，就軍人說，那種奮鬬精神，責任觀念，也實值得稱讚。但有一個總前提，就是大家要能平和地互尊地共存。這個前提動搖，大家就不得不怕了。日本軍人的氣質，可以用極簡單兩個字代表，就是「悲壯」。這兩個字，本能動人，誰聽見，也感興奮。但「悲壯」要用之適當，要看有無必需。東鄉先生在日本海大戰之日，用旗號發出那歷史上有名的命令：「皇國興廢在此一舉」。這眞是悲壯，也是在這種時機，才用着悲壯。但近年的日本，不是這樣。成年成月的在那裏悲壯，老是牙齒咬緊，渾身緊張的樣子，世界誰看見，也要一驚。而且有許多地方錯用悲壯，不止對國外，並且對國內。比方說罷：東京大地震之時，一個憲兵大尉，因爲殺大杉榮，順便絞死一個七八歲可愛的孩子。這固然是奇案，但由此以推，軍人們在非常心理之時，眞是什麼事也會幹得出來，而他自己卻以爲是愛國，是悲壯。近年尤其駭人的，是五一五事件，多少海陸軍籍的智識青年，無端地殺害一位無罪惡的總理大臣，不容分辯，非置之死地不可。就當事者說，也是悲壯的愛國精神。人們的氣質褊急狂熱到這種地步，怎樣得了？世界人焉得不怕？我們想：一般日本軍人，或者說一般日本人所最豐富的，是悲壯的愛國精神，所比較缺欠的，就是東鄉式從容沖澹的手度。不過這句話，不是論私人生活。其實日本人私人交友，好處很多。我們所說，是政治上外交上民族精神的表現，在近幾年來，是五一五式，不是東鄉式！這個新的狂潮，對內成了法西斯蒂化，對外成了極端的軍國主義化，從九一八一直到今日，還正在鼓盪之中。我們又想：東鄉精神代表的日本，是爲立國而奮鬬，那種悲壯，是有理由的，對於勝利以後，也能自己節制。近來不然。慾望一天一天的大，所謂悲壯的情緒更一天一天的高，一切無止境，無節制，幹不通硬來。他自己也不知止境何在。滿洲問題，無論日本特殊權利多少，總得不了應該割裂中國四省的結論。但是一定硬來。分明是統一的中國領土與民族之一部分。卻硬造個滿洲國；長春傀儡，分明無一點實權，一切都是日本人直接處理，卻硬說是一個獨立國。分明用武，硬說與不戰公約無干，分明超過自衛的限界幾千里遠了，硬說是自衛。一切條約不管，一切公論不聽，毫不自責，反而責人。萊頓拉西曼，都成了眼中釘，國聯機關，成了蛇蝎，這樣地，橫衝直撞，感到了一種精神的孤立，於是更悲壯起來。忘了環境是自己所造，卻更怨恨環境，更想用武力對付。於是乎日本的一切一切，統制於所謂非常時的加緊備戰之下。他們

忘了美俄的擴軍，只是日本自己的行動所惹起 ，又忘了果能對中國不侵略， 美俄以及任何國家，絕對沒有人在遠東和日本挑戰。總之他們忘了自己本來有磐石之安，却完全用一種悲壯心理，看自己，看世界。最可怪的塘沽協定以後，他們還常常說對中國不放心 ， 或者說盼望中國表示誠意。我們失了四省，停了戰，而以我們的力量，並養成不了可以回復失土的戰備，同時中國爲自己生存安全之計，並且生怕遠東起了國際戰，中國先遭殃。這樣的中國，他們還說不安心，或者說要看誠意，我們中國人，實在不知道怎樣才能使得我們貴鄰居安心？怎樣才算我們表現誠意？我們現在願乘着我們的海軍專使代表我們致敬於東鄉先生英靈之日，向日本國民貢獻幾句話：日本國民，應當知道一個得意的民族，有時候也需要反省。我們可以說，自九一八以後，我們中國有多少人，常常自己反省，反省結果，覺着我們自己有許多責任未盡。因此雖反對日本行爲，同時也想清算自己缺點。中國和日本，同居在這亞洲一角，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了，而且日本的建國，受中國文明之利益不少。日本明治以來的成功，本是世界奇蹟，也可以說是黃人誇耀，今天國葬的東鄉先生，代表幸運的六十年蒸蒸日上的日本，作了世界歷史上的偉人；日本國民在今天一致哀悼元勳之時，何妨大家對於現時支配日本的民族精神，反省一下，修正一下。我勸日本國民仔細想一想：這兩年來的行動，畢竟增進了日本國家的地位？還是減低了些？畢竟日本今日，比較日俄戰後，是安全，還是危險？畢竟日本是增了强，還是反而相對的現了弱？簡單說：一個民族，是叫大家害怕好嗎？還是叫人敬愛好？這個答覆得到之後，我們願進一步問問：畢竟這亞洲兩大民族將來怎樣？我們坦直地說：中國人絕對不甘受摧殘，但同時實在願意日本常常保持住東鄉時代的幸運。因爲若只管照這兩年非常心理做下去，實在不知道東亞，連全世界，最後被日本悲壯軍人，拖到一種怎樣殘破怎樣黑暗的一個深淵裏去！我們因此意義，覺得東鄉之死，是結束了東亞近代一段重要歷史，生怕他的逝世，或者成爲東亞人類要遭甚麼大禍的一種機兆。我們在這裏對於東鄉先生表示敬意；同時以爲世界上事欲得好果，須種好因。有武力的日本國民，亟應該改改態度，種種好因了，幸運的常保，不是一件容易事，日本國民，何不趁今天，回顧前瞻地省察一番！

（錄六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贛閩報捷與川黔匪禍

近來贛閩剿匪，迭傳捷報，閩北既克建甯，閩南復得連城，贛北既得廣昌，贛南迫近興國，此外浙贛邊區，漸告肅清，瑞金長汀，合圍有望，今後但使東南北三路始終合作，奮勇進取，則掃穴犂庭，度不在遠。惟共禍之癥結，在於思想，若不改革政治， 一新民衆觀感， 縱令用兵獲勝，失地全收， 要不過一時之安，難期久遠；且匪患之中堅在於領袖， 若不感化幹部，剪除其指導中樞，縱令解散脅從， 剷彼實力， 亦不過移轉毒氛，別闢新路，以云根本解決，依然去題逡遠。當軸於此，似亦慮及，是以國軍所到，努力收服人心，而贛河嚴密設防，西路特別警戒，又所以預防渠魁羣之脫圍逃竄，另營巢窟， 用心良苦， 灼然可見。然而就全局觀察，任令贛閩軍事，如何得手，不將川黔匪禍，一併規畫，則不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且恐死灰復燃，易地再起，此非吾人之杞憂，實際確有可懼者在也。

查川省匪禍之難治，與夫徐向前等久據川境之可慮，吾人言之屢矣。兩月以來，川軍剿匪，似已漸露再衰三竭之象，徐等反有突破包圍之勢。更據最近消息，賀龍一股，深入黔北，既已連陷兩縣，復有分兵進窺下川東之報，尤足令人顧慮。本來二十一年秋冬間，鄺繼勛徐向前等竄擾鄂豫陝邊，進占川北，正與賀龍部由鄂西分向利川與下川東之黔江移動，後先呼應，足徵彼等實具協力動作之陰謀。其後兩股遙爲聲援，屢有打破夔門及萬縣而遮斷長江交通之企圖，危機屢見，概可覆案。二十二年冬賀匪因

不堪川軍壓迫，由巴東竄入湘鄂川黔交界深山之中，在湘西之桑植，伏處尤久。緣其地夙爲賀龍老巢，又係湘鄂交界之邊陲，山徑紆僻，轉竄甚易；且陳渠珍久駐湘西，形同割據，務保實力，不與匪接，賀匪利用此點，每於挫敗之餘，輒入桑植休息。抑賀匪明知官軍心理，憚於犧牲，政府意見，漠視邊邑，因圖進據川湘鄂黔四省邊區，便於組織，進之可以聯合川赤，控制兩川，資彼財富，突飛猛進；退之亦可安然棲息，從容坐大，厚蓄實力，待時挺進，其計固至極安全也。即如今春黔省內戰，實予賀匪以發展之機會，蓋賀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攻陷黔江之後，不數日爲川軍收復，賀匪避戰， 再陷利川。 適其時黔省王家烈派隊圍攻銅仁之車鳴翼部，湘西陳渠珍則事先與反王軍勾結，出兵三旅，開黔參戰，所屬龍山，桑植，慈利，永順，大庸等縣，防務緣是空虛，賀龍認爲有機可乘，長驅桑慈，湘西全部，幾盡失陷。陳渠珍懼甚，亟與黔和，回師對賀，雖失地悉復，而賀匪擾奪甚多，裹脅殊衆，其力愈以强大，一時四川之酉秀黔彭，貴州之思南松桃，湖南之來鳳咸豐，湖北之施鶴七屬，縱橫數十縣，莫不飽受賀匪之蹂躪。近以黔局不安，賀又伺隙進取，上月一度再陷彭山，本月更攻入黔北之後坪婺川兩縣，全省震動，民衆恐慌，因有剿赤後援會之組織，實則黔省當局，自予機會也。按貴州自周西成戰死，部將分裂，各不相下，而地瘠民貧，早經破產，雖遍種鴉片，廣收烟稅，終不足以養活多兵。諸將互爭雄長之餘，各結外援，內鬨不絕，遂之有湘西之出兵參加，近則傳雲南將宣布驅王，內部不安若此，賀匪乃得乘此深入。以黔省政治之壞，民生之苦，如任賀匪利用時機，潛植勢力，曠日持久，涵育滋長，恐不僅爲川黔湘鄂四省之大憂，且將爲國家全局長久之隱患，其前途關係之重大，殆不在贛閩匪禍之下，此不可以不察也。憶前清太平天國之役，左宗棠督辦閩浙軍務，始終防洪楊子弟由黔湘竄蜀，蓋恐其造成建瓴之勢，無法制止。以今視昔，局勢略同，而賀徐憑藉，殆又遠過前人，故吾人切望當局治匪，亟須遠矚高瞻，勿僅專重贛閩，而當統籌川黔。第一須督責川軍，力加援助，且應爲川軍剿匪萬一失敗之布置。第二須忠告滇桂，安定黔局，且應有堵截賀徐聯合衝出之成算。尤要者，剿匪爲中國民族利益，而贛閩川黔之匪患，中央與西南，實具有共同利害，時至今日，不容再有坐觀成敗，或以鄰爲壑之心理，藉曰有之，終必同歸於盡，故粵桂滇黔，尤應與中央眞誠合作，共維大局。吾人猶憶賀龍往年，隻身由粵竄鄂，嘯聚倡亂，至再至三，幾經慘敗，死灰復燃，可見主力消失，無關全局，首腦存在，再起不難。今贛閩諸酋兇悍如賀龍者未必無人，若不根本解決，恐竭天下之力，終不勝其追奔馳逐之苦，吾人所望當軸於贛閩告捷之際，兼顧川黔，統策未來者，非爲杞人之憂也，惟忠誠謀國之各方當軸其深察之！

（錄六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庚款與教育文化事業

據京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於日前開會，對分配教育文化補助金事，有所決定。同時據北平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對本屆科學研究補助金，也已分配停妥。我們因覺庚款與我國教育文化事業的關係極大，故願借機一抒所見，尙望當局予以相當考慮。

庚款已經退還中國的，計有美國一千二百五十五萬金元，英國一千一百五十萬鎊，法國三萬九千一百五十八萬法郎。比利時和荷蘭也都有相當數目退還。退回庚款用途，多已特別指定。比如法國庚款大部須撥爲恢復中法實業銀行，比款大部須撥隴海等鐵路向比購買材料，荷款過半須用於中國水利事業。但是撥作教育文化事業用的，爲數算最大。合計每年可得美款一百九十餘萬金元，英款之五釐息金，法款二十萬美金元，比款六十餘萬美金元等項，爲數亦頗可觀。究竟如何利用此項巨款，實應特別愼重研究。我們在這裏提出幾項意見，以當做參考資料。

先就庚款委員會組織方面論，我們以爲應當使各委會取更密切的聯絡。特別是關於教育文化事業部份，從各會款項分配之駁雜；就可以見到統一組織的需要。由補助大學裝置發電廠內柴油機，墊付軍醫學校洋籍教員之欠款，一直到撥助駐滬比國商會，似與教育文化都相去頗遠。各國庚款關於教育文化事業雖各有不同的目標，如各國均願派送中國學生到她本國去留學，並願設立能交好或影響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機關，但除去這些特點之外，發展中國教育文化，恐怕至終是各退款國同有的目標。在各委員會組織成分方面，也都是中國人佔三分二的大多數，然則同由中國人主持，同是應付一個問題，各委會關於教育文化方面的組織，豈非有一個總機

關更好一些？退欵國中，尤其是最主要的英美兩國，其目標幾乎完全吻合，即祇這兩機關如能更密切的携手，相信在進行工作上，總會更有系統，更有效率，更容易實現共同的目標。祇有行政院每年召集各機關代表聯席會議，和各機關概算須送行政院査閱的兩項辦法，我們覺得還有些不够。

關於庚欵用途，我們也有提議。我們覺得英欵在支配原則上比較適當些。英欵支配原則爲：（一）以用於有永久紀念性之教育文化之建築及有關全國之重要文化事業爲原則，不得用以輔助任何機關之經常費及臨時費，（二）應兼顧中央及全國各文化中心爲適當之支配，務使事業集中，效果普及，以補充國內教育文化之缺點。根據這種原則，我們以爲現在亟需創設的，便是一個大規模的圖書舘。英欵第一次支配預算，便擬以一百五十萬元建築一座國立中央圖書舘。這個圖書舘建起之後，比北平圖書舘還要大。我們亟望這個計畫能于最短期間實現，我們甚至主張未來的中央圖書舘的規模，還無妨更宏大一些。我們知道研究社會科學，文史和哲學等，最需要的便是圖書舘，有了眞好的圖書舘，研究的人進去之後，將自己所需要的材料和書籍都搜集在一起，不久便可深入問題的堂奥。目前在高級學術機關裏做事的，我們毋寧批評他們都不算最用功夫。許多大學生甚至研究院學生，祇以讀講義和極少數的參考書爲最高職事，都未能認眞作專門研究。即打算研究，也苦於無書籍無材料。所以一般知識慾高的學生，便不得不到市場上，去買一些極潦草而原書並不見得有價値的譯本來讀，每有一知半解便驚喜而當做宗教信仰，演假甚至養成左右傾的風氣。這是多麽可憐！至於教授呢，因爲自己所藏書籍究竟有限，所以時常不得新書念，而不念書也又可以混得下去，因之便有許多都荒廢下去，漸漸被新返國的後進給代替了。這大原故便因國內沒有眞正大規模的圖書舘。有了大圖書舘，學生能用功，教員也更須用功了。試觀全國各大學所有書籍册數不過三百餘萬册，而洋文圖書不過萬册的大學又佔多數，我們便知道我們是如何需要好圖書舘了。

其次關於教授講座，也可以稍改現用方法。就有七年歷史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成績看來，我們很懷疑各項科學講座所結的效果，沒有我們所預料的大。此次英庚欵也設講座六席，與美欵所設講座性質相似。我們認爲以科學講座（美欵所辦的科學研究教授席倒可算做例外）較優的報酬合併起來，實不如請十來位各國最有聲譽的教授，輪流到中國來講學。若値外國教授休假遊歴的機會，請外國教授做短期的逗留，並不須費得多少錢的。還有去年希特拉所驅逐的德國猶太教授，中國如有外國教授席，我們相信很可以聘得幾位的。中國人担任科學講席，當然也很有够資望的，不過眞比一般教授的水準能高多少，我們却稍有疑惑。若能請得外籍教授，我國敢說不但一般學生，就是最高的研究生和教授都一齊會得到利益的。比如圖書舘和試驗室的設備更求完備，再多請幾位外籍第一流教授，中國便可以起始授博士學位，而休假的教授，也不一定必須再遠涉重洋，到海外販新貨去了。

再其次，研究補助金的用法，也未能完全得當。據我們所知道的，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研究補助金的，無論在國內國外，太半不是做專門研究，而是在追求學位，然後以所做學位論文便當作研究報告。我們以爲這大與研究目的相逕庭。追求學位固然須費許多力氣，然而因爲有許多必修課目不一定與所研究的功課有密切關係，當然其中便有許多浪費，得獎金的雖然得了虛榮的學位，然而却未必於研究有實際心得。此外還有休假的教授，一面仍支薪，一面却又得極優的國外研究金，怕研究金這樣用也不算得當。總之，我們似乎覺得現在的研究金，與補助清寒學生的獎金幾乎大體一樣了，大學獎金在勉勵學生完成四年學業，而研究金幾乎也在爲完成輔助學士碩士完成博士學位，而所研究的題目反成副業了。

總之，我們以爲各庚欵董事會之間應有更密切的聯絡，並應多利用庚欵在國內創設圖書舘與試驗室，聘請外籍第一流教授，少派幾位追求學位的留學生（社會科學文史哲學等科目，更應少派）而要多獎勵有實際經驗，在國內外認眞做研究的人。

（錄六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刊誤

采風錄第二十二期第一頁第十三行纕蘅詩醒酬蘇我沃句係醒酬沃我腸之誤合亟更正又第二十期拔可過涿州詩不下城句遺一城字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敬臣出示劉珊畫卷名莫可攷審視畫中衣冠制度當是康熙間人而爲王府賓客此所畫殆扈蹕南巡圖也詩以紀之　映庵

吳君示我一卷畫謂是元代我曰非劉珊名不見記載
如此能手史見遺細看絹色頗陳舊紋麤眼扁眞圓絲
越嶲空青取石綠南海蟻卄研紛脂鬱摸重色不退減
選質鍊製造前規有清入主雖改制鹵簿沿用金龍旗
文臣侍從服袍褂武將帶甲仍頭盔朱纓覆帽無頂石
揣此狀態當康熙南陵徐氏好古者問之家有精花瓷
雙環畫底王府式曙光堂字工楷題提行示敬寫楹額
賓客禮對尊爵宜山川氣象殊北土大抵還至京邸爲
作圖乃在府堂左補紀扈蹕南巡時我題此詩釋君疑
君視此軸毋等夷國初畫本世已稀試數今能辦者誰

題采白摹晶陽子畫寄胡敬庵　疑庵

吾鄉論畫筆昔有晶陽子（程義字正路清初人）其人介僻亦恢詭
畫則肖之雄且侈用筆焦濕各破紙生氣拂拂出十指
吾嘗得一圖衆史不敢擬皴盧舊日扶床孫中歲妍精
通畫理酒酣奮筆爲我摹迅掃驚看竟神似中間瘦幹
棱棱起晚葉參差紅可喜丈人之面何斑斕雨溜霜皵
翁妍美愛之久欲付裝池屢一展觀仍在几因思吾友
杏墩翁倔强窮經臥閭里神淸骨重晚更堅此石此藤
差可比珍重題詩遠寄視祝君歲歲駐顏紫頻年相憶
儻來游更掃柴門迎杖屨

二月晦日得蒼虬寄詩次均和要病樹同作　蘉庵

好句春隨塞雁南風光迢遞赴重三吾曹呵噓成微尙
終古幽憂付一酣夢遠關河憐地盡魂蘇草木仗天函
嗟君吏隱無餘事人海高眠當結庵

携客登市樓屋頂花園作　公渚

六街。車。馬。鎮。雷。顚。縹緲。虛。空。一。埝。懸。急。管。如。潮。天。亦。醉。繁燈。不。夜。月。無。權。爲。驚。宿。鳥。妨。微。欸。坐。對。羇。雌。漸。暗。禪。沽取。濁。醪。供。酩。酊。遨。遊。還。擬。挾。飛。仙。

南歸一首寄月鴈　艾畦

結束。還。山。十。四。年。春。明。殘。夢。渺。如。烟。難。忘。瓊。島。留。香。界。眞見。湖。天。泛。酒。船。萬。里。風。塵。心。漸。怯。一。椽。人。海。地。能。偏。餘生。作。計。親。三。徑。尚。憶。淸。游。在。眼。前。

什公自津惠書幷贈今傳是樓詩話賦此答謝　子威

拱揖。才。人。上。此。樓。獨。抽。吟。緒。見。風。流。論。交。竝。世。多。青。睞。憶舊。邊。城。易。白。頭。斯。詣。總。機。唐。格。律。其。書。可。抵。晉。陽。秋。試從。詩。運。覘。興。廢。眼。底。何。妨。小。九。州。

穩騎。驢。背。作。閒。人。緣。麓。山。頭。去。住。身。行。迹。全。憑。詩。寄。託。報書。都。爲。酒。因。循。夢。回。汐。社。思。吟。侶。暖。入。湘。江。見。早。春。風雅。總。持。公。健。者。要。知。餘。事。亦。經。綸。

東遊雜詩　達夫

翠幛。霏。微。一。雨。寒。亂。流。回。首。下。危。灘。莫。愁。飛。沫。侵。羅。襪。多恐。層。波。損。釣。竿。（保津川）

花影。如。雲。覆。大。堤。春。衫。人。面。總。相。迷。狂。歌。買。盡。江。頭。醉。鳥語。關。關。又。一。谿。（江戶川堤）

面面。松。杉。步。步。泉。紙。窗。欹。枕。聽。潺。湲。深。山。一。夜。風。兼。雨。明日。人。閒。有。逝。川。（神橋山居）

一路。看。花。不。計。春。竹。岡。茶。塢。盡。宜。人。水。西。亦。有。桃。千。樹。誰惜。年。年。散。作。塵。（車行所見櫻花以外桃李亦繁然不見爲游春者所重）

浣溪紗慢公渚（寄示此解車次丹陽春雨乍霽雲月薄暝客懷澹宕不能自名依和韻却寄公渚海上）　秋岳

暮色。赴。近。堞。雲。氣。沈。遙。幛。素。眉。斂。怨。不。似。初。三。樣。江。驛。雨。歇。短。閘。沿。溪。放。行。子。休。嗟。賞。應。念。夢。廻。時。幾。吟。懷。銷。沈。桂。釀。　最。縈。想。有。玉。佩。無。雙。儘。扶。頭。擁。髻。倚。竹。摘。花。辟。世。成。孤。往。自。理。亂。妝。誰。惜。歲。華。長。欲。試。尊。前。量。千。百。遍。呼。觴。又。關。心。句。伊。悵。惘。

卜算子（津浦道中）　釋堪

未了。越。青。山。不。盡。吳。芳。草。行。過。黃。河。淚。滿。襟。依。舊。年。時。道。　零。雨。濟。南。宵。缺。月。丁。沽。曉。千。里。關。山。寂。寞。春。夢。醒。朱。顏。老。

隨筆

凌霄一士

丁寶楨由在籍庶吉士辦團、以軍功授編修，旋簡湖南岳州知府。其紀恩詩有云：『破格承恩邀異數，改官無分賦長楊！』自注：『因勞績而留館，而外放，館課試差大考等試，均未得與。』言之若有遺憾，蓋文人結習未忘，亦猶李鴻章以不獲一掌文衡爲憾事云。

光緒甲午，西后六旬萬壽，加恩諸臣。南書房翰林陸潤庠張百熙吳樹梅等均賞戴花翎，而提督宋慶馮子材等均賞加尙書銜。百熙與其鄉人吳觀敬書，謂：『詞臣賞花翎，爲投筆從戎；提臣加尙書銜，是脫劍說經。』語頗有致。

淸制，三眼花翎爲王公章服，非諸臣所得與。光緒間、李鴻章徐桐二人、先後以漢大臣拜三眼花翎之賜，爲二百餘年來破格優獎。鴻章得此，由西后六旬慶典加恩；桐則以再入弘德殿照料大阿哥溥儁讀書，西后特隆其待遇也

先大父「記事」云：『蓮舫兄云：「余作令貴溪時，洋務起，辦兵差無虛日。忽報某參贊過境，急前迎之，而令人治供張以俟。及接見舟中，則議論風生，言軍事若衝冠裂眥，怒不可遏。余方心敬之，以爲是殆有心人。談次，傍舟喧爭，聲逼坐隅，某不問也。爭益急，余不復可忍，問侍者：『若輩何爭乎？』答曰：『爲差費故耳。』余肘之去。俄傳呼『大人易舟』，余目注之。俄而囊篋纍纍，舉之不竭。中有一箱，鑰甚固。某睨而指之，急呼從人：『此玻瓈箱也，製上上，余在廣東購得之，宜好庋之，勿使壞！』於虖！天子命將，鑿凶門以出，萬姓生靈係焉，奈何

繫情於區區玩物乎？眞全無心肝者也！」又云：「林少穆先生過境，余謹往迎之。接見時，語余曰：『我奉旨赴浙，沿途有司，例給夫馬，然不欲重累地方者，蓋軍務重，晝夜趲行，猶恐不及，故自粵買舟來，未嘗費地方官一草一木。明府其勿治供張；即治，我亦不受也！』余窺先生語甚溫而容甚悴，壹似重有憂者，乃心王室，殆無地而不然歟。」』道光鴉片戰役時事也。

林紓「畏廬瑣記」（原名「鐵笛亭瑣記」，最先排日披露於民國初元徐樹錚之機關報「平報」，旋出單行本。迨歸商務印書館出版，始改今名。）云：『前此都下工部衙門災，尚書金公合匠民大治之。有人出對句，以五行分按之。句云：「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一時無能對者。後此有某舍人自南方來，人極豐肥，自矜爲南人北相，終身貴不可言。於是輕薄子即取爲對句曰：「南人北相，中書公甚麼東西？」見者大噱，舍人無如何也。』按此對相傳已久，紓所云之輕薄子，據其鄉前輩梁章鉅所記，則紀昀也。章鉅「巧對錄」云：『先叔父太常公語余曰：「乾隆間工部署被火，金尙書簡督修。有朝士出一對句曰：「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久無能對者。適紀文達師入朝，朝房中新選中書科中書者，狀貌魁梧，自負爲南人北相。公聞之，輾然曰：『南人北相，中書科甚麼東西？』」可借伊屬對矣！」』又錢泳「履園叢話」述此，亦言是昀事，惟稍有不同。據云：『乾隆戊申年，京師工部衙門失火，上命大司空金簡鳩工新之。時京師有一聯云：「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久之無有對者。中書君某，河間人也，語於人曰：「此非吾鄉曉嵐先生不能。」因詣紀求之。紀曰，「是亦不甚難對。」躊躇有頃，先生忽笑曰：「但有妨足下奈何？」中書曰：「有對固無傷也。」先生曰：「北人南相，中書君什麼東西？」其人慚而退。都中人哄傳。』（「北人南相」或「南人北相」，憶他筆記亦有作「南腔北

調」者。）惟昀以諧敏著，爲相傳詼嘲故事附會集中之人物，「隨筆」前曾論及之。即如「履園叢話」所記：『太倉東門，有王某者，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祭酒梅邨榜額。梅邨題曰「闌玫樓」。人咸不喻其意，以爲必有出典。或以詢梅邨，梅邨曰：「此無他意，不過道其實東門王皮匠也！」聞者皆大笑。乾隆中，蔣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心餘曰：「子不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又：『平寬夫侍郎官翰林日，新置一妾，同僚賀之。李松雲先生以「詩韻含英」一部爲賀。平納之，而不解其意，且怪其儀之輕也。明日李來，平詰其故，笑曰：「此非四聲韻乎？以尊姓第一字略作一讀（音豆），下三字一氣連讀，則得之矣！」平大慚，先生大笑。』「巧對錄」所記：『宋荔裳（琬）雅善謔。京師有市猾某者，本縣馬行牙人，以附勢致至巨富。一日，堂成讌客。壁間有孔竇，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脚處。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諸如此類，各有所屬，與昀無干，而世亦多以屬之昀矣。

上期「隨筆」引「蜷廬隨筆」，戴熙在翰林日有「戴小姐」之稱。「履園叢話」云：『乾隆庚辰一科進士，大半英年。京師好事者，以其年貌，各派牡丹亭全本脚色，眞堪發笑。如狀元畢秋帆爲花神，榜眼諸重光爲陳最良，探花王夢樓爲冥判，侍郎童梧岡爲柳夢梅，編修宋小巖爲杜麗娘，尙書曹竹墟爲春香。同年中每呼宋爲小姐，曹爲春香，兩公竟應聲以爲常也。更有奇者，派南康謝中丞啓昆爲石道姑，漢陽蕭侍御芝爲農夫。見二公者無不失笑。』宋小姐與戴小姐，遙遙相對，均有淸翰苑人物之趣聞也。又光緒丙子翰林黃縣王錫蕃，少年科第，在詞館時，丰致翩翩，同館多以「王三姐」呼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記名異姓異有云：『其名類閨秀者，廣東有佘豔雪（康熙己未翰林）。』以名論，是又一佘小姐也。佘豔雪爲廣東澄海人，後更名志貞。

風箏

楊小華

在本報上看見江寄萍先生作「風箏」小品補白，不禁有言在喉，須吐之方快，但此爲事物之研究，决不是有其他主見，願江君及讀者鑒及！

據一般傳說「韓信在里山，以牛皮製紙鳶，墜繫以人，吹楚歌，以使楚軍軍心渙散。」但是沒有根據，尙難徵信。

羅頎物原上說：「……韓信作紙鳶……」

獨異志載「侯景圍台城，簡文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

王三聘古今事物考說：「漢高祖之征陳豨也，韓信謀從中起，故作紙鳶放之，以量未央宮遠近，欲穿地隧入宮中。今謂之風箏。」但是在漢書高帝紀及韓信及張良各傳中，並沒有這樣紀載；却在陳平傳裏，有：「……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又韓信傳裏有：「……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從這裏可以知道，征陳豨，韓信並不在塲，而可以疑惑作紙鳶是陳平的計謀，因爲「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後世人才附會到韓信身上去，古今事物考與物原或者也據聞傳而來，但還有一部份理由，想是從前學者獨斷與盲從，才會寫出這樣的話。

詢芻錄：「五代李鄴，於宮中作紙鳶，引線乘風爲戲，後於鳶首，以竹爲笛，使風入竹，聲如箏鳴，故名風箏。」

由上面幾樣說法看，可認爲五代以前牠的名字是「紙鳶」，加了配音的製造，才叫「風箏」。現在好像又認爲「紙鳶」是文言而「風箏」爲白話，並不是古今不同了。

至於唐朝人管「鐵馬」（即殿宇角之驚雀鈴）也叫「風箏」，想是當時的方言，却沒有什麼意義，元稹詩有「烏啄風箏碎珠玉」的句子，便就是「鐵馬」的別字。

由書上看與耳聞及我們意想，古人拿風箏作過偵探作過救危符，像李鄴才拿牠作玩物。及至清末一般「少爺班子」「公子哥兒」爲玩風箏，甚至喪時失業，有事實可證，去時未遠，也不便擧例多寫了。若像現在國家已到最後關頭，我們的政府大員還在玩弄風箏，美其名是裨益衛生，實際是醉生夢死，我們弱小，爲之奈何？只好聊作螻虫**苟延殘喘罷了。**

杏秋

聞國新

今年春天沒有激烈的風。滿山坡上的杏花開得頂好；遠看一片粉白，像是圍繞着山腳圈上了一根白雲的錦帶 。你走近花前便聞得着花的淸香，聽得見蜜蜂的嗡嗡，人都說，等花落葉子上枝時候，再能給一場透透的春雨，今年的杏秋准有十成的收穫了。

老王便是有着這樣希望的一個人。他原本是個勤苦的農夫，繼承了他底老父給他留下的十畝薄沙地，領着自己的妻和跟前一個九歲的女兒在山坡上三間草屋裏度着平和的歲月。不想好的運命却像已竟隨了他的死去的父親同去了一樣，自從老王負起家庭的重担以來，年景是一年不如一年。前年是鬧着天災先旱後澇，等到孑遺的莊稼快要熟了的時候又來了一批蝗蟲，於是這一年冬天，三口人連棉衣都置不上，咬着草根樹皮混了三個月。去年的老天爺似乎睜了眼，任何莊稼的收成都滿够七八分。可是老王背着口袋跑到集上去一問糧價，又氣了他個倒仰。棒子只買三塊四五角。若拋開自己所吃的都賣了去，也不够十塊錢。而他光欠着閻王老丁的債務就是十一二元。

他看了糴糧人那付昂然的神氣 ，自己一句話沒說，索性再出一身汗把口袋扛回家去。背後傳來小夥計的笑聲，和老闆的開心的講話。

「你這個傻瓜，不賣就不賣；煞個喳兒也不理！這個年頭兒什麼糧食値錢哪！沒聽說上海那裏的洋麵是幾萬袋幾萬袋的往裏運哪。」

就在那天晚上，老王對着他的妻女陳訴道：

「地種不成了；累了一整年，還要担心着風風雨雨的，鬧半天收下來還不够費去的血汗値錢呢。趁早打主意罷！」

為妻的是個誠懇老實的木頭人，見到自己老頭子那付皺眼愁眉的苦像 ，亂草般的鬍鬚撟撟着。她並且從那包蔴袋重又拿回的一件事而猜測到他一定是在集上受了誰的氣。

九歲的女兒坐在土炕前邊的小凳上也把一雙明媚的眼睛覰覰她的爸爸，覰覰她的媽媽。

「啊——啊！」妻用着平時的語調子問，「你不是在集上又得罪人啦！」

「媽的口 ，老子得罪誰啦！你滿嘴裏少噴屁。」他的聲音像歌譜上劃着兩個ㄔ的記號，一個字比一個字來得高亢。末了的兩個字剛吐出，唾沫星子也跟着飛出來一大堆。女兒本能地用小手往臉上一抹，站起來看了她爸爸一眼，扭着新裹成的粽子脚走出去了。

「地是種不成了。」老王重複着說：「糧價一個勁兒地往下掉，瞧罷，等新穀一上場，棒子麵眞有十個子兒一斤的行市。」

「咳，這年頭簡直沒有窮人的活路。」

老王被老伴兒這句話引到一處幻夢的境界裏去。他憶起適才下山到集裏糶穀時候，在村口遇見一輛新從城裏開來的汽車停在那裏。車裏面他看不見，外邊的車皮油漆得燦燦發光。當他從車旁走過，看見車裏也有個老王，背着蔴袋，一臉臭汗，做出苦笑來。村裏幾個兒童正圍着汽車打胡哨。他正覺得走乏了 ，便坐在柳樹底下歇歇脚。不一會，車主人從西山坡上慢踱下來了，還有一個穿着紅色長服的俏麗的女人。他們走着離他越近，他看出那人是城裏的一個著名的醫病先生。兩年前花了幾千塊錢在距離他家不過一箭之地蓋了幾間樓房，四圍種上樹木。先生是每隔個六七天准來一回的。但那個俏麗女人他今天還是第一次看見。他在樹底下用着羨慕的眼睛守着人家上了車。司機的把機關弄響了一聲，跟着四輪慢慢的轉動了，轉動加快了帶起一些塵土和幾個石子的傾軋，……他不敢再往下沉溺下去。他知道，幻夢的境界進去的越深，等一會走回現實

所感到的苦痛越重。「啊，我們和人家要差多遠呢？」他的嘴唇略微動動表示心裏曾說出這樣的話來。

「活路？活路在那裏？」老王緊緊咬着下唇，泛起醬紫的顏色。這問題當然他的妻也不能解答。儘管把死魚似的眼睛注視着老王的臉孔。末了她蹩出一句話說：

「要不讓我出去給人家支使去罷？」

「哼！」老王從鼻子裏擠出一股悶氣，滿臉立刻披上個不屑的神兒，「你也配！誰要你這麼德行的人呀！…… 你會什麼？」

妻受了激動似的，又好像一針打中了心窩，忙分辯道：

「不會什麼是不會什麼；反正比在家挨餓强！」

女兒從外面提了一桶水進來，剛把它傾入一個瓦盆裏去預備去燒飯。聽得爹媽似乎在拌嘴了，害怕得要哭，眼淚閣着眼圈兒轉。手一哆嗦，水便灑了一地。

兩個人都叫水的響聲扯開。老王回頭一看，便駡：

「小丫頭片子！怎麼拿飯喂你來着，越活越回去，活得連水都不會倒哪！」

過去給了女兒的脊背一錘。

女兒暫時沒有什麼表示，等到媽媽衛着爸爸喊着，

「得啦，得啦，憑什麼拿姑娘煞筏子呀！……餓瘋了你這個老背了的。」

這樣帶着保護口吻的話之後，才伏在母親懷裏哭了出來。

× × × × ×

轉過年來，老王得了妻的同意，把十畝薄沙地典給村裏財主賀家，借到四十五塊錢把自己房後那百多棵杏樹典過來了。他跟妻女們飽含熱望地說「杏子若能像去年那樣的行市，像這樣的樹，一顆可以閤他一塊錢。算起來有五六十元的賺頭，除去還賬也對付着過冬了！」妻女們被他的喜愉也振起精神，異口同音地笑嘻嘻說，「就盼老天爺睜眼罷！就盼老天爺睜眼罷！」

老王的生活和從前變了一個樣。雖然還是起得那麼早，但他並沒有賞日出的閒情逸致，也不提起農具走向隴畝之間去工作。他只是自由地在那新典來的杏林裏徘徊徘徊。多會等女兒喊去吃飯，才悶悶地離開在他心中認爲是自己唯一的財產。

春分過了，每一棵杏樹上多多少少都露出深紅色的蓓蕾。老王坐在樹下，映着日光，瞇着眼往樹上瞧……瞧……瞧，眼前覺得下了一片紅雨，刮了一場紅風，灑了一樹紅血。貪頑的麻雀成羣地從這樹飛到那樹，其實它們並沒有啄它的意思，祇是喳喳地叫着好玩，可是老王却生怕就悞了花的開期。總聯合起自己的妻女揚着竹竿從這樹鬧到那樹。一邊鬧，一邊嘴裏還不乾不淨的罵：

「該死的麻雀們，你們有的是吃的，到闊人家裏的倉屋去隨便可吃一個飽；何苦跟苦人作對啊！」

清明節到了；遠遠近近來了不少賞杏花的人。老王所有的那十多畝杏樹開得更較別處鮮艷得多。襯着地上翠綠的草，黃色的野花；上面是蔚藍的天空，不知沉醉了幾許賞花的人。然而老王不懂這個。他沒有感情，祇把那杏樹看做是自己的金錢，每一朵花，甚至每一枚花瓣，他希望不久的將來會變成一塊白花花的洋錢才合適。這樣，他的生活更忙碌了；山坡上整天不斷的是賞花的人，他便整天不敢離開他的杏圃。一天兩頓飯也不回家去吃了。到時候便由他的女兒送來。其實飯食非常簡單，四個窩窩頭，一盤乾鹹菜，一碗破米粥，如此而已。

在杏花盛開時候，最怕是一場蒙古風來，這樣會減少應該收穫分量的一半。今年却很好，也許是老王的一瓣心香，虔誠禱祝的結果罷，那十幾天完全在平靜中過去。一點小風是不礙事的。伴着驕陽更增快了果實的發育。不久這個危險期間已竟過去，新綠的葉兒擠上了枝頭，一對對，一羣羣的小指尖大小的杏子現露出來。這正是天工的造化，纍纍如貫珠似的，使老王的一家更喜躍若狂起來了。

他的全付精神便深深寄託在這百多棵的杏樹

上。自己在最濃密的樹蔭裏鋪好一張席，赤着脚，光着上身躺在上面，仰起頭來看着翡翠一般的果實和葉，清風從臉上拂過，已沒有蜜蜂的嗡嗡，眞覺得涼爽之至。有着杏樹的不只老王一個；這山坡幾十里蔓延着的盡是杏林。別家在這時也和他一樣地派出個人整天在樹林裏守候着。因爲從這時候起已竟有偷杏的人了。

× × × × ×

老王的彩色的夢隨着杏子的增大而愈發絢爛可觀了，他幻想着自己担着熟的「玉把子」（一種小白杏的俗稱）到杏市上去那付揚揚得意的神氣。杏市上的人擁擠不動，賣到晌午時候，他的兩大筐杏子已竟賣完，換來一大把的洋元和銅子。然後到布店裏給自己的老伴兒買幾尺大紅洋標回去做鞋面，給自己的女兒買一瓶香粉。還跑到酒缸上喝了個醉兒呫咚地，……想到這裏他不由得眼花撩亂起來。覺得樹上的枝葉都像活了一般地搖頭擺尾給他道喜似的。

過了立夏節，滿樹金黃色的果實表現出採摘的日期不久快來了。迷濛的雨珠更錦上添花的給杏子加上三分可愛處，這時候老王看了它們眞比自己的生命還重，有一回他們的女兒從地上拾了一枚落杏吃了，被他看見還痛打了一次。饒女兒怎樣分辯說不是摘的，他也不顧；結果是女兒鬧了一場病。他又覺得自己是不對了，反倒親摘了一籃好杏給女兒吃。

經過幾個月的殷勤盼望，居然成了事實，那是一個陽光蒸熱的初夏天氣，爺兒三個揀最好的東西摘了兩筐，筐底鋪着杏葉，這樣杏子雖盛」滿筐，底下的一層也不致於壓爛。三口人直忙了整整一個早晨和傍午。弄完了，喜孜孜地泡上一壺茶葉，坐在山溪旁邊聊天。老王噬着牙衝着那兩筐白杏淨樂，並且破天荒的唱了一段「知了算卦。」

第二天起了五更，老王擔起那兩筐杏來走下山坡。時光還早，血紅的太陽只在東邊的地平線上露出一小半，特別有不少唱得好聽的小鳥送了他一半的行程。二里多路，不知不覺地已竟進了村口。

他照直地奔了那 每年是非常擁 擠的杏市上去。轉了幾個灣，那一片廣場已竟在望了。但一個奇異的現象突然打擊了他一下，就是，在他心目中以爲熱鬧不堪的處所現在却稀稀疏疏地不過十多個賣者。

「啊」？他驚訝的低呼；但即刻另一個能讓他安慰的念頭又在心底跳動了。一定是別人的東西還沒有熟好罷！誰能像我這樣盡心擺弄呢。」

想到這裏，他仍舊坦坦然然地把筐放到一個適中的地方。坐下來，從褲帶的束縛裏掏出手巾擦着臉上和頸間黏的汗液。

「借光，您哪，今年的行市怎麼樣？」老王把自己的呼吸弄勻停了之後，客客氣氣地對着一個在自己旁邊擺攤的「同路人」問道：

那個人打量了他一眼道，

「你是那兒的？」

「趙家嶺。您呢？」

「北山的。……」那人停了一停繼續說道，「今年的行市糟透了！」

「什麼？」老王的眼前，好像萬朵金花在爆炸了一樣。慢慢地，慢慢地，金花四散，變成了一片空虛，「糟透，您這話什麼意思？今年收得很不錯哇！」

「咳，誰又怪老天爺來着！」那人做出一種吃了黃連之後似的苦臉。「亂年頭大半是收成滿好的。你這兒到底是山旯旮子裏，外邊的事一點也不知道。」

「有什麼亂事啊，老哥？」

「你知道鬧日本不？」

老王想起來了。前些日子距離他家不遠的那學堂裏的事。好生生的學生不念書，成羣結隊地出來造反。一個人手裏打着桿白紙旗，上面花裏胡哨的畫着字不像字鬼不像鬼的東西。人越多處越喊：什麼，「打倒地骨蒜皮！」「打倒日本地骨蒜皮！」吵得雞狗不得安的。那是他第一回聽到「日本」這兩個字。他想起來了。

「啊，日本是個什麼東西？」

「凶啦！聽說長城外邊整天打仗，老百姓們的家是丟啦，人都破破爛爛的逃上來啦！說什

奪，小皇上還要回北京，這一回是日本對着他奪天下呢！」

「不管誰來都好，有咱們的飯吃他娘的什麼也不管！」老王忿忿地說。

「我的傻哥哥，那有那麼可心的事。這半個月北邊開來的兵足有好幾萬哪！南幾省還是不停地往這裏運。瞧着罷，有個天大的熱鬧看哩。」

「賣杏的怎麼這樣少哇？」老王的話從國家大事又轉到個人的生活上去。

「是啊！年年都是城裏的人吃杏的多。今年城裏也亂得邪行。日本飛艇天天十架八架的照顧着，聽說還放過砲呢。」

「啊呀，那還了得嗎！」

「所以啊，闊人們都坐火車往南省跑啦。剩下些跑不了的窮人，誰還有閒心吃杏啊！」

「…………」

一個半大的小孩牽着一位中年婦人的手走過老王的攤旁。那婦人贊美道：

「這杏眞好，多少錢一斤呢？」

老王不敢像每年似的要價錢，他聽了剛才那一段話之後顫着聲調說，「您給六大枚一斤吧！」

「啊！」那婦人冷笑道，「你這杏是金子做的嗎？要六大枚！你也不打聽打聽今年的行市。走，帶頭！咱們上那邊買去！」

適才跟老王談話的那個人叫道，

「您買我的吧！這是好北山的陀螺杏，水兒多，熟得也早，瞧瞧怎麼樣？」

婦人半注意地瞬了一眼說，

「你要多少錢？」

「不用還價，您甘脆給三大枚，拿去。」

婦人從兜兒裏檢出一張成團的破爛票子擲到筐裏，提着滿滿的一籃杏走了。

老王直眉瞪眼地送着她一直到看不見身影的時候。他的黃金色的夢整個的飛去了。

×　×　×　×

「兵來啦！兵來啦！」

澈頭澈尾的一聲尖銳的小孩子的怪叫，靑天裏打個霹靂一般，把這些人都震住了。

幾匹騾子受着後面雨點似的鞭驅，一蹶一跳地往山裏的方向跑了去。在它們的鞍上大大小小駝滿了被褥和包裹一類的東西，這無疑是村裏有錢的財主們早就準備好了的。一聽見信兒不好，就扛上自己的細軟上山暫避一時。有的大姑娘小媳婦也荒張地騎着牲口往山裏飛奔，街上的各家大門，不約而同都緊緊地關上了。老王遇到這緊迫的變化，手足毫無所措，　他只有楞柯柯地瞧着這一幕混亂的把戲。他的精神完全失了常態，旁邊的人更沒有一個理會他的。

塵土飛揚起來了，馬蹄聲越聽越近了。先鋒隊的騎兵已竟走入了村口。一個兵看見老王把杏攤還沒有拾掇乾淨，氣昂昂他跌下馬來說：

「快讓路，大隊在後邊呢。」——你這是什麼東西。」

老王下意識的抬頭一瞬那兵的鋼盔，嘴裏像含着塊熱豆腐似的說：

「是……是……是……杏……杏……杏兒！」

「杏兒？哈哈哈……」那兵笑了，招呼着其餘的幾個同伴也下了馬？來啊！咱們跑了這麼長的路，口正渴得要命哩！」

三五條粗黑的臂輪流地伸下筐裏去，淸脆的咬嚼，卑鄙的帶有欣悅意味的談話，老王的死魚似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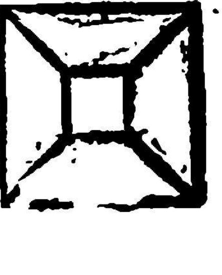
大家都過了癮似的嘴上掛着笑容，用袖子抹抹嘴。其中的一個愛講人道主義的兵向老王道了一聲謝，從從容容地拉着馬的韁繩「他……他……他」的和諧的皮鞋與馬蹄的音調連續着走向村口去了。

攤子的四周狼藉的是一地的杏核。

×　×　×　×

落日的餘光，照着老王傴僂的身軀一步一步的走回他的可憐的家裏去。「活路？活路在那裏呢？」他的醬紫色的嘴唇微微地顫動着。

五月二十八日



臘月二十五夜

張弧

雖則趁西北風掛上了帆蓬，滿載了稻穀的船卻太沉了，像壁上的蜒蚰似的，只緩緩的在平靜的河面上淌過去。船到楊溪鎭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而且濛濛的下起氷涼的細雨來。

冒着凉雨落下了帆蓬，拔倒了桅杆，便在臘臘的夜暗裏搖過那大石橋。站在船頭上的烏七，往艄上看時，人影也辨不淸的。

「是河南還是河北呢？」

他向着暗黑的艄頭問。冬天的雨夜，使他冷得打寒噤，橫捏着竹篙的兩手，都有了殭凍住了的感覺。回過話來的，是老板娘的聲音：

「歇在河北靠橋罷。」

他掉過了篙，潑剌的把竹篙頭投進水裏，把船頭點向北轉。

「推艄，推艄，用力推一把。」

艄上在撥着舵，舵軸「支支」地軋響着，「花花」的櫓鰭潑起了水花的聲音也在暗裏傳送了來。於是船就摸暗撐進檔，「𠴰朗朗」一聲拋下了錨。

彎着船舷走到艄頭時，烏七肚子已經餓得「咕嚕咕嚕」叫過幾遍了。

「烏七，你把艄蓬落了，兩把艙板都打濕啦。」

摸着了艄蓬繩，烏七卻忍不住問起來：

「怎的火也不點一個。」

「摸洋火哩。福根的爺，洋火教你一放便沒找處，又不是什麼金銀寶貝，也東藏西——」

還是福根跳起來打斷她話頭：

「媽，嘮叨什麼——洋火不是？我來摸。」

擦着了洋火，老板這才站起來搗過會光燈，教福根點上。狹窄的艄蓬裏便也照得通明的了。

老板娘揭起了兩塊艙板，去艙板底下搬出晚飯來。福根在弄着會光燈，只老板呆呆的坐在艙板上，在想什麼心思。

烏七懂得他老板的心思，眼看還只五天便過年了，怕趕到湖州來不及上貨，待一挨過大年夜，年初一到正月半裏行家都不做買賣，船又得在湖州就擱上半個多月，做生意的都有那麼一把生意算盤，一粒粒算盤珠都要打得恰恰準，沒留絲毫縫兒，只不顧伙計甘不甘願，年三夜四逼着伙計沒風沒雨只不停歇的趕路程。回頭來想想自己不過吃他這一口飯，一年裏用他二十四塊錢，就像命都賣給了他，說這就這，說那就那，沒回過半聲不字，歸根結底有到罪名總得加到做伙計的頭上來，什麼懶咯，什麼貪玩咯。

不過說句良心話，老板不算沒「脚色」，算盤儘打在肚裏，伙計面上總給一點下場，面情敷衍得還光淌，吃着別人飯，面子上有你就算啦，除了親生爺娘你還向誰去討眞心？老板在人面前不給你氣受，便數得好的啦。只老板娘到底是女娘家，小氣巴索的愛嘮叨幾句，起早摸晚的也給做了年把啦，今朝天陰，艙裏又黑，起得遲一點，也便毫沒情面的像捉住了天大把柄，一路上嘰咕着來：

「別人的事啊，誤了日子怕怎的？天氣陰了點，便睡在艙裏想不到開船啦，下些雨的話，敢

怕就不用趕身啦?前後工錢少不了,便明年到湖州也一樣啊!」

耳朵裏實在聽不進,烏七咽下口涎水回兩句:

「老板娘也體諒別人點啊,是人的話,那個不向高處爬,那個會存心誤時日?今天摸黑趕到楊溪鎮就是啦。過了楊溪鎮就是湖口,今晚會趕上過湖去不成?」

「看你也趕得到楊溪鎮趕不到,風又不大,趕不到才看你怎辦哩!」

雖則船單航不上,這順水七十里的河路終久淌了下來,現在細雨濛濛的晚上靠進了檣,烏七便像丟下一筆心事般,免得再沒情沒緒的讓埋怨了。

× × × × ×

過了晚飯,老板便穿上釘鞋提着會燈上岸去,在收拾碗盞的老板娘又喊起來:

「陰天落雨的晚上去岸上幹什麽?明朝得摸黑早搖過這九十里湖面啊,到一埠玩一埠,玩野了明天又起不早。」

老板可沒順她話,顧自走上了河階岸,踐着、泥濘往街路走。

「爺,等一步,我也去吧。」

套上釘鞋的福根便跨過跳板,「拍拍」的打泥路上趕着跟爺一道去了。

烏七帮老板娘洗完了碗筷,悶悶的去船艙裏坐一會,天氣冷冷的,怪沒心緒,說睡,可又太早了一點,聽着隱隱地從河面上飄來的「堂戲」裏的女喉聲,心想也不如上岸去走一遭,回頭倒好安心睡。

去到岸上,街上怕是落了雨,人也不多了,只有些忙着收年賬賬的店朝奉之類,還有些街頭上打雜差的,來來往往着。楊溪鎮也大不像從前了,記得自己成親的那一年,來過這鎮上一趟,也是靠年邊,街上汽油燈照得堂堂亮的,鬧忙得什麽似的,家家茶樓有「堂戲」,聽說那街中心的鼎泰昌南貨店,單單「香燭年貨」要做三四千塊錢交易,一年裏便要有那麽三萬來往出進。如今戶頭上都窮了,那樣的老牌面,聽說也連門面都撐不住了。

走過鼎泰昌門前時,烏七向那半開的「門扇」裏張一眼,瞧見裏邊只兩個綳牽伏在櫃台上抽水烟袋,不然年關上下正好生意,今天卻連個買客的影子都沒見。

街上走得沒勁,烏七便折進那有着堂戲的茶樓去,順手揀個茶座兒一屁股坐了下來。去口袋裏摸出六個銅子放檯角上,敲着桌子便喊:

「伙計!泡碗濃茶!」

「來——啦。」

茶樓裏伙計倒還有他那末一般勁,把個「來啦」也拖得長長的。

喝着茶,又看看那唳聲唱着戲的婊子。近來婊子也都學得時髦,把烏油油的辮子剪掉,改成那既不像男又不像女的一堆亂稻草似的頭髮,蓬蓬鬆鬆的披在腦瓜上,當胸敞着兩粒扣子,一副迷人的騷相。鄉下出身的烏七是好人,這兩年雖則拋開了鋤頭,也在埠頭上走走,婊子娼戶可總不近,除了死掉的那乾癟棗子似的嫁來時就害着「黃病」的老婆,旁的女人身上,不與寧一下腿。今天看着這麽個唱戲的婊子,正自納悶的烏七卻也會起了些膩膩的感覺,對着那婊子抹着胭脂香粉的嘴巴子,一時便會想得過分玄妙起來。

想着又覺怪沒意思的了,婊子娼戶只要有錢交接,老子烏七手掌裏乾乾的,也挨得着你說一聲「逛娼家」?沒家沒產的,一雙手養活一張嘴,天不照應遇着老板的生意賠了本,說不定連嘴都塞

不滿，還有烏功夫往女人身上想，男要娶，女要嫁，這話如今不是對烏七說的，有着老婆養不活，有着女人也出不起定親財禮，烏七只能把這句話反過來，他媽的，男不要娶，女沒處嫁，到年紀老來往棺材裏一爬，沒有誰給燒銀錠，也沒誰給做祭，便算是個絕末代的。

烏七有點氣憤，可沒法。瞧一眼那婊子，又瞧一眼茶樓裏的人，低下頭「咕」的一聲喝下一口茶。茶已經有點涼了，他抬頭剛準備叫伙計給泡茶，忽的聽得旁邊有人在招呼他：

「烏七弟，是你不是？」

偏過身子來，却正是自己的阿哥。

「阿哥，怎的你也在這裏？」

「可不是？我看了你好半晌，只道是認錯了，那知越看越眞，到底是你。——你怎的也上這裏來？兩年沒見啦。」

「讓一讓，開水來啦。」茶棚伙計提着長嘴的開水壺，喊上他倆桌子前來。看着泡得翻滾的碗裏的茶葉，烏七便問上他阿哥來：

「如今家裏怎的啦？嫂子呢？」

阿哥喝了口茶。

「你聽我說——烏七弟，這不是講話地方，你我去小酒店裏喝杯酒，只有這酒，烏七，酒我不會喝。」

兩個就這樣站起了身。

「茶錢你付了沒？」

「走罷，早付啦。」

到得酒店裏，兩個靠壁面對面坐下，呼過了酒，又要了一碟牛肉，一包花生。燈光像凍僵了似的暗淡得厲害，就陰沉的燈光裏看阿哥，滿面縐紋的阿哥的梭黑的臉上蒼老多了。阿哥默默的看了一會烟燻的壁，看了一會那污黑了的「對我生財」的紅紙條兒，便張着那對細窄的眼睛問：

「你還在那客船上不是？」

「換了船了，如今的老板是那常熟人姓潘的了。他也是這邊做熟了的稻客人，只資本小一點，行家倒是路路通的。」

「這翻去杭州不是？」

「年關近，來不及了，老板只說明天過湖，就近去湖州成了交易好過年。」

阿哥抹着下頷髭子點了點頭，喝不上幾口酒的阿哥，還像往年似的，有了酒便有了興緻。

「烏七弟，日腳一天不像一天了，想起來我眞不要活，烏七弟，我那二畝七分田——我欠上趙三先生七十塊本錢不是？前年年底裏，你走客船上掙錢去那過後，我耕着這雙手，東張羅，西張羅，沒一個錢到手。我活到這末大，沒見過村上窮到這般模樣的。債也會各處欠過來，可不像趙三先生樣迫債迫得緊。我說你迫着也沒用，我身邊沒半個存，賣田還債也得田有受主啊，你田又不要，偏偏要現大洋，我手上沒有半分銀子，待怎的呢？你道他回什麼？他道不是他來迫我，他也欠着別人債，別人要他現大洋啊。我托了人講情講義請他受了我的祖產田，別說本利不夠數，倒過來還要我找他五塊錢。我說…………」

喝了口酒，阿哥嚕嚕囌囌講下去：

「——他說賣田算不上一會事，這兩年上鄉下人那一個不賣田？要有人受，他趙三先生也要整票的賣。他說他雪白的銀子借出去，換回的是這些死田地，烏七弟，天下全反了，俗說田地好，如今田地不值錢，大家要收銀子，種田沒好處，誰都不肯種田，只有那走不脫的長在田地裏墾，日後不知人吃什麼！」

烏七不願聽他阿哥那大道理，打斷了他話頭就問：

「阿哥你如今做什麼？怎的到這里來？」

「我除了種田還會幹 什麼？ 生來是種田人阿。到這裏麼？年三夜四沒錢用，把八歲的女兒來刻給人家做了頭啊。」

「刻給誰？」

阿哥嘴裏在嚼牛肉，呆了一刻沒答話。

「不說她罷，反正刻就刻了，丫頭總該吃點苦——十五塊錢哩，年底裏你向那裏借？」

他提起酒壺搖一搖，儘壺裏的酒傾出來也只半杯了。

「喂！添四兩高梁！——烏七弟，你嫂子那娼婦也不是東西， 看看鄉下爲難， 我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命裏該受苦，怕會逃上天去？她可偏偏不信，跟着妹子要上海做廠去，說什麼掙了錢回來給我贖田地，別做夢罷，女娘家的也會成家立業？這一去三個月啦，先來封信說沒進得廠，過後連音信都沒有啦，我托趙三先生兒子寫去一封信，回信都沒一個！」

聽着阿哥的話，烏七說不清地納悶起來，他恨不能跳起來指着阿哥的鼻子罵兩聲糊塗蟲，然而罵兩聲又怎樣呢？ 家也不成家了， 烏七是農民，具着農民的特性，他怎麼的也關心着家，怎麼的也想掙着幾個錢回家鄉去過日腳，人會沒個歸處麼？然而擺在面前的却就是這末一回事，家裏人也分散了，田地也光了，留下這個酒鬼糊塗蟲，自己呢，只在外鄉吃着別人的氣，說翻身發財，怕等到老死也不會再翻身發財罷？

自己要來經營點生意， 既沒有本， 又不識字，怕只會當一輩子伙計罷。眞是前沒前路，後沒後路啊。本來有一肚子話要向阿哥說的烏七，一陣心煩，也就納納地不想多開口了。

簡直就像世上沒來由生了個烏七，烏七，現在家鄉沒法回了， 單槍匹馬也想打出個天下來麼？不要說打不出，就使空拳頭打開了金山門，却打給誰呢？上代祖宗都留下產業傳子孫，這里旣沒有子孫，又沒了產業，投這一次胎是幹什麼的？就使只在「十殿閻王」的法輪上轉一轉，往生了一次也總該留下點什麼啊，然而天可偏偏的就逼到你活着不是，死了也不是！烏七這一世人生除了吃苦受氣，怕只是陰陰的來了，又偷偷的去了，白活這一遭。

喝了兩杯悶酒，兄弟倆各帶着三分醉意走出店門來時，街上已在打二更了。

「阿哥，這行怕要明年見了。」

「開春再談，烏七弟……………」

醉眼矇矓的阿哥含糊地答應了一聲，舉起手來摸摸下頷，便打細雨裏別了去。

冒着打上臉來的冰凉的雨，踐着泥濘走過那茶樓，堂戲已經停唱了，街上異乎尋常地冷落，雨幕裏的黃暈的路燈下，只照見了這孤寂的夜行人的影。

睡到船艙裏的時候， 頭重重的， 心也重重的， 無可奈何地躺在冰樣冷的被裏， 心思起伏着，怎麼也瞌不上眼皮。他苦痛地只巴望快些天亮了。

× × × × ×

天沒亮，老板便在叫：

「烏七，烏七，該開船啦。」

「伙計的架子比老板都大了哩，昨天在街上蕩到三更才回船，全沒樣子啦。」

烏七應了一聲便穿起衣服，對老板娘這種怨毒話，烏七只作不聽見，匆匆的穿好了衣，便去艙面上拉上索子，豎起了桅杆來。

天是陰天，風却很順，一帆風進了湖時，雨已經不落了，滿空都是陰雲，烏七坐在頂篷上，拉住帆繩，潮濕而且寒冷的風一陣緊一陣寬的吹拂上臉來。

看着無涯岸的曠朗的湖面 ， 老板在高興地說：

「要是風不歇，燒晚飯時分便能到湖州了。」

然而瞭望着這空漠的烟雲的烏七，心裏像比烟雲更爲空漠地，只無所用心地漫聲應着：「唔……」

一九三四年五月一九。

殘喘

熊壽農

瓶的身段很好看，帶着可愛的翠綠色，肚上描了幾條蜿蜒的花紋，頸子瘦瘦的，向上伸張着一張圓圓的嘴，嘴裏永遠銜着那麼一大束花，新鮮的，像剛開就摘下來的那樣 ，點綴着幾片青葉；那花和好看的女人一樣嫵媚地，老是彷彿在向誰撒嬌的地笑着。

花的主人極好修飾，爲了安放花，不惜跑盡古玩店花去重價，從許多古瓶裏挑選其中最美的一個，瓶到了手後，便滿意地讓車子駛回了自己新建造的兩層小洋樓上， 用絲質手帕， 把瓶的細微處都拂拭得很亮，直到瓶有一種燦爛的輝芒時，主人臉上浮上了得意的笑貌，皮鞋後跟不自禁地交換地在地板上作響，似乎練習某一種舞的步子樣的，嘴里哼着一兩句流行的什麼歌曲的調子，這樣盡興地演做過一番後，兩手捧了瓶離遠一點看看又拿近一點看看，於是這漂亮的瓶便在鋪着白花絨檯布的八角桌上亭亭端立着了，大小十餘朵花球，互相偎擠着在張着的瓶嘴上，總是那麼濃艷得刺眼。

紫的合鮮紅的花，綠色的瓶，白的台布，遠遠看去，那麼富於畫意的諧和的色調；使這個屋子無一處佈置不變得極美，任何部份都可搬到畫布上去。主人很盡力於他的住室和用具的整理方面，爲着表面美的發揮，可以掩飾他許多短處，儘管那堆滿架上的西文書，和艱深的關於經濟哲學理論的譯本，並不能看懂一個較長的句子，雖則在買來後也不必翻一下序跋或目錄，可是爲了裝潢得精緻的封面可以使屋子增色，在買的當時總十分高興的。主人不慣於看別人在地板上吐下一點什麼，他自己却會白天當無人時在痰盂里嗖嗖小便着。

年齡和新膺的職分都不容許他用「面友」甚至粉類去增加容輝，而他則竭力使他的有不少皺紋的臉，常和雪樣白的西裝領襯衣那樣的顏色調和着。每天把許多時間耗費在屋子與容貌的修飾上。他是常常神往於學生時代，在「山河淚」中扮女主角的自己，被女同學作過很久的醉心的想像的那一個瘦的腰，那一些動人的說白，那一些感傷，那一些笑！在校刊上的自己的照片，不是有女同學偷偷剪下去了麼？

他珍貴地保留着這一個美麗的記憶，那是他陶醉於青春驕傲的時候，可是他現在則只能用物質與時間去追逐它， 保守它。 憧憬着昔日的年華，便只是用化裝女角時的心情裝飾着自己，使分開着的髮永遠和皮鞋尖一樣黑亮亮的，希望在這些上面抓回從前曾有過的榮耀。

愛新鮮，愛美貌與年輕。花在瓶裏，不等憔悴的時候，會給換上另一束。新的花得到供奉，至多三個日子，往往不到三天，他就把牠們拋向窗外去。每一次新花插上了瓶，便躺在沙發上，安閒地抽着捲烟，從烟圈裏去透視那花每一瓣顏色的濃淡，每一朵中蕊絲的含羞處，含苞的成已開放的，或某朵被風吹落了一小瓣，是這樣精細地欣賞着 。有時伸手去摸平左額上微縐了一點的鬢髮，抿着薄薄的嘴唇，做出一個好看的姿式來，讓精裝的人體美術畫冊袒開在膝頭上。

近海的一個都市，有一條大江幾條小河流向這裏；爲南中國的一個繁華的省會，城內圍繞着一排多樹的山，兩個不算小的水面長年帶碧綠色的湖，不少近代式的建築物，很有幾條和上海同樣寬暢的馬路；住在城內的人，如果費力許可用在享受方面，在湖邊山下的一帶房屋住宅，都清麗極了。

江的航線很長，小火輪可以把乘客送到內地去，小河裏的舊式帆船也可以把附近農村裏的鄉民帶到都會上來。交通方面，在習慣了的居民眼裏看來，算是極便利的。因爲既處在江與河的出口要隘，又爲一個省的政治經濟的中心地方，故在軍事上成爲必須抓取的憑藉物。於是這個省的變動時代，比任何地方來得快，來得多些。無論極新或極舊的思想，總佔據着一份子，時時會觸機而發。一個極不容易治的省，是和相隔着很遠的四川沒有兩樣。

把時間拉回去五年，有一次變亂平息以後，當然的，每個衙門前都換過了長長的番號，新貴人超過被停職的官員數額。花的主人在這時被派作了某機關里的股長，爲着教人家知道自己的造就不同平凡，便在職員履歷表的年齡項下塡了二十三歲，就這時心中得意的狀態講，他也確乎像年輕了六七個年頭了。

機關組織每有一次新的改換，必定有一些事情可作，新職員也比幹久了衙門公事的舊官熱心些，肯作事些。雖然這熱心並不能維持長久，而在剛改換的幾天，每個人都裝得很忙的樣子。因會客與讀介紹信或賀函，就也够費時間。

在辦公室裏，他的新衣和皮鞋在地板上的響聲，使許多女職員的視線常停留在他的白晰又滑膩的頰上。

在答謝朋友們道賀的那一個微笑裏，是表示他心中盛滿了愉快。舊日同在一個學校裏讀書，一個地方辦事的那些人 ，現在都退落在他的後面，一個人顯然地會由滿足於眼前的幸運變爲驕傲，而他，我們的呂偉還以爲自己的俊美與年輕，可以討得女人的興趣，遂把這種驕傲放在其次了。

休假的日子，必從科長那裏借來了包車，讓車夫拉着在一條繁鬧的街上跑過，去訪幾位朋友或買一點不重要的東西回來。會認許多熟人，異性，看着自己是如何值得稱羨的那一種地位，那一個臉相。

「呂股長忙呀。」

「唔，不……你上那兒去？」

點了頭這麼招呼着。那個喊股長的人，已經落在自己的包車後面好遠了。

過去的事，使他痛苦過的，甚至可以算是一宗恥辱事件的，現在在他的心上不留一點影子。錢和優裕的環境 ，可以令一切死過的東西新生的，無論兩性間，親屬間，或朋友間的關係，莫不一樣。 呂偉很知道這一點，他知道錢是能把任何用得着的東西買到手的 。 如果失去的是名譽，他現在已經把它找回來了，即使在已往的生活上有些污點，他的現在，不是已經把那些污點洗滌清楚了麼？

近來每天上辦公室去，在寫字台上的一大堆公文函件中，常常發見有色的西式信封。一天的餐後，走進門時，門房送上來一封信，他看過字跡，心裏便勃勃不安起來 ，忙忙回到自己的座位。

「薇和我決絕過，怎麼又記着寫信來了呢？女人的筆總和她們的一張嘴一樣，會委婉地說着謊話。」

把信粗粗讀過一遍後，他這樣想。

那個身材瘦小的，眉眼間有相當清秀處的女人，頸項嫌太向前伸了一點 ，致顯得背有些微屈。留心看去，她似乎常作一種憂鬱的假笑，笑裏彷彿蘊蓄着詩人一樣的熱情。可是在表面，總令人感到寒冷的。也許在文字的修養上，好過呂偉若干倍，但爲了那個可親的外表，她仍然擇定了在那所私立中學的許多異性同事中的一個他。

在許多嫉妒不自然的眼色裏，他們消受過一些快樂的日子。薇方面的經驗，多過於對方，當然會安排着一些被擺弄的苦頭，給新進這種圈子來的人承受。 承受此項苦頭的人， 承受的次數多，愈覺得對方神聖或偉大到何種程度。雖是一件很平凡的事物，在人想得到它又感到艱難的時候，便變得十分珍貴了。被拋棄的人，往往對於拋棄他的對方， 愛得比以前更熱烈些。 設使薇很輕易地把一切都允許了呂偉，倒反感覺得索然了。兩人間的關係或結束得更快。

他們常逃開學校的視線會晤着。

「那封信看過麼?」

廣闊的海面，漸漸地逼近了他們；風和一隻柔軟的手樣的，撫摸着蓬髮，領帶，和薇胸前突出的部分；男的正向右下方低了頭，呆住了兩隻鼠樣細小的眸子；她難爲情似地，突然抱緊了夾在胳間的那隻手膀，找出這一句話來問。

「看過不只一次呢，細心地讀過，一次，兩次，三次，無數次……」

步子更放緩了些，左臉靠近了肩頭，用着極柔美的調子。

「那麼你準備怎樣答覆呢?對於一個極忠實於你的人。」

「找出使你最滿意的答覆來答覆你。」

「說一句老實話，偉，我常常擔心着，因爲我太沒有把握，教我難相信你，你竟究是不是把女子當作玩物的許多男人中的一個?」

「天擔保我，决不辜負一個心愛的人。」

「那麼你爲什麼不能堅决一點做一個有志氣的男子?」

「……………」

「殘忍的反面，便是仁慈。我們像這樣敷敷衍衍下去，就是你存心在蹂躪我。近來我總覺得我們的命運好像葉子浮在水上，你終於會同到你鄉間的妻和小孩的懷抱裏去的。最後是把我留下來， 孤獨的…… 因爲我想不到 你會 這樣懦怯。」

「——沒有法子 ，一個人明明知道這是火坑，却又非跳下去不可。」

空氣添了些嚴肅味，這個的左膀放鬆了那個的右膀。

兩人在海灘上，找到一個高處坐下來。

七月的雲，織着美麗的彩花。疲乏了的太陽光，溫暖地曬着海水，晒着廣大的地面，晒在他們的衣裳上。

薇的瞳子儘凝注着脚下，坐着海水嚙着岸，一回浪打來，一會兒又退回去。忽然抬起頭瞧着身邊的呂偉，他仍舊若無事然地昂着頭把視線放在很遠的海那方去，欣賞着那無邊的海面，那掛在淡藍的碧落裏的，一朵朵變幻得極快的雲景。

她想着自己剛才那一段話的效果，心裏着了一點傷了 。 賭氣似地立地站起來，牽了牽了短裙，把吹在額前的髮捺到耳朵後面去。說：

「偉，我們回去吧。風太大 ， 我有點受不住。」

男的雖則明白不一定是爲風，可也沒法子拒絕這個請求，大家便默默地走了回來。

遠在呂偉以前，薇曾經遇見過一個人，那是最先跑進她的想像里的一個男子。那個人的溫柔

英俊處，始終留在她底記憶裏作爲尺度去衡量每個新走在面前的朋友。女人對於最先得着却又永遠失去了的東西，也許把價值估得過分的高；每每在呂偉身邊找到了不滿的細故時，便最容易想起了爲犯思想罪而失踪了的那一個，和他的許多好處。

受過了重傷的薇，雖也換到一些可貴的經驗，但進取的胆子變得小些，也是常事。從那次在海濱散步回來不久，她便帶了一分試探，和一分倔强的心理，把會面和寫信的時間由一星期一次減少到兩個星期甚至一個月，最末的一次短信，索性把不想再寄信不再晤面的那樣的話寫上了。

「偉，還是不要跳火坑了吧，留着你的勇氣作些旁的事業。跳火坑的事，不是你這樣脆弱的人可以勝任的。當心着灼了你棉花樣軟的皮膚，把你的前途弄黑暗了呢！」

是這樣的寫着。

在仍舊和對方同在私立中學作事的當時，學生與同事們譏嘲的視線下，這樣的處置極有力地，使呂偉意外地初嘗到一些苦的果實。凡是戀愛失敗者應有的一切動作，這時他都做過了一遍。

時間有最好的效力，去診治關於感情方面的創痛的。日子跑過去了一些，心上的事情便淡了下去。

「……呂先生近來和芝小姐親近起來，下課鐘響了，就在女教員宿舍裏混。每次約着她一道逛冷園，從薇小姐房門前走過時，會故意高聲咳嗽着，一邊親切地談笑着走出去。再也不像從前愁苦的臉相了。」

新的消息，在學生和教員中傳說着。

事情因爲時間的轉移，有過多變換；有着股長地位的現時，當然得意的過去，比失敗的容易記起來些。呂偉返覆地讀着薇的信，短短的爲了介紹一個工役的信，却很用心地說了她心裏很久就想說的話。他落在辦公桌旁的一個沙發椅裏，好像把讀過的舊書重新溫了一回那樣的，腦有點發眼。

「爲什麼决絕過我的人，會又自己找上來了？」

是這樣的感嘆着。

他又想起芝，他最近曾經和芝及其他的朋友說過這樣的話來：

「我從前是太幼稚，因爲我很少接近過異性，白白糟踏了我的許多可貴的感情；其實薇算什麼，我懷疑我自己爲什麼顛倒過那樣的女人。發現芝以後，我後悔，我覺悟了；我爲那些不值錢的眼淚，卑微的瘋狂情形可惜。這一點心，現在只有芝能了解。」

這時，辦公室的人紛紛走了出去。每個座位都空着。工役進來清檢寫字台上的公文紙文具等。呂偉抬頭看壁鐘的短針指着五字，長針指在十二上。他把自己桌上的一些公文信件塞進抽屜里，吹了吹呢帽上的灰，把黑皮包夾在脇間。

這一天晚上找着了芝。

呂偉從容地說着白天想過的一席話，接着補上了這一句：

「你對於這事情不感到興趣麼？」

叫做芝的那女人，搖着瘦長的身子，在那間小房子裏走來走去，默默地收理着零碎的小物件，時而在燈下拿鏡子照照臉，用手理理頭上的鬢髮，時而拿起桌上的小鐘看時間，似乎不覺得有那麼一個人坐在自己的小床上，而那人却只顧高興地談着。

「芝，你對於……………」

「——唔，唔。」

心裏正忙着在想一件事情的她，彷彿急迫着要去做這一件事情的樣子。那一些話，也許聽着了一兩句，可不知道怎樣答覆好。她默然地在桌邊的籐靠椅上坐下來了。

呂偉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有了一點悵惘。瞧着芝已經用報紙包好了兩本厚的洋裝書，放在桌上。在女人身邊，呂偉向不缺乏那一分溫存的性子；他立地站起來，用手轉着帽子的邊。

「再見吧，芝，你準備上夜課去了。」

「不，不，再坐一會。」芝反而覺得不好意思地說，且伸起手來攔着。

「不是到七點鐘了麼？不好誤閒談就擱讀書的事。」

「我不大缺課，一天不去也不要緊。」

兩人重新坐下來 。呂偉面前換過了一杯熱茶。

「也許心已經飛到那個大學助教的身邊去了吧，」他想這樣說，「別要虛偽，教彼此都苦候着。」

這使牠在想像裏，嘗了一點不好受的味，終究鼓起勇氣來說：

「芝，還是上課去吧，沒有談完的話，我們明天再談」

一個人緩緩地踏着步子，和中了彈子的鳥同樣的，搬動着懶散的身子，任沒有精的轆子射着行人，街上的一切，皆籠罩了一層雨天的灰色似的，沒有平日那樣使他感到興趣。看見裝束得惹人去看她的女子，便有點憎惡的意思，心也像陰雨天那麼憂鬱的。心裏描畫着芝的面相，儘想着她底許多可愛的處所；他覺得去獵取這樣的一匹美麗的獸，頗有些棘手；且意外地接受了一個小小的失望。她現在在他的眼前彷彿是一朵白顏色的薔薇，有一點奇怪的脾氣，常是把冷視去回答別人愛花的熱情的。

兩人之間 ，雖則在過去有過值得矜誇的友情，可仍然留了一些看來很近却又很遠的距離。

他把記憶放回去一個月。

「偉，我想仍舊讀書去， 金錢， 職位算得什麼！一個人總不應該讓職位超過了能力。我們還應當多多學一些。我覺得我所知道的太不够，太空虛，我時常感到羞慚，我不知道我拿什麼去向別人驕傲呢。我準備在今年秋天，還是回到大學去讀完那三個學年，也許在這三年中能够解除一點飢渴。」

「——如果需要我幫助的時候 ，我決定盡力。」

「謝謝你的好意 。徐先生下季會轉到北平去，他早就允許幫助我。近來我每晚上到他那裏溫習溫習課。」

頰上掛了快樂的光輝，誇耀着自己心裏的理想計劃；忘記留心自已的笑，在話語 ，會給另一個人的心重重地劃下了刀痕 。芝看見他儘抽着捲烟不發一聲地點着頭 ，也沈下臉色來說：

「偉，希望你在空時也多讀點書。薇這人慾望大，自負太高，別再去理她。你總可以碰到一位美人的。青年人的氣力大部份還應當用在有意義的工作與讀書方面，不好全浪費在戀愛上。」

他記得這些話，是和芝兩人在湖上遊船的時候談的。

像幽魂似地踝躞着，到了一條熱鬧街。兩傍商店的電燈映亮得如白日。人聲很嘈雜，呂偉愈想愈煩燥； 望着街上走着的每個臉， 在向自已笑，心想「不會有熟人在中間吧？」 到了一個巷口，便匆忙地如逃避什麼似地跨上了人力車，向

車夫祇說自己住所的那條街的名字。

從芝處找來了懊惱，第二天就由科員和工役的身上發洩出去。一早上辦公室來，就寫着簽呈批條，喊人倒茶發公文，使這一股的三個科員和工役忙了半日。呂偉自己便埋頭擬着預備給芝之的一封長信的草稿，也裝得很忙的樣子。

敲過下午上辦公室的鐘後，剛拿起一份本埠報紙翻着，傳達走到他跟前送上鮑東的片子來，斂着很謙虛的神氣，低聲說：

「股長，鮑先生和一位女先生來會。在樓下會客室裏等着。」

「眞蠢！怎麼不請到樓上科長會客室裏去？」

「——樓上的，唔……伍秘書正在會客。」

最後一句的聲音特別小。

他接了名片，狠狠地看了一眼，便走下樓去。走在後面的傳達，給他帶上了辦公室的門。剩下幾位科員，便點燃了捲烟抽着，有的在翻着報紙。

「呂股長今天的情形不同，總有點什麼板眼吧？」抽烟的劉博問。

「我聽到一個消息，」童青一面看報紙，一面應着話。「二科王科長調出去，呂股長補他的缺。」

「運氣交關好，才當股長不幾個月就陞呢。」是頭有點禿的那個科員的聲音。

「據說廳長想在下次黨部選舉時活動一下，將來好掙到京裏去。現在正儘量拉攏與黨部方面熟的人。呂股長有許多同事同學在各縣，特地看重了他。其實辦事能力或學問比他好過幾倍的錄事就不少。橫豎做科長是淸閒事情，只要當得到手，任什麼人都可以做這個官。

「呂股長的一些熟人，都想在廳長面前找一隻飯碗，有了飯碗，爲什麼要顧惜這一張不値錢的選舉票呢？當然指定誰就選誰。現在正是互相利用的時代，他們在呂股長這裏討點小差事做，呂股長在他們身上便取得那一份便宜。政治權能建築在經濟上，選舉的勝利又建築在政治權能上，也算是一種商業循環呢。」

「不用說，呂股長自己是更可以幹幹嘍。」

樓梯上皮鞋聲響起來了，彼此用眼睛和咳嗽照會着，談話便止了。聽見呂股長正和客人高聲地說笑着。

「拉寶，拉寶，你老在說介紹介紹，怎麼，你該幫幫忙呵。」

「——哦，今天晚上有一位靜小姐到我們家裏去，長得極好看，在學校被喊作校花的，你早點來，我們一道到卡爾登看跳舞去。」

「好好！東的事，我立刻和伍秘書說去，不用急，不成問題的。」

「老呂，我們今天來道賀，也該請請客啊」。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都成功了，一併請客。哈哈，哈哈！」

「那麼你今天晚上一定來，不要教我們候。」

女客臨走時，有意思的笑了一下，並這般盯瞟着。

（未完）



時人彙誌

梁鋆立

梁鋆立，浙江新昌縣人，美國法理學博士，歷任北京民報英文編輯，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編輯，廣州，武漢，及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司法部秘書，上海臨時法院民庭推事，東吳大學法律學院兼任教授，駐美中國使館秘書，出席國聯第十次大會（一九二九年）中國代表團專門委員，海牙國際編纂會議（一九三零年）中國代表團專門委員，美國哈佛大學法科卡內奇和平基金會國際法「教授研究員，」出席國聯特別大會（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中國代表團專門委員，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現任外交部簡任秘書兼東吳大學法律學院國際法教授，著有「中日問題之國際觀」（英文），近著關於外交及國際法論文多種，散見東方雜誌，時事月報，外交評論，申報月刊等刊物。

編輯後記

◇……「威廉第二的遠東黃禍論」，是一篇極重要的史料。一九零八之時，正是英日法俄聯合成功，德國深感孤立的時候。他常時很希望與美國聯合，而對英日同盟極爲嫉恨，甚至罵英國是白種人的奸細。他以爲中日聯合是可怕的黃禍，利於中日相持，以減少黃種人的力量。這話在現在看來還有極大的意義。

◇……楊今甫先生在大公報星期論文欄發表的三篇文章，討論中國教育問題，均有創見。第十五期周報曾轉載一篇「對整理專科以上學校兩個提議」，本期又錄「論小學宜添設本國史地一門」一文，問題甚爲嚴重。

◇……文藝欄三篇創作，「杏秋」與「臘月二十五夜，」一是描農村的衰落，「殘喘」描寫一個新式小官僚的墮落。

◇……下期的重要文章，有馬星野先生的「華盛頓與南京」，漆琪生先生的「赤區的合作社運動」，特告。

（編者）